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歐陽永叔集 六



歐陽修著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歐陽永叔集六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版

(87732.1)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歐陽永叔集六冊

每部實價國幣壹元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歐陽修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通

集古錄跋尾

卷七

唐開元金錄齋頌天寶九年衛包書撰

右開元金錄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爲古文。實爲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嫺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爲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玩。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右真蹟。

唐明禪師碑天寶十年鄭昞之撰徐浩書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右真蹟。

唐徐浩玄隱塔銘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

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者。八字集本也。比見作之疑余也。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右真蹟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右集本。

唐畫贊碑陰。歲月見本文。

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之。右本。

唐顏魯公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于紀傳耳。真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右集本。

同前

右魯公題名言。

五字。集本作顏魯公華嚴靖居寺東西二林題名靖居寺在吉州據魯公言。

永泰二年。真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二字集本唐書

列傳云。真卿代宗時爲刑部尙書。爲宰相元載所惡。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尙

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

州。

集本無此四字。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大曆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

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右集本。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歲月闕。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

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遒峻緊結。尤爲

集本無此字。

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

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唐中興頌大曆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

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爲難得爾。右集本。

又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久剝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爲好事者嫌其剝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真。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最爲真爾。右真蹟。

唐于祿字樣大曆九年。

右于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右集本。

唐于祿字樣模本，歲月見本。

右于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城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

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右集本。

又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蓋由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爲工人爲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聖節宴歸書。右真贋。

唐歐陽瑀碑大曆十年。

右歐陽瑀碑。顏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瑀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謚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瑀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兗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

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謚銘。皆云胤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紇子。其所失者四也。璉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謚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真義所誌。宜得其實。璉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右真蹟。

唐杜濟神道碑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鑄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集本有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右真蹟。

唐杜濟墓誌銘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右真蹟。

唐顏真卿射堂記大曆十二年。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字書。

之類。今已殘闕。每爲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右集本。

唐張敬因碑大曆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廬陵歐陽修書。右續添。

唐顏勤禮神道碑大曆十四年。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序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遊秦彥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

制思魯制云。內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皆當爲名師。古制有尙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中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尙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齡士廉亦皆當爲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爲名也。然余家集錄有申文獻公瑩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爲其家作記。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爲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籍。以高儉瑩兆記爲名。則喬籍果爲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舊人。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與。德如。德彝。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尙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右集本。

唐顏氏家廟碑建中元年。

右顏氏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右集本。

唐顏魯公書殘碑歲月闕。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

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穎。穎好爲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穎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不疑。惟書穎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爲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右真蹟。

又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于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尙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歲月闕。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集本無此十三字其後集本有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望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右真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歲月闕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右真蹟

唐顏魯公法帖歲月闕

虞世南帖附

右顏真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爲一卷顏帖爲刑部尙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清苦甚於寒士嘗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尙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于此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二字集本作陳隋之弊集本有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集本作之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十二字集本作雖少可謂特立之士哉右真蹟

唐呂譚表上元二年

右呂謹表元結撰。顧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右集本。

又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集錄實不爲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顧戒奢也。余得此碑三十年矣。暇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窪罇銘永泰二年。

右窪罇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集本有之汲汲也。右真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

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集本無此九字。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臥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爲。而名高萬世。所得謂之自然。集本有者字。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晤臺銘大曆二年。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爲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右真蹟。

唐張中丞傳。歲月闕。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集本無此二字。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爲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略。雖云史家常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右真蹟。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乾元二年。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旣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右集本。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乾元二年。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右集本。

唐縉雲孔子廟記上元二年。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寧等二十二人。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右集本。

唐裴虬怡亭銘永泰元年。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亭裴鸞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分書。刻于島石。四十六字。集本作怡亭銘。李陽冰篆。裴虬撰。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銘刻于島石。常爲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鸞集本以鸞字作亭。裴公作。不知何人。虬代宗時爲字。集本有道州刺史韓愈退之。爲其子復墓志云。虬爲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右真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大曆六年。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曆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庶子泉。昔爲流谿。今爲山僧填爲平地。起屋于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集本無此二字。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右真蹟。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歲月闕。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集本作後世者矣。顧其道何如。集本作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右真蹟。

唐裴公紀德碣銘。歲月見本文。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做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爲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弊。做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

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做爲明州刺史。至大曆十四年移湖州。則密相繼爲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曆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爲大康。理亦可通。是歲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右集本。

又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倣。代宗時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結亂甌越。按唐自武德元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曆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此所謂海隅小寇者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歟。以事考驗。理宜如此。又不知密意爲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集本有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右

賦。

唐玄靜先生碑大曆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爲之篆額。時人必稱爲二絕。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中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必待知者。右真蹟。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大曆八年。

右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爲四絕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右集本。

唐滑州新驛記大曆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不知作者爲誰。然賈耽嘗爲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就爲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王師乾神道碑大曆十三年。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爲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爲難者。誠然也。從中所書碑。今絕不行於世。惟予集錄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右真蹟。

【開元金籙齋頌】元第七百二十七。姓氏一作名氏。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一有此九字。

【七祖堂頌】元第十三。

【明禪師碑】元第五百二十五。

【玄隱塔銘】元第九十五。

【東方朔畫贊】元第九十九。

【書贊碑陰】元第六十。

【顏魯公題名】元第一百二。

【麻姑壇記】元第四十。

【小字麻姑壇記】元第三百。

【唐中興頌】元第四百八至五十。

【干祿字樣】元第二百三十七。

【干祿字樣模本】元第二百三十八。

【歐陽璉碑】元第七百七十六至七百七十七。

【杜濟神道碑】元第四百五十七碑已一作以。

【杜濟墓誌銘】元第三百七十七。

【射堂記】元第五百三十為余有數字。一諸書。一作治平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書東閣書。一有此十五字。

或問余曰：何謂六一居士？余曰：吾家有書一萬卷，集古錄一千卷，棋一局，琴一張，常置酒一壺。問者曰：此五一也。奈何？余曰：以吾一翁老於五物之間，豈非六一乎？治平丙午秋饗攝事，齋于東閣書。跋後一十五字。

【張敬因碑】元第四百三十二至四百三十三。

【顏勤禮碑】元第三百四十五至三百四十六。彥將皆當為名。此下一字字乎。一作治平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書。一有此十一字。

【顏氏家廟碑】元第五十二至五十三。

【顏魯公書殘碑】元第三百九十七。

【又】乘之也。一作。

【湖州石記】元第二百七十七。後世此下有一字。不朽。此下一字。亦有其一。治平元年正月二十日書。十有此。

【顏魯公帖】元第八十一。磬乏。石本作磬竭。

【顏魯公二十二字帖】元無。卷第。

【顏魯公并虞世南帖】元無。卷第。

【元次山銘】元第二百四十三。

【呂誼表】元第一百五十五。

【窪罇銘】元第三百一十八。

【陽華巖銘】元第二百一。見於此下。有其字。

【晤臺銘】元第一百七十六。

【張中丞傳】元第二百八十二。至二百八十三。最爲一無爲字。

【城隍神記】元第三百三。

【忘歸臺記】元附一百四。

【縉雲孔子廟記】元第一百四。郭瓘。一作郭元瓘。或作李元瓘。爲是。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一有此

【怡亭銘】元第一百十二。

【庶子泉銘】元第七十。裴回。一作徘徊。

【阮客舊居詩】元第五百九十五。

【裴公紀德碣】元第一百八十八。

【玄靜先生碑】元第五百二十七。之必。二字一作以。

【四絕碑首】元第一百七十九。嘉祐八年夏至日書。一有此

覺寂碑首。亦陽冰篆也。跋後又有此九字。

【滑州新驛記】元第一百二十。

【王師乾碑】元第七百五。

卷八

唐徐方回西塘記寶應□年。

右西塘記。唐徐方回撰。方回云。寶應中爲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于廳之西塘。按

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右集本

唐禹廟碑大曆三年
段季展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大曆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既反引羌渾奴刺爲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曆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爲集本敵二公主又嫁回紇卽此集本有公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僧懷素法帖大曆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業至終老而集本無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大曆十四年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搭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刊于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右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榻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爲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右真蹟。

唐竇叔蒙海濤誌大曆中。

右海濤誌。竇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濤曆。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春秋仲月漲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于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爲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云未嘗見也。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大曆中。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尙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爲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弊。而州縣吏緣以爲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爲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度爲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遂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爲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銷。不可畜。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爲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爲決可信。義方大曆時爲權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爲傳記正訛繆。亦可爲朝廷決疑議也。右集本。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鴈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一子。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以緒爲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繪。純。紛。縉。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右真蹟。

唐李愷碑大曆四年。

右李憺碑。李紆撰。新唐書列傳云。憺十餘子。江涵。瀕。瀕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載。憺子見於碑者。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瀕。左驍衛兵曹瀕。硤石丞沆。洪州別駕瀕。洛陽尉涓。司農主簿汶。又云。公之薨也。彭從玄宗南狩。次公而歿。深授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衛而。又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于虜。刃硤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紆所記。憺子盡於是矣。未嘗有源也。紆但言衆孫孩。亦不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源爲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爲汶也。又據碑。方憺歿于賊也。彭深。沈。澗。涓。汶。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當以碑爲正。紆當代宗時。爲憺作碑。自云與憺有通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憺事不謬也。石集本。

唐甘棠館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尙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于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庶幾復出。以見于世。其爲處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

書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敍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墨姓處木討沙陁處蜜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時所歷。集本作立。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略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陀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爲李克用求沙陁種類。卒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密爲沙陁。不知其何所據也。按陳栩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陁處墨十二姓。與參所書頗同。唐書轉蜜爲密。當以碑爲正。右真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翹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翹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尙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者五人。據翹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不爲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貞元十三年。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郎六人。唐自高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偶見其一二爾。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中書東閣雨中書。右真蹟。

唐神女廟詩。貞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蟆碛水。覽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一有遂爲右集本。佳玩字。

唐馬寔墓誌銘。貞元十四年。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右集本。

又

詹之文。爲韓退之所稱。遂傳于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祇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右真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爲浮圖總悟作也。石洪爲處士。而名重當集本作一時者。以常爲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爲不少矣。洪終始無佗。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

所爲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歎籍湜輩叛己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集本有獨字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于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右真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和六年同是石洪撰附此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右見綿本拾遺

唐賀蘭夫人墓誌貞元七年。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一有陸監名。右集本。齊望五字。

唐陸文學傳咸通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爲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瓷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右真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貞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正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其名泱。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尙未顯。其道未爲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爲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爲佳。翫爾。其小失不足較也。右真蹟。

唐韓退之題名元和四年。已下七篇皆韓文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集本有記龍潭遇雷事六字。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真蹟。

唐田弘正家廟碑元和八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爲進士時所有。最爲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思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按集本有餘家二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集本有今字。以碑按集印本。與刻石多同。常以爲正。九字集本作初未必誤。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按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忘。往時用他本。改云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爲降以命書。今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常慎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按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爲集本作云蜿蜿蚺蚺。小異。當以碑爲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集本無此。改易者頗多。亦賴刻石爲正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長慶中。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集本有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字。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三年。集本有後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人傳模者。二十三字。集本作則二君官當與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爲涉。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二十五字。集本作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黃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集本作兮。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二字集本。集今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

爲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爲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胡良公碑長慶三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珣。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爲最精者。

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爲正。茲不復紀。碑云珣子暹。遇巡遇述。遷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傳本。集本有又字。有云遇或爲巡者。皆非。集本有也字。當以碑爲正。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博。蓋久而後獲。其以易。集本無此。

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劇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爲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爲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高閑草書歲月未詳。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爲實錄矣。永豐歐陽脩。右見縑本別集二十三卷。

唐武侯碑陰記開成二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爲一卷。唐諸方鎮以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爲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爲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楊嗣復。皆相繼去爲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右真蹟。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元和二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于後。而感本集作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爲重胤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右真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歲月見本文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溉田千頃。始作于隋。記云至貞元辛未。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喜之文辭。嘗爲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右集本。

又

呂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此一篇爾。右真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元和三年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旣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盡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

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右真蹟。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右集本。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大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爲韻語。既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爲注以解之。爲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爲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旣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爲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曰此石爲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遶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集本。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

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遙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有亦工八分四字。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爲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本無此字。集錄求集本無此字。之勤且博。庶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
右真蹟。

唐陽公舊藏碣元和中。

右陽公舊藏碣。胡證撰。黎熯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爲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爲人所知者。可勝道哉。右真蹟。

唐于魯神道碑元和中。

右于魯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魯之爲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集本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魯每非之。魯于顛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魯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魯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昭懿公主碑元和中。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縛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集本作壻。以公主之。因以爲名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爲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別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字昇平公主。集本無此五字。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光進碑元和中。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爲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右集本。

【西塘記】元附三十一。

【禹廟碑】元第九十七。

【崇徽公主手痕詩】元第三百六十八。

【懷素法帖】元第九百一十六。

【重摹吳季子墓銘】元第二百一十一。已有本。一作自。有真本。未嘗過吳。一作無過。吳之理。其名傳之久。一作其。傳也久。嘉祐八年五月

晦日書。一有此九字。

【海濤誌】元第九百。誌一作志。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十有十字。

【鹽宗神祠記】元第九百。故唐。一無。官遂。一無。爲然。一作不獨爲傳記正訛繆。亦可爲朝廷決疑議也。一

爲傳記正訛繆多矣。爲朝。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十有十字。延決有司疑議。獨斯記爾。

【雁門王田氏神道碑】元無。卷第。

【李燈碑】元第四百。而又。一作六人。一作孩提。一作衆孫。此下一升堂之慶。一作昇堂之愛。治平元年三月二十

三日書。十有十字。

【甘棠館題名】元第四百。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十有十字。

【汾陽王廟碑】元第九百。治平甲辰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家居書。十五字。

【郭忠武公將佐略】元第八百五。謀謨。一作謨。至八百六。

【濟瀆廟祭器銘】元第八百。所記。一作聞。

【神女廟詩】元第一百。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十有十字。

【馬實墓誌銘】元第九十。同前。

【鍾山林下集序】元第九百。而洪。一無。而字。

【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第四百三。

【賀蘭夫人墓誌】元第三十二

【陸文學傳】元第五百四十七。茶之此下一有至飲茶客稀則烹鴻漸以茶四字上一考其下有載字。號陸鴻漸。茶沃之云可視利市十五字。鴻漸以茶四字上一考其下。一有潮州一作湖州。其多如此四字一無此。不傳此下一有獨茶經著於世宜其自傳於此。白字。

【又別本】石陸文學傳。題云自傳。而曰名羽。字鴻漸。或云名鴻漸。字羽。未知孰是。然則豈其自傳也。茶

載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鴻漸。蓋為茶著書。自羽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多置

一瓷偶人。云是陸鴻漸。至飲茶客稀。則以茶沃此偶人。祝其利市。其以茶自名久矣。而此傳載羽所著

書頗多。云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

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豈止茶經而已也。然他書皆不傳。獨茶經著於世爾。

【辨正禪師塔院記】元第二百六十二。徐峴此下一有字。柳筆此下一有字。

【盤谷詩序】元第三百八十九。當時一作蓋時。世已一作既已。治平元年中元日書一有此八字。

【韓退之題名】元第七百七十。記遇一無記字。試也一作誠。

【田弘正家廟碑】元第三百七十六。尤甚此下一有焉字。知其一作為。改爲一作云。

【南海神廟碑】元第八百九十二。

【羅池廟碑】元第五十七。碑言一作云。荔子一作枝。加子一作葉。

【黃陵廟碑】元第四十五。餘事二字一本言云。

【胡良公碑】元第七百二十。

【韓文公與顛師書】元第三百一十五。

【高閑草書】元無。草書一。無。卷第。草書。草字。

【武侯碑陰記】元第八百七十五。

【禱聰明山記】元第五百八十六。

【復黃陂記】元無。又一作祭樊仲文。元第八百卷第。復黃陂記附。九十五。

【般舟和尚碑】元第四百六十二。

【彌陀和尚碑】元第一百二十三。惟韓一作稱韓。今余一。無。其文。一作書。

【修桐柏宮碑】元第一百一十。爲碑。一作於碑。

【虞城李令去思頌】元第三百八。

【陽公舊隱碣】元第三百七十三。當世。一作時。

【于魯神道碑】元第九百六十八。

【昭懿公主碑】元第九百八。義矣。一。無。矣字。

【李光進碑】元第七百六十三兄弟一無治平元年夏至日書一有此八字

卷九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長慶三年。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長慶三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集本作云張說卒。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集本無此字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田布碑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

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集本有猶字。有不幸不幸。集本有焉字。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右真蹟。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于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長慶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集本作古。今官制。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尙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集本有矣字。而集本作矣字。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集本作訂。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集本作聃。聃下同。聃。戒孔子去其驕。集本作驕。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此字。猶龍之語。著于集本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爲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

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裨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

丈夫事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言也。熙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會昌五年。

贊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哉。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堀工小篆。此豈其筆耶。一作也。右見綿本拾遺。

唐辨石鐘山記大和元年。

右辨石鐘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畫。其殘篇斷毫。爲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爲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媮薄。漸趨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爲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令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鐘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爲劣。而亦不爲俗態。皆忘憂之佳玩也。右真蹟。

唐法華寺詩大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大和甲寅歲遊寺。刻詩于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右集本。

唐薛苹唱和詩大和中。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集本有而宿尤有詩名六字。然詩皆不及苹。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右真蹟。

唐僧靈澈詩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爲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爲嶺南節度使。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大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于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右真蹟。

唐玄度十體書歲月未詳。

歐陽文忠公集 十六 集古錄跋尾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集本無此十八字。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鋸皆在。至於字。陰符經序。

則蔡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爲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又已下七篇同是柳誠懸書或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于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鐫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遽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右真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右見綿本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開成五年。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

甚閎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廡園中。右集本。

唐李聽神道碑

開成五年。柳公權書。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爲唐名將。其勳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常著其大節。其徵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武將軍。史不宜略而不書者。蓋闕也。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爲可喜爾。熙寧三年季夏既望書。右真蹟。

唐高重碑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爲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書。右真蹟。

唐康約言碑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爲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也。集本有也字。約言在大和開成間。

嘗爲鴻臚禮賓使。又爲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爲使於其間。約言又爲宣徽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復東林寺碑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初中黯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適麗可愛。而世罕有之。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華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爲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爲。與庸夫

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右真蹟。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大中八年。

右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四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卽以稜爲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爲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爲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錄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爲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爲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弑。沈法興與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爲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爲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閎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疏言見屠戮。當以宅疏爲是。德宣文辭不足錄。獨採其世次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僞。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大中九年。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大中十年

余得劉莒修亳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勅。乃知平章事非署勅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爲勅。惟告身之制僅存焉。右集本。

唐閩遷新社記歲月見本文

右閩遷新社記。唐濮陽寧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閩西公命遷社于州坤或作城。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于此記。蓋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關西公者。楊發也。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石真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咸通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爲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相。而

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于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歲月未詳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綱書。懷暉者。吾不知爲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集本有邪字皇變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尙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右真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鄭綱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戮戡戡。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戡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綱撰。綱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戮等尙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

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侍上御崇政。疎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右真蹟。

唐白敏中碑咸通三年。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冤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其爲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慕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右真蹟。

唐于僧翰尊勝經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遒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爲流俗所貴。故聊著集本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右真蹟。
作述

唐張將軍新廟記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右集本。

唐王重榮德政碑

中和四年同是唐彥謙書附此。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有功。

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爲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集本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礮集本溪廟記咸通二年。

右礮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僊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集本不爲哉。右真蹟。

唐梁公儒碑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爲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鎔時爲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內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集本時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耶將方鎮之盛亦僭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花林宴別記歲月未詳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誥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上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貞元十九年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祇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右真蹟。

唐崔敬嗣碑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爲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本作觀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爲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右真蹟。

唐潤州隋羅尼經幢歲月未詳

右隋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奂之書。字畫頗爲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堙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于斯也。如具靈該繆師愈。今人尙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右見綿本拾遺。

唐鄭權碑寶曆二年。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右見綿本拾遺。

唐王業詩。沈傳師李德裕唱和。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貶夷陵。道荆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錄之。逮今蓋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見綿本拾遺。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歲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作楊公者不震也其所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放生池碑。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集本有也字。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本集作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集本有人間之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右真蹟。

【絳守居園池記】元第八十。

【張九齡碑】元分作上下卷。

【卷上】第三百六徐浩結銜云。廣州刺史持節充嶺南節度。當云廣州刺史。豫章石本卷末有此二十二字。

【卷下】第三百七同異一作。

【唐田布碑】元第八百四十二。

【道林嶽麓詩】元第一百一十六。

【崔能神道碑】元第八百八十三。官不一無官字。

【茅山三像記】元第九百九十。老君子一作子。

【平泉草木記】元第五百無窮。此下一其利。一無其次。一作可矣。二字上一有云。一無非吾。一作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東廳後閣書。一有此十七字。

【又別本】

右平泉山居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常視其人賢愚材性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也。是聖賢之所難也。

【平泉山居詩】元附五百

【大孤山賦】元第二百一十九

【辨石鍾山記】元第三見其。此下一以遠。此下一前世。一作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一有此

【法華寺詩】元第七

【薛莘唱和詩】元第三百一十四其間。一無名後世。一無和者。二字上一

【靈澈詩】元第八相唱和者。四字一郎者。一無州者。一無代宗。二字上一

【李藏用碑】元第七

【唐玄度十體書】元第四百八十四。文有一作互有嘉祐癸卯七月二十五書一有此十一字。

【陰符經序】元第二百九十九。

【山南西道驛路記】元第一百二十七。

【何進滔德政碑】元第二百二十七。

【李聽神道碑】元第七百一十七。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一有此十字。

【李石神道碑】元第四百一十三。

【高重碑】元第二百八十九。

【康約言碑】元第八百二十三。

【復東林寺碑】元第三十八。

【王質神道碑】元無卷第。

【會昌投龍文】元第六百五十七。

【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元第五百八十七。子通爲一作乃終始一無此二字。沈法興此下一有與字。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八

月十一日書一有此四字。

【圭峯禪師碑】元第六十九。

【濠州勸民栽桑救碑】元第一百七十二

【又別本】一作勸農碑

皇祐元年春，余自揚移穎，舟過濠梁，得此碑於今樞密使張公昇。唐之制，敕之文，今不復見。蓋官失其職久矣。此大中時敕也，尙可見其遺制焉。

【閩遷新社記】元第五十五

【登白樓賦】元第九百四十五。好簡，此下一有也字。治平元年八月八日，祈晴于太社晨歸，遂書。一有此十七字。

【百巖大師碑】元第九百二十八

【孔府君神道碑】元第四百六十三。世繫，一作系。

【白敏中碑】元第六百六十六。鷹進，一作鷹進。十日，此下一有書字。

【于僧翰尊勝經】元第三百十三

【張將軍新廟記】元第一百五十四。書頗知名，書一作詩。

【王重榮碑】元第四百十六

【磻溪廟記】元第九百三十五。凌虛，一作雲。治平元年中秋日書。一有此八字。

【梁公儒碑】元第七百三十七

【花林宴別記】元無卷第

【陽武復縣記】元第九百四十九

【崔敬嗣碑】元第七百四十二

【隋羅尼經幢】元無今在一卷第今在一

【夔州都督府記】元第七百二十四 堙沒一作埋沒于斯一作於斯

【鄭權碑】元第七百六十八

【王業詩】元第一百六十九 惠泉詩附一作沈傳師宇文鼎蒙泉詩附

【楊公史傳記】元第七百七十一 年此下月此下日此下非皆一作不二十此下有八此下字

【放生池碑】元第九百五 能通一作以通

卷十

瘞鶴銘歲月未詳

瘞鶴銘黃庭遺教經雖傳自晉而公謂唐人所書故附此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

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爲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右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銘其所作也。右真蹟。

黃庭經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爲。黃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生之書也。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內景。而謂此一篇爲外景。又分爲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蓋內景者。乃此一篇之義疏爾。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爲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真。多以內景三十六章爲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爲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繆妄爾。右真蹟。

又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曰黃庭內景。而謂此一篇者爲外景。又有分爲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別有

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內景者，乃此經之義疏爾。中景一篇，尤爲繁雜，蓋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永和中刻石，文字時亦脫繆，然比今世俗所傳，頗爲精也。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經別本。一作刻。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之。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于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右集本。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集本有爾字。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卽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右真蹟。

小字道德經開元二十七年。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爲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集本有首字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右真蹟。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爲可翫。何必窮較其真僞。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真。不害爲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資博覽云。右集本。

小字法帖

此下皆跋法帖。蓋模本也。故類於唐人臨帖之後。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尙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于家爲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爲類。散入集錄諸帙。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小字爲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爲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僞尤爲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又

近時有尙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爲十餘卷。以入集目。聊爲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集本無此字有羲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爲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爲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右真蹟。

雜法帖六

嘗於薛十三處得法帖一部。闕其第一。久而始獲。

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可涯。嘉祐壬寅大霽。攝事致齋。閑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霽。明堂致齋于中書東閣。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爲歸穎銷日之樂也。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着山林與着城郭何異。宜爲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清心堂書。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懷州孔子廟記後魏太和中。誤寘于此。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其字畫多異。故特錄之。以備博覽。右見綿本拾遺。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銜直典。然云米一作米不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

六日。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浮槎寺八紀詩

歐陽文忠公集 十六 集古錄跋尾

右浮槎寺八紀詩者。自云鴈門釋僧皎字廣明作。集本無此字。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浮槎山。在今廬州慎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嘉祐中。李留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爲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錄。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爲僊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爲余言其山無名。上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爲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右真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爲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字。與此篆正同。然不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右集本。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倒書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宮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于石。慶曆中。衡山女子號何僊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爲僊也。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僊者。靈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僊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僊姑爲真僊矣。近見衡州奏云。僊姑死矣。都無神異。客有自衡來者。云僊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媪也。嚮時蘇州有一丐者。臥道中。相傳云。是得僊者也。自天聖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尙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爲沈臥僊云。臥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臥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爲神。旣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喜爲之稱說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爲僊者如此。故并載之。右集本。

張龍公碑乾寧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潁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口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絹者。鄭也。絳絹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絹。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爲龍。亦可謂怪矣。余嘗

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窮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窮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右真蹟。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蓋官部春夫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爲何人。其僅可見者。云勃海君玄孫。季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書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爲未必同也。右集本。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灑。固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

皆後得。故續附于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青州山齋書。右見編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集本作已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故並錄于此。右真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錯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爲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爲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僞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爲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二字集本作所聞也。治平元。元上元日書。右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紫陽石磬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唐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僞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爲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右集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除。爲湘陰公。從事十二字。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

集本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爲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作爲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此四字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右真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閑覽。因題。右真蹟

太清石集本闕題名作西

余自至毫。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集本皆悉。已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集本無此字未有。今集本無此字續錄于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右真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楹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襄陽山文太和九年誤實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弈。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己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

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憊矣。尙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爲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寧四年三月十五日病告中書。右見綿本拾遺。

【瘞鶴銘】元第八十八。奇特。一作

【黃庭經】元第一百四十一。

【又】元題作續跋。

【又】三十一。十日。

【又】姓名。一作名氏。已愛其字。其字畫。此本二字。余因余字。較其其字。擇焉。一作庭經。治平元年十月十三日致齋東閣書。一有此十四字。

【遺教經】元第二百六十三。可愛。二字上。一

【小字道德經】元第九百二十五。

【唐人臨帖】元第七百八十八。真卿二字上。一乃有一作安得。然時三字。一博覽云。此下。一有此本。得於李正緒少

【小字法帖】元第七百二十九。官法帖。此下。一

【又】元第七百七十三。於此。一作于此。

【十八家法帖】元第四百二十四。集以一無進登。一作登進。

【雜法帖六】元無卷第。

【五】時有。二字上一有以字。

【六】則有時而厭。五字一作時則有厭。

【懷州孔子廟記】元第二百八十五。記。一作碑。

【景福遺文】元無卷第。米不。一作采不。

【浮槎寺八紀詩】元第七百五十三。紀浮槎八事。一作記浮槎八紀事。

【無名篆】元第一百八十七。環布之。三字一作旋布。

【又】此篆。篆字一無。

【謝仙火】元第二百六十六。傳云。一作傳者云。絕粒。二字上一有能字。世間人問而餘。一作其餘。而死矣。二字上一有已字。客有至衰媪。一無。

此二十縣吏。一作官。實臥。二字上一有云字。并載。一無并字。治平元月上元日書。一有八字。

【張龍公碑】元第三百五。

【周伯著碑】元第七百六十九。渤。碑作勃。而錄。一無而字。

【梁思楚碑】元第一百七十五

【裴夫人誌】元附一亦佳一作亦可佳

【五代時人署字】元第七百三十

【楊凝式題名】元第八百一十四

【雙溪院記】元第二百皆能一無及宋一無其筆一無皆字及字其字

【小篆千字文】元第五百紫陽至書也一無此治平元年四月九日書九字

【紫陽石磬銘】元附五百二十六

【小字說文字源】元第一百但知此下一

【郭忠恕書陰符經】元第五百八十八

【太清石闕題名】元第五百二十三

【太清東闕題名】元第五百二十二

【襄陽山文】元第五百四十三得罪此下一有致仕二字

翰林學士吳奎知制誥劉敞祠部郎中集賢校理江休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屯田員外郎編修唐書梅堯臣嘉祐四年四月六日於編修院同觀范鎮景仁後至後見真蹟題此六人官職姓名

集古碑十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後。銜幅用公名印。其外標以細紙。束以縹帶。題其幟曰某碑卷第幾。皆公親蹟。至今猶有存者。按公嘗自云四百餘篇有跋。今世所傳本是也。其間如唐鄭權碑。乃熙寧辛亥歲跋。又至明年正月。方跋鄧艾碑。李德裕山居詩。四月。題前漢鴈足鐙銘。後數月而公薨。殆集錄之絕筆也。方崧卿哀聚真蹟。刻板廬陵。得二百四十餘篇。以校集本。頗有異同。疑真蹟一時所書。集本後或改定。今於逐篇各注何本。若異同不多。則以真蹟爲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簡遼絕。則兩存之。謂如後漢樊常侍碑。真蹟作永壽四年四月。而集本改作二月。訪得古碑。二月爲是。至於以始元爲漢宣帝年號。又稱後周大統十六年。唐大足二年之類。乃公一時筆誤。不敢有所更改。集古跋旣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錄二十卷。具列碑之歲月。雖朝代僅差一二。而紀年先後。頗有倒置。已具注其下。

書簡

卷一

與韓忠獻王雜主慶曆二年

脩頓首再拜啓。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萬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脩記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輒一作干視聽。是以書牘之禮。曠絕一作逾年。然而千里之外。威譽之聲。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鎮方面。懾動羌戎。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脩不勝西首企望。拳拳之誠。私自爲慰者也。伏念脩材薄力弱。不堪世用。徒能少一無此字以文字之樂爲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爲。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茲也爲時。惟俟凱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作爲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儒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手啓。咨問。伏惟俯賜鑒察。謹啓。八月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啓上。

又慶曆五年。

某頓首啓。冬序極寒。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昨者偶趨府下。過煩主體。自到郡踰月。尚稽候問。豈勝愧悚。某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事簡。飲食之物。奉親頗便。終日尸祿。未知論報之方。

用此不皇爾瞻望盛府。數程之近。時得通訊下執。謹因請緝人行。附此以道萬一。新歲甫邇。伏乞爲國自重。下情禱詠之至。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因州吏詣府請絹。曾拜狀。急足至。特辱手書爲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豈勝慰抃之誠。某此藏拙。幸今歲淮南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爲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祿端居。未能報國。此爲愧爾。瞻望旌棨。惟願爲國自重。以副禱頌。

又慶曆六年。

某再拜啓。山州窮絕。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爲教場。時集州兵弓手。閱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于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草植之。忽辱寵示芍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今在寒食。見州人設盞盛服。但於城上巡行。便爲春遊。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刻愧刻。

又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某幸守僻陋。咫尺大府。常闕脩問。左右然幸。尸祿奉親。職事日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但時自警而已。冬深少雪。氣候已春和。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頌之誠。

又前

某啓。近急足還。嘗略拜問。歲暮晴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本州張推官欲造檠戟。云舊出門下。此人洩官廉善。謹守其職。亦可自了。恐不見多年。要知本官行止。謹此拜聞。

又慶曆八年

某頓首。仲春下旬。到郡領職。疎簡之性。久習安閑。當此孔道。動須勉強。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謹守而已。其餘靡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增修。完小小斯。不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雨損其半。民間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齷齪之才。已難開展。又值罷絕回易。諸事裁損。日憂不濟。此尤苦爾。南北遼遠。音信難頻。輒此切切。以頌視聽。慙悚慙悚。

又皇祐元年

某頓首啓。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卽日春暄。不審尊候動止何似。某昨以日疾爲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遵遺矩。莫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日千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大明井曰美泉亭瓊花曰無雙亭。汝陰西湖。天下勝絕。養愚自便。誠得其宜。然尸祿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之事。動繫安危。伏乞經略之餘。爲國自重。

又皇祐二年

某頓首啓。冬寒。伏惟台候萬福。脩前在穎。曾一拜狀。尋以移守南都。苦於當道。頗闕修問。徒切瞻思。專使枉道。手書爲賜。佩服感慰。何可勝言。北俗蒙惠。邊防有條。宜歸大用。以及天下。不勝禱望之至。謹奉狀。敍謝。

又皇祐二年

脩啓。辱示諭邊備有倫。此已得之傳者久矣。閱古事蹟。尤見大君子之用心。動必有益於人也。盛製記文。并孔子廟嶽廟等記。並於杜公處竊覽。已獲祕傳。然私怪明公見遺。獨不見寄。謂於庸部有所借者何邪。見索亂道。敢不勉強。苟得附方尺之木於梁棟間。寓名諸公之後。爲幸多矣。所恨文字汗公好屋爾。前在穎。承示碑文甚多。愧荷之懇。已嘗附狀。今者人至。又惠宋公碑二本。事蹟辭翰。可令人想慕。張迪碑并八關齋記。此之所有。聊答厚賜。某惶恐。

又同前

某啓。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請。誠不爲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又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因思窮邊武俗。耳目乍此照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

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爲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修問。謹因人還。附此爲謝。伏惟幸察。

又皇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夏迄今。以老母臥疾。營求醫藥。加以京東盜賊縱橫。朝廷督責甚急。公私多故。遂闕拜狀。中間伏承陞職留任。亦以無由馳賀。但深悚仄而已。專人至。辱書爲賜。具審爲朝自重。日膺多福。邊隅已熟。恩信。兵民已安衣食。當還廟堂。以副公議。此非小子之私祝。真切真切。富公移蔡。亦便親而請也。恐却以親疾難於移動。未嘗求徐。然此歲滿得徙。亦其幸也。某再拜。

又皇祐四年。

某叩頭泣血。罪逆哀苦。無所告訴。特蒙台念。遠賜誨言。雖在哀迷。實知感咽。昨大禍倉卒。不知所歸。邊來居穎。苟存殘喘。承賜恤問。敢此勉述。其諸孤苦。不能具道。秋序已冷。伏冀順時。爲國自重。哀誠所望。

又至和元年。

某啓。伏蒙寵示閣古堂碑三本。豈勝榮幸。公之德業。常施本朝。耀青史而刻金石。淹留邊郡。閑暇之餘。尚足以爲一方故事。煥赫塞上。竊願小子亦得列於衆作之間。旣足爲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范公人之云亡。天下歎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然極難爲文也。伏恐要知。

又前

某啓。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觀所製奏議集序。豈勝榮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某亦爲其子迫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闕。非拙辭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羣賢各有撰述。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百不述一二。今遠馳以干視聽。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於盡瘁。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諭教之。此繫國家天下公議。故敢以請。死罪死罪。

又前

某啓。昨自居憂服除。使得召。乃敢離穎至都。見日。便乞蒲同。朝旨俾留。遂領銓筭。尋以引人事遽出同州。入辭之際。恩旨又留。且領殘書。旣而遂被茲命。孤拙多艱。無所補報。屢召論議。常黷上聰。寵祿難忝。若何爲效。恐終碌碌。以爲知己之羞。久不拜狀。出處多滯。故敢略序。范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候橋川檢得。希文奏議實在賊界。恐知之。某又上。

又前

脩啓。昨自服除。召還闕。出處不定。皆由蹇拙使然。諒惟悉察。自忝此職。嘗於遞附啓爲謝。某衰病。鬚鬢悉白。兩目昏花。豈復更有榮進之望。而天下責望過重。恨無所爲。進不能補益朝廷。退不能得一作決去。恐碌碌遂爲庸人。以貽知己之羞爾。夙夜愧懼。不知何以見教。願聞誨勒之言。真切真切。

師魯及其兒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葬。某昨爲他作墓誌，事有不備，知公爲作表甚詳，使其不泯於後。大幸。大幸。范公表已依所教改正，只是大順時檢得希文當初奏議，是在賊地中，伏恐要知。

又嘉祐元年。

某頓首啓。秋暑尙繁，不審三司尙書尊體動止何似。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變稷一作契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災水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旰食之憂，下有以救飢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脩言不足信於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卽日在塗，伏惟爲國自重，謹奉啓咨候，不宣。脩頓首再拜。

又嘉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一裨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講梅堯臣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喜，宜不待某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於時，亦不待某言而可知也。中外士大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出公之門，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舉，一美事也。某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言之。雖公而不敢洩，公賜擇焉，惶恐惶恐。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兩日不奉宴言。豈勝瞻系。伏承台候稍爾愆和。不審晚來起居何似。氣脈小小留滯。微行必遂清康。旦夕拜見。且此拜聞。

又前

某頓首啓。數日不奉餘論。竊承台候微傷風冷。喜已康和。秋暑尙有殘歎。更冀特加精攝。無由咨候賓次。謹勒此馳啓。上問過旬休。必獲瞻奉。茲不盡區區。

又治平元年

某啓。不奉顏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竊承表啓累上。聖意決不少疑。量斯勢也。似非辯說可入。莫且當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宜先去者。尙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歎好事難必成。皆此類也。旦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幸高明裁察也。惶恐惶恐。

又治平元年

某啓。晚來伏承台候萬福。辱簡誨。俾撰先令公眞贊。前世文人喜爲聖賢記述。蓋欲自託以垂名。矧盛德清芬。備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當試勉彊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同前

某啓。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眞贊。屢日杼思。不勝艱訥。蓋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

窮窮實辱嘉命。惟負慚恐。勉白錄呈。

又治平年。

某啓。某以私門薄祐。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衰晚感痛。情實難勝。仰煩台慈。特賜慰卹。豈任衰感之至。酷暑復盛。伏承台候萬福。來日參假。當奉言侍。謹且附此。鈇謝。

又治平年。

某頓首啓。不獲瞻奉。忽復數日。秋暑伏承台候萬福。某以餘毒所攻。頸頰間又爲腫核。第以不入咽喉。比前所苦差輕。且夕欲且勉出。重煩台念。特賜存問。不勝感愧區區。謹奉此鈇謝。

又治平年。

某啓。不獲瞻見。等閑數日。餘暑尙繁。不審台候動履。何似。竊承有外訃之戚。方此炎熾。伏冀節損悲悼。爲朝自愛。無由馳謁門屏。謹奉此陳慰。

又治平年。

某啓。至日不獲展慶。不勝馳情。伏惟履長納吉。爲國耆老。永副中外之具瞻。某所苦悉已平。蓋得節假中飽於將理。尙煩憂恤。手筆存問。其爲感激。併留面紋。人還粗布萬一。

又治平年。

某啓。日夕風凜。伏喜台候萬福。重辱手誨。仰認意愛之深。某所以欲速出者。蓋家居不遑安爾。謹當更與醫工審議。昨亦有一劄。乞更寬數日。皆寂然。所以尤難安處。或因方便。特爲略言及。豈勝大幸。承諭曾見與叔平簡拙疾。更不復云。惟乞不賜憂軫。皇恐皇恐。

又治平四年。

某啓。不待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俟命。已上三表。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於左右。忽辱一作誨。翰。感慰兼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走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必不殊也。此來賴君相之明。爲之辨別。皎然明白。中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不淺矣。區區所欲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又治平三年。

某啓。早暮遂涼。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記爲贖。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衆製高下映發之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榮幸。書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爲慚。而又以得託名於後爲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得珍藏。豈勝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皇恐皇恐。謹奉此啓。

又嘉祐八年。
謹實此。

某頓首啓。板橋忽遽攀違。忽復旬浹。氣節遂爾寒凝。伏惟台候萬福。龍旌卽路。幸此晴明。然而跋履之勞。事務叢委。竊計倍煩神用。乞爲朝自重。以副傾依。下情區區。

又治平四年。

某啓。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遂解機政。處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殊寵。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讒謗自止。過於周公遠矣。然而朝廷慮則元老遽去。私自計則孤危失恃。此不能不惘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旣。惶恐惶恐。

又同前。

某啓。自承遂解政機。出鎮使郡。尋奉拙記。計已通呈。遽審殊命優禮。悉已懇辭。又當馳賀也。某癡拙於此。幸亦優閑。而衰病侵攻。略無寧日。歸心愈切。然素計亦稍有緒也。竊計大旆非晚啓行。無由瞻望。寒中伏冀爲國自重。區區不宣。

又熙寧元年。

某啓。東州難得酒村。郡醞不堪爲信。惟羔羊新得法造。又以傷生。不能多作。然謂一無此字其味尙可少薦樽俎。輕瀆台嚴。惶恐惶恐。

又熙寧二年。

某頓首。嚮嘗以拙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刻石。得子履鉅筆。錯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其爲榮幸多矣。感惕感惕。某近秋冬以來。日病尤苦。遂不復近筆硯。小詩亦不曾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承諭臆腹。多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某一向不飲。遂不復思。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熙寧三年

某啓。專使至。獲捧台翰。伏承經寒。動止萬福。下情欣慰。某以病日艱於執筆。稍闕拜問。其爲傾嚮之勤。則未始少怠也。某幸東州歲豐。事簡。居已踰年。已再削乞陽壽。蓋陳蔡勢難乞。惟壽近穎。亦使於歸計爾。益遠旌榮。新春伏惟爲國保重。

又熙寧三年

某頓首啓。近昨過鄆。瞻望留都。纔三四驛。因假急足拜問。粗布區區。不謂遠煩專介。直走淮濱。誨諭勤勤。仰認意愛。兼審秋寒。台候動止萬福。下情豈勝感慰。脩過穎少留。以足疾爲苦。不久勉之。官守情悰。索然素志未遂。其餘鄙冗。莫道萬一。惟乞爲國自重。以副具瞻。

又同前

某啓。某去秋留穎月餘。嘗因急足還府。附狀自爾。勉力病軀。祇赴官所。忽忽遂見窮臘。即日凝凜。伏惟鎮撫之餘。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上恩。察其實爲病瘁。得蔡如請。土俗淳厚。本自閑僻。日生新事。條目固繁。

然上下官吏畏罰趨賞不患不及而老病昏然不復敢措意於其間若郡縣平日常事則絕爲稀少足以養拙偷安俟日而去爾甚幸甚幸荷公見愛之深欲知其如此爾歲暮雪寒伏乞爲國加愛

又同前

某啓立朝雖久忝冒實多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蒙公愛念贈以嘉篇語重文雄過形獎借何以克當但祕藏榮感而已拙句唐突大匠出於勉強慚恐慚恐某自至蔡遂不曾作詩老年力盡兼亦憂畏頗多冀靜默以安退藏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啓近嘗奉記粗布區區竊計已投几格專使忽至特枉親翰伏承經塞鎮撫之餘台候動履萬福豈勝感慰之極某衰病如昨老年憂畏且暮未去間俛默苟偷如前書所述爾忽忽又見新春惟乞爲國愛重以副中外瞻倚之望

又同前

某啓辱賜齋醞尤爲醇美第小邦鮮嘉客老病少歡意不得如侍台席時豪飲之量爾可歎可歎近以序傳拜呈塵浼聽覽蓋嚮在穎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忌聊以自解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重以慰勤企

又同

某頓首再拜。近急足還。府奉狀。粗布謝懇。新正令節。限以官守。無由一廁賀賓之列。元勳柱石。神明所相。百福來臻。春氣尚寒。伏惟爲朝愛重。上副眷倚。下情祝頌之至。

又同

某啓。時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豈勝榮幸。唐世勳德。鉅公爲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獨擅。孰能臻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事事衰退。然猶不量力。不覺勉強者。竊冀附託以爲榮爾。見案拙惡。不能藏默。謹以錄呈。慚罪慚罪。某又上。

又同

某啓。向嘗輒以拙詩。塵浼台聽。尋蒙特賜寵和。不惟以慰寂寥。而雄文大句。固已警動人之耳目。屬閑居杜門。難遇信使。遂稽布謝。豈勝感幸。愧恐之至也。因王郎中詣府的使。少道萬一。

與富文忠公

彦國天聖
明道間

某頓首白。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一作累邀聖命語。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既不得羣。

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唾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不能勉強。嚮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尙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飢渴。故不能不怱怱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又嘉祐元年。

某啓。暑雨不審。台候何似。有蜀人蘇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而無所求。然洵遠人。以謂某能取信於公者。求爲先容。旣不可却。亦不忍欺。輒以冒聞。可否進退。則在公命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啓。慰疏已具。如別。春候暄冷不常。不審孝履何似。伏惟以時順變。徇禮節哀。上副人主之眷懷。下爲士民自重。某自承乏東府。忽已半歲。碌碌無稱。厚顏俯仰。尙思一有論報而去。然勉強庸拙。不知所爲。苟終止若斯。顧亦安能遲久。不待彈劾。當自爲計也。未知尙有可教否。無由瞻近。豈勝下懷。時事多端。伊洛過客相踵。必有能道其大概者。其他委細。亦非筆墨可殫也。謹因遣人。萬不布一。某又拜。

又嘉祐八年。

某頓首啓。近馳賀懇。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瞻跂之勤。朝廷新有大故。時事多艱。舊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不惟出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爲法。康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馬首之來也。餘如前書所述也。旦夕當得瞻見顏色。第因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啓。咨問。

又同
前

某啓。忽承手誨。以屢辭新命未得請。俾有所開陳。敢不如教。然愚竊以公自元宰還首西樞。懇請而從。則恩典未見其過。但公以避災爲意。思欲深自退抑。此與上待元老之意。本不相爲謀也。亦竊見初一劄。自後更不降出。上亦未嘗語及。豈非事已決定。無可商量邪。若德音有所詢。當具道如所教也。秋涼。喜承台候萬福。謹奉此不宣。

又治平
二年

某啓。餘暑未祛。伏承台候動履清福。人至辱賜簡。豈勝感服。自公在告。爲常制所拘。不得時伸候見。固以爲恨。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兼料諸公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勒。未敢聞命也。皇恐皇恐。人還。謹此不宣。

【與韓忠獻王第一帖】尊候。一作尊體。以問。一作候問。

【第九帖】曾一拜狀。曾一作曾。曾一。

【第十五帖】拙辭一作拙訥

【第十九帖】自明公三字上伏字

【第二十二帖】尙此尙爾

【第二十五帖】仰煩一作特煩特賜一作曲賜

【第三十五帖】泗村一作村疑

【第四十二帖】不得一作不復

卷二

與安元獻公同叔慶曆七年

某啓。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急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爲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閒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爲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其爲人外柔而內剛一作內剛而外柔。新以進士及第。爲滎陽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一有也字。直以卑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切而已。伏惟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

又皇祐六年

某叩首。孟春猶寒。伏惟留守相公大學士動止萬福。某罪逆不孝。不自死滅。猶存喘息。自齒人曹。近者輒以哀誠。具之號疏。台慈軫惻。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以慰答。有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弊不棄。捧讀感涕。不知自己。內惟孤賤。受賜有年。豈獨茲時。乃爾忉怛。蓋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也。留務清閑。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饋。下情區區。謹因人還。附以叙謝。某再拜。

與杜正獻公

世昌慶曆五年

某頓首啓。仲夏毒熱。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蒙國厚恩。任責尤重。迨此葦歲。曠無所聞。不惟上辜陶鈞。實亦慚愧。知己。瞻望門館。豈勝區區。然自東藩下車已累月。而尙稽脩問左右之禮。蓋其進不能爲朝廷辨邪正。而使讒言勝於公議。退亦何所述其私焉。用此彷徨。非懈怠也。伏以大臣出處。自繫時事。惟望爲國自重。以享多福。卑情不任禱頌懇切之至。謹奉啓起居。伏惟幸察。

又慶曆八年

某啓。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蒙恩。自滁徙揚。揚古名都。嘗多鉅公臨治。憶爲進士時。從故告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市中。但見鄙人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某時尙未登公之門。然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爲君子爲政。使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又不知使已他日爲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爲政於此。以

俗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爲。徒有志爾。相公道德材業。著於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拜見末由。伏惟爲國自重。

又皇祐
元年

某啓。孟秋猶熱。伏惟致政相公。閣下尊體動止萬福。昨者某以日疾爲苦。自揚州來穎。至此經時。闕於奉狀。蓋以日疾一作病無餘。私門多故。然其企望門館。何日而忘。頃自去冬于美之逝。賢人不幸。天下所哀。伏計台慈。倍深痛悼。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鬢皆白。眼目昏暗。慈母垂老。羸病厭厭。身世若斯。國恩未報。每以自念。慨然興嘆。知遇至深。敢茲瑣碎。皇恐皇恐。秋暑未退。霖雨爲災。伏惟順時倍加保重。卑情所望。不任區區。謹奉啓起居。

又同
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幸得守官近郡。當時欲奔走候問起居。而自秋以來。老母臥病。郡既僻小。絕無醫藥。逮冬至之後。方得漸安。由此踰月。曠闕書啓之禮。叢爾小子。蒙德有年。瞻望門牆。何日而已。伏願順時自重。以迎遐福。以降壽考。卑情不任區區。謹奉啓咨問。

又皇祐
四年

某啓。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以大水爲阻。急足至。伏喜秋來。台候萬福。得贊善書。

承頗多故亦云微恙。今必已平康。諒煩台慮也。寵示寄君謨唱和詩并梅書。豈勝珍荷。梅君窮困。晚遇真知。不爲否也。某此苟活。但葬事未有涯。大事惟此。固難容易。自秋來。忽患腰脚。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勉從教誨食肉。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愧也。不孝不孝。延陵葬子。孔子猶往觀之。蓋君子於哀樂喜怒。必有可觀。以爲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俗久弊。恬不爲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亦以奉後。此蒙寵誨之意也。荷見髮愛至深。不覺言多。死罪死罪。某上。

與曾宣靖公明仲慶曆五年

某啓。山郡僻寂。習閑成懶。凡於人事。幾廢絕。前者送起居院文字。人回。特沐手誨。違別茲久。伏承德履甚休。可勝慰浣。某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祿。優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仇取禍。勢自當然。然裨補未有一分。而緣某之故事。起多端。有損無益。可爲媿歎。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爲顏也。未期良會。冬冷保重。

與呂正獻公晦叔皇祐二年

某啓。別後人還。兩辱書。暑中喜承寢味多福。某十三日受命。與孫公易地。此月下旬。當行劾官。不憚宣力。苟爲公家。何所不可。若區區應接人事。以避往來之謗。祇恐違其天性。難久處也。西湖宛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秋涼。惟冀保重。

又熙寧年。

某啓。某以衰病之質。幸此優閑。中性易習。遂成懶墮。嚮審召還禁林。固與士大夫同其慶忭。而久闕馳誠。特知之厚。必不罪其疎慢也。辱書重增感愧。未涯瞻邇。漸寒爲國自重。

又熙寧三年。

某啓。養拙東州。久自藏縮。加之病苦廢事。遂闕拜問。比者得請淮西。道出治下方俟及疆。奉狀行次南郡。一作都。遽辱賜教。其爲感愧。何可勝言。仍審坐鎮之餘。動履多福。某衰晚之年。蒙上信其實病。不以避事爲責。而從其所欲。恩出萬幸。何感如之。餘不復云。皆留面布。

又熙寧五年。

某啓。晴陰不常。不審動履。何似。前日四望。一賞羣芳之盛。已而遂雨。古人謂四樂難并。信矣。十三日欲枉軒騎。顧訪。蓋以草堂僅成。幸一光飾之爾。謹此咨布。餘留面敘。

又同前。

某啓。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尙未平。若苦不敢勸酒。莫可略枉顧否。蓋欲少接清論。不主於酒食物。亦令減滋味也。矧茲疾。某亦嘗苦。每蒙寬假也。更此啓啓。

與程文簡公天球。皇祐年。

某啓。哀誠迫塞。不敢時通記問。蒙存錄過厚。荷知有素。不當煩述也。賤累往來鎮下。特承差人送至。及勞賜稠重。祇以愧感。佳釀拜惠甚頻。增覲增覲。衰病咫尺。末由號一作就。見依戀依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啓。依戀之懇。略布具前。大暑中特煩眷接。累日連夕。不見倦色。私懷感著。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酒。累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啓。纔過長平。遂苦大熱。比及郡下。俗狀益勞。瞻想清宴。其可再得。餘當續具咨目。茲少敘。依依不悉。

又至和二年

蒙頒寄佳釀。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暮年矣。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秋涼必償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又同前

某啓。昨得請淮西。方作書乞舟。謀出府下。冀得一奉顏色。私懷喜幸。何可勝言。而改職未謝。恩旨復留。孤拙無庸。於時何報。進退遑遽。莫知所爲。重以屢煩朝聽。未敢輕有所陳。覲顏周行。碌碌而已。荷公愛顧。非比他人。出處之節。不敢自默。時事日新。未知如何。區區非紙墨所布也。秋熱。惟乞以時爲國自重。

又同

某啓。忽忽久疎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須一學士同列五人。皆以曾往。遂不敢辭。繼以虜中凶計。義益難免。然冒風霜。衣皮毛。附火食麵。皆於日疾有損。亦無如之何。比者當馳問。示諭柳湖嘉致。誠願有所述。以姓名附見爲榮。北行馬上。當得杵思。偶祕書歸省。願治行計。隨分牽率。鄙懷不能盡萬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某才識卑近。豈足以鋪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義不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執事。是用進退惕然。餘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同

某啓。辱賜問并錄到贈告。屢煩台端。悚仄可知。所要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餘。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愧汗而已。某自病起益疲。不能復舊。豈遂衰邪。碌碌處此。思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俊騎爲恨爾。大用猶稽。時事多端。思見舊德。物論如此。非諛也。未間樽俎爲適。亦有嘉趣。臨紙區區不能盡。惟冀爲國珍重。

與孫威敏公

元規。皇祐四年。

某僦居西郊。苟活無求於世。號奉几筵而已。諸事無便不便也。幸無恤。祇如下葬。茫然未有涯。然汲汲須

於明年了却某邇來目昏略辨黑白耳復加重恐知之西行漸相遠哀苦中瞻望依依范杜二家之子不歸京西此不足怪人事就易爾仕宦子孫多在北古賢亦皆如此不以去就爲輕重也某亦不忍以先妣有歸子孫以遠不得時省墳墓也哀切哀切

又同前

某叩首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塗大旆遂西卽日秋暑伏惟台候萬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見託哀苦中無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稱述至於辨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又艱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獎最深適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當勉力爲之更須諸公共力商榷須要穩當承公許作行狀甚善便將請諡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爲議大是一重公據請早揮筆祇見行狀亦當牽牽要之也入對少留應當西邁殘暑千萬保攝時乞惠問以慰孤窮

與蘇丞相子容同前

某啓哀窮苟活奄及仲秋孤苦之心何以自處昨急足還府嘗奉號疏必達秋涼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必歸府某此幸幼賤如常相見未涯嚮寒保愛因人奉此不次其再拜推官學士執事八月五日狀

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不記料錢券曆何在後來須繳納省中不知省中曾催否是王仲文手分託與問

之。

又同前

某啓。近急脚子還。嘗奉訊。專人至。辱書。審秋寒以來。體況佳福。脩苟自存活。諸況前書具之。此不繁述。職租極荷掛意。前者爲料錢曆子。承封送王仲文等狀。蓋當時作書。誤寫本爲添支曆爾。更說與問看。記得當時離南都時。似繳納了。恐未曾繳時。須要見歸着也。此中尋來。並不見故也。更爲王潯州緘紗如何。亦告。因書批及見解。勝喜賢弟被薦。歲杪多愛。某再拜。職田絲十二兩。有公文。却送還府。

又皇祐五年

某啓。近累累辱書。承夏熱。幕中清勝。某居此以來。事緒累次書中。應悉。但卜葬心欲速了。而事未有涯。絕無人相助。又無弟姪可使者。茫然中心。未知所措。吾弟替期。應亦不遠。公租極小事。煩挂意。悚悚。苟圖存活。所須至鮮。然有不得已處也。窮居危坐。病日既然。無以度日。又爲一妹喪夫。惻然無依。居處相遠。力未相及。添此一重煩惱。爾人還。作書回謝。事多。未能子細。思渴思渴。

又【疑】

某啓。晴色可佳。必遂出城之行。泥濘。竊惟勞頓。清明之約。幸率唐公見過。喫一椀。不托爾。餘無可以爲禮也。專此不宣。

又【疑】

某啓。雨晴便苦客多。牽強攀和盛篇。已不能如韻。實愧於詩老也。早來承見問所聞。再三疑惑。不審何事。彼有所傳。幸以爲示也。爲客在門前守定。寫簡不成。悉之。

又【疑】

某啓。拙詩趁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早來許行香後見過。何爲復輟。所欲示者何事。來日能見。願否。行香後乘涼。枉駕作一盃飯奉待。却有絕品茶數種可試。若所說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來爲幸。惟以方上號請告。不敢聚飲爾。其他並無害批示。某再拜。

又治平四年

某啓。近嘗奉狀。急足還。并遞中併捧惠問。所以慰誨存恤之甚厚。兼審經暑動履多福。乃誠瞻嚮。欣感可量。泫流駛激。承使舟即日東下。得與民吏奔走道左。豈勝馳情。謹先奉此攀迎。伏惟幸察。不宣。

又同

某啓。某以孤拙。蒙上恩憐。予之一州。俾養衰朽。又得在使部。遂依公庇。頓安危心。豈勝天幸。某至此已數月。幸歲豐盜息。民事亦稀。蝗蝻不多。隨時撲滅。承齋舫下汴。首及弊封。常得親受約束。面布懇誠。謹因迎迓人行。姑此上問。尊候不宣。

余皇祐庚寅歲爲南都從事。會樂安公來守留司。以余乃昔所舉送進士。待遇特厚。府中之務。皆以見屬。嘗謂余曰。愛君至誠。喜得其事。故事事奉諉。必不憚煩也。又嘗親書余考牒曰。才可適時。識能慮遠。珪璋粹美。是爲邦國之珍。文學純深。當備朝廷之用。又其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處。余亦荷其知照。於論議間。纖悉無隱。前後諸帖。雖祕藏之。或爲親識攜去者多矣。今聞公薨。謝感舊愴懷。不能已已。因索巾櫛。尙得數十紙。命工裝背。庶幾藏於久遠爾。熙寧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東陽郡思堂丹揚蘇頌子容題。

予在樂安幃府二年。日接論議。聞所未聞。府事之外。則章奏書疏。悉以見託。至於私家細故。亦多詢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自公之薨。予每與親舊語言。未嘗不及之。抑其風尙之可懷。故彌久而不能忘也。蘇頌子容題。

與王文公

介甫嘉祐年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爲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卽日春寒。奉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日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又嘉祐三年

某啓。近託揚州附書。必達。自拜別。無日不瞻企。秋氣稍涼。伏惟尊候萬福。毗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然及侍親爲道之樂。日益無涯矣。某快快於此。素志都違。諸公特以外議爲畏。勉相留。古之君子。去就乃若是也。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因其行。謹附此。啓起居。

又嘉祐元年

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尙未得見。因信幸乞爲示。此地。在廣陵爲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平甫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感。

與韓獻肅公子華嘉祐六年

某啓。多日思致。問近見發遣使臣來。請公用物。呼渠欲附書。待之終不至。遂以稽滯。不審秋涼所履。何似。某碌碌無所稱。遂爲朋友之差。第以體難輕發。當更小忍。慚爾君謨。自南歸。幡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遂當安也。仲儀頑健如故。惟不能屢相見。交游索漠。子華豈當久外。何時來歸。未聞因風時枉數字。猶足以慰衰病之懷。竊冒寵榮。不知爲樂。但覺其勞。與負愧爾。茶三二種。託賢弟致達。勿罪少。邊州早寒。惟爲時自愛。公儀云。謝禮闈唱和。已失二梅。可歎可歎。

與韓門下持國至和二年

承已受命未克馳賀蓋以治行徙居日併牽率也陰雨體況佳否小詩幸同作以送介甫因出見過思仰某再拜十三日何時可入史院幸先示諭爲望

與吳正獻公沖卿嘉祐六年

某啓奉別忽見新歲辱書承經寒動履休勝某以孤拙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此交親所共亮之也茲者遽叨誤選實出意外任責已重而無素蘊不敗何待見愛深者但可弔也然何以教之惶恐惶恐新春保愛以副瞻祝某再拜

又嘉祐八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併深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爲情緒蕭索無復前日唯握手一笑庶幾尙慰衰殘豈勝企望也未間盛夏爲時自重人還草率爲謝不宣

又同前

某啓公私多故稍闕致問自因山赴役事非素料每見奏削足知勞慮也亦承邇來頗有倫緒諒非精敏不能濟也某以衰朽謬膺器使當此多艱未知何以免於罪戾也卽此衰病之餘與兒婦輩各安恐知

又治平四年

某啓。遠遠台席。忽復更時。秋暑尙繁。不審動履何似。某向以孤危之迹。當羣論洶湧之時。獨賴至公。遏以清議。保全至此。恩德可量。赴職以來。日享安逸。茲爲受賜不淺矣。乃情傾嚮。豈勝區區。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啓。感激之誠。已具前幅。某十七日受命。行裝素具。適值久雨。積水爲阻。三五日始遂東歸。某此來。恩數出於望外。然猶有私門合乞恩澤。上煩朝廷。幸乞留念。一作意蓋他門不敢言。恃以親契。皇恐皇恐。某又上。

又治平元年

某啓。多故稍闕。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貴眷各安。某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衰。齒牙搖脫。飲食艱難。殊無情況。爾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當誌在下懷也。過年賓客書題。益集日益。區區修報草率。不以爲罪。春和。惟以時慎愛。

又熙寧五年

某頓首啓。某田野之人。自宜屏縮。而況機政方繁。猶蒙曲記其生日。睨之厚禮。仰佩眷意之篤。感懼交并。某以衰病退藏。人事或不能勉力。交親必賜寬恕。謹此以代布謝之萬一。

又熙寧五年

竊承懇章屢上。而中外瞻矚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懷也。近叔平白南都。惠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絕稀。始知風月屬閑人也。呵有會老堂三篇。方刻石。續納。兒子在宅叨聒。感愧感愧。

與吳正肅公長文嘉祐二年

某啓。前日齋所。却成叨聒。累日宿齋不易。承手教存問。雨勢不減。去年弊居上漏下浸。壓溺是憂。更三數日如此。當須奔避。皇皇不知何適。爲可居京師。其況如此。奈何奈何。承惠奇物。遠來更要新。如何可得也。呵感著感著。人還謹此不宣。

又同

某再拜。累日不瞻奉。渴仰可勝。酷暑中。承氣體清適。某自初旬內。嘗冒熱赴宿。爲暑毒所傷。絕然飲不得。加以腹疾時時作。遂在告數日。前下膀子。欲見以虛羸未任。遂復中止。更三五日。當出承手教存問。感慰感慰。謹此奉謝。

又同

某啓。在告累日。不獲瞻見。尤所企渴。辱教承餘寒體氣清佳。衰病極不自勝。左臂疼痛。繫衣搯笏。皆不得。懇告諸公。幾乎乞骸也。何暇復顧外論如何哉。承見諭。感仰感仰。乍出事叢。草草不悉。

又嘉祐四年

某啓。承奉祠齋宿喜體候清休。某參假方三日。左眼臉上生一瘡。疼痛牽連右目。不可忍。旦夕未止。又須在告。屢廢職事。豈得安穩。諸公不諒。未肯令罷。奈何奈何。承惠佳篇。甚釋病思。和得納上。目痛甚。書不得。勿訝。

又同

某病中聞得解府學。如釋籠縛。交朋聞之。應亦爲愚喜也。請外又須更作一節。般挈上下。重以爲勞。數日卜居稍定。遂得從公游矣。拙詩取笑。

又此帖乃是嘉祐三年二月誤寫此

某啓。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錄。欲告借一兩册。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吏閑坐。必不久滯。某遂赴班荆。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同

某啓。昨日聖俞處見一篇。又辱寵示。其鋒豈易當也。然自此極有工夫。却歸人道上也。呵云百司者。尙未見報來。不知的否。某已有祕閣唐書。便更無兼局。亦情願。臉瘡未愈。未得奉見。區區不悉。

又同

某啓。昨日奉見。偶忘咨問。爲親戚喬孝本避嫌。常易局。乞早與施行。況武平郎君例甚近。幸冀留念。前時

亂道數篇。必已寵和。專令咨請。望付人也。忙不詳悉。

又同前

某啓。在告久不瞻顏采。頓涼伏計。德履康裕。某病體得涼漸愈。思欲朝參以奉言宴。而假故須初三日方可出。昨見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勘。朝士唧唧皆爲不便。某亦思之。有數節未便。蓋爲害甚廣。然不知長文曾留意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所陳。未敢先此咨問。幸思而見教。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清勝。前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爲恨。東土雨雪不愆。年豐俗阜。爲郡之樂。想亦無涯。某衰病日增。勉強碌碌。卒無毫分以塞咎責。奈何奈何。前日賞花釣魚。獲侍清宴。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事。獨恨長文不在爾。嚮暑政暇。惟以時自愛。因風惠問。以慰瞻渴。

又治平二年

某啓。以公私多故。久不奉疏。秋暑伏承孝履支福。賢郎來。因得開動靜。粗慰瞻企。然而倚廬遠去城邑。飲食非便。亦承臟腑不調。諒由蔬食所致。某向居憂於穎。每每因食素生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復。此在典禮。亦當從權。前時傳侍講還朝。尤病甚有羸色。久之方復。公奉侍慈顏。尤當勉彊。問食少葷味。

以養助眞氣。交舊奉祝。惟此爲切。餘不煩言也。亦知室居稍亦完緝。嚮寒更冀節哀慎護。以副瞻祝。

又治平元年。

某自春末家中疫疾。深夏甫定。遽此水災。驚奔不暇。僅有餘生。入今年來。兩目昏甚。屯滯百端。直以京師饑疫。復此水患。上心憂勞。正當竭力。未敢請外。其如無所裨補。其責愈深。奈何奈何。賜茶數餅。表信。然亦不宜多飲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脩赴職已旬餘。幸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塞拙之迹。臨禍獲全。荷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閑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不淺矣。昨過潁尾。蓋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產益佳。巨蟹鮮蝦。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毫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斂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爲善人良士所賴。惟爲國自重。以副區區。不宜某再拜。

與蘇丞相子容皇祐年。
〔已下續添〕

誠如所諭。甚善。早來所聞。是生開者。河道云太淺。却高如西面二尺已來。更請子細看過。或果如此。卽更須那王開令深峻。方可行水。仍云大抵近東河底漸高。恐流水不快。千萬且與掛意。某兩日拖病。來日方可到城外。恐知之。某白子容足下。

又不和元年

某自去秋扶護南歸。水陸往還四千餘里。幸無風水之恐。得遂安附。哀苦中獨力。粗如私願。其如水往陸還。奔馳勞苦。故自春多病。僅有餘生。中間承改秩召試帖職。未遑爲賀。亦以哀苦杜門。少見人便故也。卽日供職奉親外。氣體休佳。某六月當勉從人事。未知所向何方。相見未可期。企仰企仰。因人不惜垂問。此外珍重。某又問。哀苦中承示啓事。相知何必更如是。未禫除。稽於復謝。諒可情恕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爲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沐惠問。適以合宮大禮。前後事叢。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潁城佳郡。足以優賢。然當舒發遠大。則難久留也。未間湖園亦少資清興。某衰病碌碌。厚顏已多。有名卽得引去矣。未果談款。初寒。以時愼愛不宣。某再拜知郡子容學士足下。十一月一日。

與杜正獻公慶曆年
見英辭類藪。

某頓首啓。仲秋漸涼。伏惟致政相公尊體起居萬福。前者所遣人還。伏蒙寵賜書答。因得備問起居之節。進退之宜。私心喜幸。何可勝道。淮南歲旱。飛蝗羣下。來自淮泗。至秋暑毒不解。不審治汴如何。更望順時倍保尊重。

又慶曆年
見英辭類藪。

某頓首。山僻少便。闕於修問。伏惟台候萬福。進士曾輩者。好古爲文。知道理。不類鄉閭少年舉子。所爲近年文。稍與〔疑〕後進中如此人者。不過一二。閣下志樂天下之英材。如輩者進於門下。宜不遺之。恐未知其實。故敢以告。伏惟矜察。

【與杜正獻公第一帖】尊候一作尊體

【第四帖】當時欲欲字疑

【與呂正獻公第二帖】瞻邇一作瞻近

【與曾宣靖公】幾廢絕一作幾至廢絕手誨一作手教事起多端一作事紛然多端

【與孫威敏公第二帖】請早一作早請

【與蘇丞相第三帖】思渴此下一有容足下十一月一日一十六字于簿知不安來。今應安也。見且伸意帖後又有此一十四字

【與王文公第一帖】得相見三字一作得書

卷三

與趙康靖公叔平。至和三年。

某啓辱教并高郵二書不勝感刻足以仰見仁人之心惻物垂憫之深也方欲專馳人去請時暑重煩揮翰來且併伸面謝人還姑此

又至和三年七月

某啓累日阻拜見不審尊候何似某爲水所淹倉皇中般家來唐書局又爲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却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棧子露宿人生之窮一至於此人馬隨多少借般賤累幸不阻

又嘉祐四年

某頓首啓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鄆去京師不爲遠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興居而動輒逾時雖云人事區區實亦可責也某昨衰病屢陳蒙恩許解府事雖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豈勝感幸卜居城南粗亦自使自在府中數月以几案之勞凭損左臂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愈天府孰不爲之獨衰病者如此爾東平風物甚佳爲政之暇想多清趣更冀爲朝自重以俟嚴召遞中謹奉此有懇如別幅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篤行之士也昨來科場偶不曾入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遑遑無所之往時間鄆學可居所資差厚可以託食而焦君以郡守貴候難以屈迹今遇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高明必亦聞此但恐鄆學難居今已有人爾若見今無人則焦君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資爲

政之一端也。更在高明詳擇可否。俟有寵報。決其去就也。謹於遞中布此懇。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壯者皆苦不堪。況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告數十日。近方入趨而疾又作。動輒伏枕。情緒無惊。深思外補。以遂初心。而唐書不久終篇。用是更少盤桓。侍祠既畢。當卽決去。形容心志。皆難勉強矣。焦秀才事。荷挂念。方走淮南。欲挈家。而其婦翁作省判。遂被留連。勢不能去。然渠感愧非一也。某久欲作書。屬病。今猶居告。自叔平兄去後。子華作憲。遂鮮歡。

又同前。

某啓。近嘗奉狀。秋雨早寒。不審尊候何似。昨辱書。言郡封不安。勞慮醫藥。數日前。聞果不起。伏惟哀悼之懷。何以堪處。無由陳慰。徒用瞻仰。叔平素喜浮圖之說。死生之際。固已深達。茲顧未能頓至。無念。諒用此。可以少寬哀苦之情爾。交游無以爲言。聊以此寒悲。奈何奈何。更希爲國自重也。謹於遞中附此。

又嘉祐五年。

某頓首啓。伏承榮被制書。入司天憲。中外欣愜。以謂肅政綱。以重朝廷。於茲有望焉。至於朋舊。又喜來歸。獨不得親款宴言。以爲恨爾。竊計旌旆已及郊畿。無由瞻迎。溽暑。惟爲國自重。

又熙寧二年。

某再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事多稽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即日隆暑。伏惟台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間之樂。大愜雅懷。回視塵瑣。必深閔歎也。某衰病日增。尙此遷延。爲愧不淺。然亦不晚。必能勉追高躅也。瞻見未涯。惟冀順時加重。

又熙寧三年。

某衰病退藏。人事曠廢。理無足怪。然亦不承問。不勝傾馳。屢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粗審動靜。喜承台候萬福。嚮嘗辱許枉顧。雖日企竚。乃出於乘興。不敢坐邀。然又思穎之請。決在此春。若得自乘一鹿車。造門求見。亦未爲晚。未問春暖。惟冀以時衛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啓。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絕。養成疎慵。稍闕拜問。塗中忽辱書。頓慰岑寂。嫌審經寒。尊候萬福。某衰病如昨。目足尤苦。殊不少損。茲亦老年常態爾。閑居之樂。無待於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爲難得。自安道得請南臺。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羨慕。所承寵諭。春首命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未有此盛事。一日公能發於乘興。遂振高風。使衰病翁因得附託。垂名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榮。可勝道哉。在公勉強而成之爾。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當世嘉祐三年。

某頓首。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爲感何已。冬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衰病。期一作得一小郡養拙。三二年間。謀一歸老之地。此願未獲。遽被責以吏事。精力耗竭。何止彊勉不出。歲末春初。當有江西之行矣。薛親幹敏。河東風士。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幸甚幸。某爲目疾。爲梗。臨紙草率。惟冀鎮撫外。以時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移鎮合肥。嘗一得奉狀。其後區區更闕附問。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似。慮在淮南。爲劇郡。竊惟下車布治之初。常少煩條教。旣而可樂之趣。則有多於他邦也。伏惟視政之暇。爲時自重。佇俟來歸。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

又嘉祐五年

某啓。伏自移鎮肥上。嘗一奉書。忽已踰歲。續雖乏馳問。然瞻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卽日春寒。不審尊候何似。某以衰病無堪。自解秩天府。於今一朞。正以唐史殘編爲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南去。世事老來。益有可厭者矣。自當世治肥。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某亦以地僻。少有來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皆願還歸。未間向暖。惟冀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慮去京師不遠。計可備聞。難於紙筆具道也。當世據名藩。優游文史。自足爲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賢士。而獨在外。與相知之私。立欲公來歸之速爾。某衰病俱攻。去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去。柰何柰何。原父雖歸。子華作憲。朋友益蕭索。當世尙壯。及時讀書行樂。此外稍隙時。當得數奉問。大熱更冀自重。

又同

某啓。自承移鎮金陵。遂疎奉問。經暑。竊惟體履多福。江山之勝。實足以資清興。而賢者久居於外。豈朝廷之意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某衰病迫於歸計。唐史奏御。遽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無所補。退不獲志。負愧周行。不知所措。一作處相見益無涯。惟爲時自愛。以副瞻望。

又同

某啓。自成書請外。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二三公過爲顧慮。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便也。柰何柰何。本欲爲郡下客。少溷主人。復未可得。然使少遷延。終當必償夙志也。濟叔窮居。得當世在鎮。必以慰意。不久當應稍起。此公議久所鬱鬱也。前承惠碑。多佳者。甚濟編錄。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應梁陳碑。及蔣山題名甚多。境內所有。幸爲博采。以爲惠實。寡陋之益也。病暑草率。

又同
前

某啓。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厥嗜尤篤。而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爲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爲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於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爲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邪。雖然。敢不竭力。辱諭。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附此。俟渠行。別當奉狀也。

又嘉祐
六年。

某啓。衰病碌碌。無所稱。徒負愧恥。區區強顏。人事廢曠。久闕致問。但深瞻企。昨承進寵經筵。而尙留居外。未足以慰士大夫之望。實非交游之私論也。辱惠書。承經著涉秋。動履清安。江山英勝。聊助公餘之興。未嚴召問。希爲國自重。

與王副樞景繁
嘉祐五年。

某啓。自承軒騎歸止。屬以多故。未克祇謁。喧和竊密。氣體清安。適辱簡誨。兼示鄭州書信等。偶在院中。定題。不時爲答。深所感愧。謹馳此爲謝。幸加恕察。不宣。某再拜。景繁舍人閣下。八日。

與王懿敏公仲儀
嘉祐二年。

某啓。數日之間。併承寄惠鱗粟。雖不得書。亦喜尊候萬福。某居此。如魚鳥之池籠。歲律忽已適盡。衰病日復侵攻。交游多在外。塊然處此。情緒可知。今日得蔡大書。言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端。相見何時。況開年決求南去。遂益爲胡越也。惟以時自重。臨紙區區。

又嘉祐三年

某啓。稍不附問。新春尙寒。不審尊體何似。歲月不覺又添一歲。日日益昏。聽日益重。其情悰則又可知。嚮者公靡錢業。知已息。就令不息。徒喧噪人耳。何足恤也。邊州無事。誠爲可樂。然俗吏亦不能也。近來班著蕭條。羣賢在外。皆當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不變。其弊乃爾。其他時事。不能悉具。惟過年益區區。但時與韓三吳大相從爾。燈夕却在李端怒家爲會。諸君皆奉思也。數數附回州人書。皆不親付。常意不達。今偶此人取書。適在家。湖柑閑寄數十箇去。到彼得三四不損。尙可表意。若遂無可入口。亦無如之何也。不罪不罪。因人幸時惠問。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自貢院出。得所寄書。伏承春暄。氣體清福。兼知深樂北上之善。爲郡處處皆佳。況此帥府維盛。邊鄙無事。固足以優游也。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靜。緣累舉科場極弊。旣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權貴人家。與浮薄子弟多一作爲。在京師。易爲搖動。一旦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頗當實材。旣而稍稍遂定。去冬求洪

并未得便差主文。今既喧噪漸息，遂復理前請期於必得也。中年衰病尤甚，自出試院，痛不能飲，人生聚散，安能區區於此。進無所補，退又不能自遂，在苒歲月，有甚了期。其他非筆墨可述，惟爲國自重，因人時枉問，以慰無廖。

又嘉祐三年

某啓。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來朝當得相見，不意遂爾西行，實增怏怏。又聞闕遠，却於沿路盤桓，深欲奉狀，以莫知旌旆所止，不審卽日春寒尊候如何。計以仲春至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仲儀雖爲同甲，然心意壯銳，諒可爲樂，難以病夫忖度也。諸賢在外者爲復來歸，獨公遠去，相見何時。某非久於此者，然素志未遂，心往形留，因指使來辭，得附書，新春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去歲秋冬已來，益多病，加以目疾，復左臂舉動不得，三削請洪，諸公畏物議，不敢放去，意謂寧俾爾不便，而無爲我累，奈何奈何。然且告他，祗解府事，必可得，不過月十日，且得作閑人爾。少緩湯火煎熬，有無限鄙懷，不能具述。薛婆老亦多病，於錦繡無用，祗是兒婦輩，或恐有所要，臨時奉煩爾。土宜歸日，惟好且當正如寬厚之說也。呵酒絕喫不得，聞仲儀日飲十數杯，旣健羨，又不能奉信。蜀中碑文，雖古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取來，如今祗見此等物，粗有心情，餘皆不入眼也。遞中續得來書，京師自立春泥雪，至

今凍屍橫路。遂罷放燈。經節不敢過諸人。皆云寂寞。恐知恐知。疎拙無佳物表意。不怪不怪。

又同

某啓。昨在府中。區區不時奉問。理不爲怪。自罷去。益忽忽度日。不能爲一事。公私俱廢。此所以日夢南歸。視居此如桎梏之思脫也。自仲儀到蜀。未嘗承問。但時見宅中子弟。問動靜。云起居甚安。異方下車。必煩條教。計今人情習安。粗可以爲樂矣。因書幸示。某昨在府。几案之勞。氣血極滯。左臂疼痛。強不能舉。罷居城南。粗得安養。迄今病日。尙未復差。厭苦人事。實不能支。祇候夏秋。唐書了成。褫却梅二。遂決南去。未問時得奉問。夏熱爲國自重。

又同

某啓。區區多故。久不附問。不審尊體何似。自春中曾一奉狀。尋於遞中見答。昨見公謹。云得仲儀書。怪某久無信。蓋亦未嘗得仲儀書也。但聞蜀人與自西歸者。言善政日新。兩川蒙賜。聞之竊喜。大用之有期也。某益多病。日昏手顫。脚膝行履艱難。衆疾並攻。唐書已了。祇候寫了進本。遂決南昌之請。自此可圖一作。盪處矣。京師事體亦迫促。動有嫌忌。無複縱適。歲暮索然。殊尠歡意。惟希公外多愛。因暇時作數字。以慰瞻企。

又嘉祐
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亦久不辱書。惟見諸賢姪。得聞動靜。前日郵中。忽承惠問。喜涉夏秋。體履休勝。深以爲慰也。某自罷府。又一歲有餘。方得唐書了當。遽中前請。懇乞江西。前後累削。辭極危苦。而二三公若不聞。近年眼目尤昏。又却送在經筵。事與心違。無一是處。未知何日。遂得釋然。一償素志於江湖之上。然後歸老。汝陰爾。昨蒙詔諭。俾請假。既以地遠。暫歸不能辦事。又一請假。後難更請。郡以此不敢。但更少盤桓。會當有時。得歸爾。承見問。所以略道一二。終日區區。不曾勾當。得公私一事。人事殆廢。以此不時作書。應不爲怪。嚮寒爲國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啓。近嘗於遞中。拜問辱書。承春寒動履佳安。兼蒙遠惠佳篇。寔病之人。豈敢萌心。至於自頌。惟知憂世。而衆論實可多懼。獨見愛之深。至於歌詠。感愧感愧。數十日來。茫然未知所爲。答問後。遂如此。其何以免於罪戾。老退之心。不敢望有所立。以希名譽。但厚恩當報爾。仲儀何以見教。寶臣雖不久當發。其如遠甚。計須夏方得到闕。鄙懷千萬。不能具述。惟期握手爲一笑爾。感作少暇。當勉強爲答次。因書略道區區。餘寒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春以來。私門多故。遂闕致問。兼承歸騎已東。但日冀相見也。碌碌於此。忽焉半歲。思去之心雖切。

而未行以發。近外處相知多見問以求罷太速。不知何以傳此。豈中外人情已欲其去邪。不相見數年。人事百變。前夕清卿之室。已與擇之共牢而食。士夫聞之。莫不竊歎富貴浮名。何可久恃。至於妻子。亦不能保。然盛衰之理。固常如此。奚足爲之悲也。君謨已歸。幡然一翁。病勢自到京來頓減。前日與余廣州在弊齋閑會。坐中相顧。歷道諫院中語笑。但奉思爾。衰病索然。百事俱懶。惟故人相見。庶幾有少清況爾。瞻近匪遐。跋履之勞。更宜避暑慎攝。

又同

某啓。人至辱惠。以佳篇。豈勝珍誦。益見治煩餘暇。猶能及此。弊齋有菊數叢。去歲自開。便邀諸公。比過重陽。凡作數會。今秋無復一賞。軒裳外物。爲累於人。細較其得失。何用區區。自仲儀與數公自外歸。甚思少奉從容。殊未有暇。今有會。亦不放曠。可歎可歎。值夜且奉此爲謝。

又同

某啓。區區不得數奉言宴。可勝瞻勤。昨日以疾病發動。請告家居。不知賢郎寵過。今日見二公言請許。此實仲儀附就秉鈞者。當以爲慚爾。然佳郡不遠。且少盤桓。聊爲偃息也。某衰病漸不能支。更見楊樂道長往。同甲勾落太半矣。深思一作壘處。未有去端爾。客多偷隙作此簡。鄙懷欲述者多。不覺怱怱。

又同

某啓。近以口齒淹延。遂作孽。兩頰俱腫。飲食言語皆不能呼。四醫工並來。未有纖効。聞仲儀有蜀中真山豆根。乞一二兩。病苦加以餓損。齶然疲臥。不暇及他。不罪不罪。

又嘉祐七年。

某啓。少別忽已更月。秋氣漸清。竊惟動履勝常。受署方初。宜少煩條教。吏民既已蒙惠。則湖上清曠。浩然放懷。可以遣外世俗。區區可憎之態。至於憂悲煩惱。亦自以理遣之。某竊位於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且。負抱愧恥。何可勝言。獨於朋友之間。常懷區區之願。如此而已。謹奉啓咨問。

又同前。

某啓。自別日。欲致問。而公私多故。賢郎訪及。得聞動靜。則云甚安。昨日公謹相過。迺云近少違和。豈非追感悲戚。使然邪。此事實難遽遣。其如無可奈何。當推以至理。不得不少自寬釋也。竊計即日。悉已平愈。如常。不勝瞻想之誠也。某至今猶爲風毒所苦。情緒蕭然。不知名宦何處爲好。合宮禮近日益牽忙。不勝勉強也。其他區區臨別。亦嘗少道。祇得如公西湖之樂。一二歲。比謀成歸計。遂爲田畝之人矣。難信之言。不敢爲疏者道也。相見未期。但增引領。因風枉問。以慰勤企。

又治平元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奉狀。蓋以衰病交攻。心力疲耗。而憂責無涯。日苟一日。是以百事皆廢於因循。然亦

久不承惠問。但屢見賢姪賢郎。得聞動靜。新歲晴和不審尊體何似。滿園清曠。春物嚮榮。然尚在邊音。必未欲會聚。其如間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略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怪也。嚮暖千萬加愛。

又同
前

某啓。久不蒙惠問。方積瞻思。指使來。忽辱書。可勝欣慰。兼審靜鎮安閑。放懷取適。自非嚮用全福。何由及此。固健羨之久矣。某疲病不支。憂責無際。自匪獲罪。譴困廢。不能薄展微効。捨是三者。未有偷安之計。自齒牙浮動。飲食艱難。切於身者。惟此一事。既已如此。其他復何所得。然則勉強於茲。顧何戀也。因仲儀有見憫之言。乃略及此。經春潤澤。稍足相去不遠。必同和暖。更希爲時自重。

與王懿恪公

君既至
和二年

某啓。日思奉問。別後人事益多端倪。但見邸報。知已禮上。秋冷道塗。貴眷各安。某幸如常。昨受命使北。初欲辭免。蓋以日疾畏風寒。兼多著綿毳衣服。不得其如受勅之日。北人訃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辭。因改爲賀。使行期頗緩。正在嚴凝。與君既行時無異也。家中少人照管。且移高橋。去薛家稍近。然公期管勾。往來須及百餘日。但得回來耳靜。便是幸也。呵。自大旆西行。羣議遂息。請無過慮也。佳時美景。臨觴之樂。不可涯。得失外物。可置而勿問。其餘達識。以道消息。故不待言也。

又嘉祐元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伏承履茲新正。台候萬福。少慰翹企之素也。某尸竊於此。思逃罪戾。未知其所。年齒日增。心意日耗。歸洛之興。何可遏。承示許以下鄰。亦一時盛事。但須公功業成爾。否泰常理。亦難稽久。豈止交親之願也。陽候嚮和。惟冀以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啓。太祝來得詢動靜。甚詳。尋又辱惠書。承經寒尊候萬福。門內諸貴愛康安。深瞻浣想。居秦久。議者皆謂當還。不然。遷鎮近甸。應在朝夕。浮議多端。惟靜安可以銷弭。修唐史。已寫進本。然卷秩多。須數月了。南去有期。心欲飛動。過年衰病益侵。見諭辯欲加收錄。此子庸鷲。詎可出明公門下。奈何爲誤聽。但與家人大哈爾。徐當議未晚。賢郎在郡下。殊乏祇迎。悚愧悚愧。漸暖爲時自重。因賢郎行。謹布區區。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因急足還府。略有謝懇。即日春寒。仰惟鎮撫外台候萬福。某尙此遷延。又見春花益盛。第以日病眩晃。不勝飲酒。鮮棕爾。不審大府花時如何。憶曩在彼。不甚盛也。前承問及石研。今且致三枚。續當更求佳者。咫尺瞻企。惟以時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以衰病碌碌無稱。莫寒咎責。徒自爲勞。區區久不奉記。屢見家人得書。承夫人尊候。微有違和。兼知來召夏醫。方欲馳問。太祝遽至。得聞子細。喜已漸安。兼見過客。言花時名園。數有家會。聞之益用爲慰。某自過年兒女多病。小女子患日。殆今未較。日頗憂煎。前日太清賞花。省自入館。惟景祐之會。以選人獨不與。殆今二十五年。始遇茲盛事。是日兼承見寄絕品。雖有已凋者。然所存不勝其麗。見之病日開豁。勉強飲數酌。以當佳惠。閑恐知也。見太祝言來擇堵。茲事難於倉卒。宜精慎也。多日欲作書。適聞有專人立草。此其他諸懇。俟太祝歸時致狀。

又同前。

某頓首。近於遞中嘗獻拙句。急足遽至。承賜手書。兼惠新笥。併增感愧。竊審春和體況清福。普明寺卅年前亂道。宜爲削去。以藏醜拙。迺蒙刊著。何以堪之。春旱差遠。京洛肌民。亮煩賑卹。計亦不廢行春也。某忽少貺。真蹟如此寫。第未能遂去。餘無可言爾。薛司勳過府下。事有可詢。當得其詳。惟以時爲朝白重。不宜某手啓。上留守尙書學士。清明京醞二器聊表意。但患人力難致。偶薛君有卒。擔之爾。

又同前。

某頓首啓。自薛司勳行後。更闕奉狀。見家人得十四姨夫人書。竊知近苦牙痛。道家修養。先於固下。不宜有此疾。然此患。中年以後人皆有之。患者醫方亦多。難得効。某數年來頗以爲苦。用藥多。殊未有驗。近於

張唐公處得一方。他言親用有效。然亦未會合。今粗錄呈。可試用也。春旱甚闊遠。以貽上心。焦勞之慮。近躬禱太一。遂獲嘉澤。河洛間應已霑定。民歲當有望。不審邇日爲政外。尊體何如。更希慎攝。因附藥方遞中。謹此咨問。

又同前

某啓。謝懇已具如右。秋寒台候萬福。某衰病忝冒。以寵爲憂。自省蹇拙。曷嘗敢萌此望。人亦曷嘗期此。然事出意外。猶竊叨據。君覲材望德業三十餘年。一日歸副具瞻。以快士大夫之願。老朽之人。當在汝陰田畝。與農夫野叟相賀。人事固常如此。所示排擯。曾何之恤。矧洛政善譽。初無間言也。恐知之。以新忝命。人事紛紛。致謝稽晚。惶恐惶恐。

又同前

某啓。自叨竊非望。嘗於郵中致謝懇。即日冬候。遂爾凝寒。仰惟動履清福。某勉強衰病。才薄寵益。損必隨之。親朋見愛。何以爲教。有望有望。見家人言十四姨夫人。昨夕違和。喜已平愈。公期由此專去省候。鄙悽區區。因語一可詢問。凡諸委瑣。不復煩言。歲晚慄慄。惟以時爲國自重。

又治平元年

某啓。嘗自遭國卹。公私事緒既多。而衰病之年。憂哀並集。餘生朽質。殆弗能支。頓於人事。瞻闕交親。宜以

相寬。自春不常拜問。然昆弟多在京師。辭九與二夫人書信。時時獲聞動止。卽日秋暑猶盛。不審寢味如何。朝家方恃羣賢。共此康濟。邊寄雖重。難恐淹留。未候見問。惟以時爲國保重。

又治平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手書。承履此春和台候萬福。某衰病眊然。思一藏拙之地。未能遂心。日夕勉強。不勝其勞。其餘幸悉如常。承示諭請親。尙未見奏削安道特地。以親爲辭。必留滯旌車。然辭官亦當俟報爾。適以私家少故。牽忙作書。不周謹。惟爲朝自重。以副區區。

又治平三年。

某啓。近併捧遞中專人所惠三書。竊承經暑台候萬福。貴眷康寧。粗慰瞻企。諭以請洛之意甚詳。自公留滯於外。士大夫之論鬱然。而當職者負慚與責久矣。今茲所請。在理何疑。諸公諒不煩丁寧。某又可知也。有欲知者。私門所便備問及爾。亦已盡諭。但奏削尙未至爾。某瘡病蕭然。昨屢乞懇。以經此詆辱。於國體非便。第顧勢未得遽去。以此強顏。成何情況。事有所激。實如來諭。其諸多端匪遠。可以面敍本末。餘當續報。惟酷暑爲時自愛。

與執政熙寧三年。

某再拜啓。仲夏炎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官守一作守官居外。具瞻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今迫以懇悃。不能自

默某衰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強。遂有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間以接奉春陽。攻注眼目。服藥過度。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亦兩曾奏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外。莫不驚憂。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別無大過。遂以爲可委爾。其如東州祇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邊事。又幸豐熟。其如老病。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而過往不察其詳。反以廢職爲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并晉一路。外鄰二敵。使某不病。亦不敢當。況庭悴不能策勵。已具劄子細陳。乞免此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實。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更不復云。惟早賜允俞。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與馮章靖公第五帖】獲志一作獲心無涯一作未涯

【與王懿敏公第五帖】古碑斷缺一作古碑斷缺疎拙二字上有性字

【第十帖】清況一作情況

【與王懿恪公第九帖】致謝懇三字上有略字

【第十一帖】牽忙此下一有人還二字

【第十二帖】自愛一作愛重

書簡

卷四

與余襄公安道 慶曆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爲別五六歲。未嘗一日不企而南望。然某攜老幼。浮水奔陸。風波霧毒。周行萬三四千里。侍母幸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而無稱邪。安道又不幸丁家艱。窮居極處。一有處字。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況欲施於他邪。嗚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歲區區之思。廣文曾生文識可駭。云嘗學於君子。略能道動靜。因其行。聊書此爲問。

與王文恪公樂道 慶曆八年

某啓。至節方欲拜狀。遽辱惠問。感愧感愧。新陽納慶。奮發賢蘊。以澤斯民。不勝祝願也。某近以上熱太盛。有見教云水火未濟。當行內視之術。行未逾月。雙眼注痛如割。不惟書字艱難。遇物亦不能正視。但恐由此遂爲廢人。所憂者少。撰次文字未了爾。恃相知。敢布。深寒保重。

又皇祐初

歐陽文忠公集 十七 書簡

某頓首啓。昨日州吏行。嘗奉訊。徐君來。具道相見甚慰。所懷某此幸。郡小事稀。苟見惡者。稍息心。此亦安然矣。自到此。公私未嘗發尺牘。惟有書來。卽答。餘外。惟自藏於密。但時有一二文字。此事吾徒斷不得爾。進取不可下。大禍患當避。自餘愛惡。豈能周卹也。到此極無事。所恨漸老。益懶惰。空過日月。不曾成頭段。著得些文字。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許。所闕書。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苟有著述。無惜寄示。李習之文字。序附上。冬冷保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區區久不附問。人至辱書。具承動靜。康和。姑以爲慰。某寢病處。此數月。不爲住計。遇事在目前者。遣之以自免過。其他如在郵傳也。自期以半歲求解。復尋江西前請。比可得。亦須來春矣。此外毀譽。都不曾問。十年不曾燈下看一字書。自入府來。夜夜燈下閱數十紙。目疾大作。一月之內。已在告如此。安能久於此乎。書果亦以此見愛。眼稍開得。縱兩日。猶在告中。惜日力。又不可不自書。草率。保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啓。自承大旆臨許。更闕拜問。蓋以衰病無惊。人事多廢。恃賴相知。不以書信。疏數爲意。爾人至。惠教益荷。勤眷兼密。經秋尊候。康寧。併增感慰。氣節嚮寒。未召用問。惟冀爲時自愛。以副區區。

又同前

某啓。病日艱於書字。咫尺闕奉狀。蒲支使者過府下。云得請見顏色。尙覺清瘦。辱書承手足。遂已輕安。其慰可量。公之功在朝廷不淺。所蘊未施萬一。穎田謾置之。爲他日計。亦無害。累嘗具此獻說爾。某以決計止在來春。亮可奉爲徐求也。人事日新。閑處尙有所聞。然益覺靜勝爾。日夕欲奉狀。續當馳啓。茲不具悉。餘乞慎藥食以自輔也。

又同前

某拜啓。近急足自府回。辱書承此初涼。動履清福。甚慰勤企。兼審中間小疾爲苦。喜已平和。仁政清簡。歲豐民樂。亮足頤神。某衰病難名。凡老患或耳或目。不過一二。諸老之疾。併在一身。所以歸心不得不速也。蒙惠藥方。益荷意愛。已依方合和也。咫尺未涯。瞻款惟時。自愛。

又熙寧三年

某啓。某以閑僻。養成懶慢。久闕拜問。專人辱書。感慰曷已。某此幸藏拙。極遂優安。其如衰病侵凌。加以私門煩惱。無復情踪。亮由福過災生。致此爾。所以量分知止。切於思歸也。咫尺莫奉。宴言歲暮。隆寒伏冀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年齒日加。衰殘日甚。理所宜然。不足多怪。昨者蒙上哀憐。信其實病。免并得蔡。恩出萬幸。兼去穎數程。

便於歸計。再尋前請。不遠朝夕。承樂道亦有卜居許下之意。柴車藜杖。歲時往來。此自一段好事。古人難遂。蓋公素蘊未施。盛年方壯也。若某則實難策勵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啓。昨蒙上恩。閱其衰老。許遂退休。自杜門里巷。人事幾廢。以是久闕致誠。而雅眷不忘。惠然垂問。誨諭稠重。以慰寂寞。於交情乃見之。時以勵俗。風義所及。其利博矣。非止病夫之荷德也。感愧感愧。兼審經寒。台候萬福。閑中優幸實多。但交親益難會見。此爲區區。歲晚凝冽。惟宴居頤養。以需復用。

與滕待制子京 慶曆五年

某頓首。自夷陵之貶。獲見於江寧。逮今十年。而執事謫守湖濱。某亦再逐淮上。音塵靡接。會遇無期。則人事之多端。勞生之自困。可爲歎息。何所勝言。急步忽來。惠音見及。伏承求卹民瘼。宣布詔條。去宿弊。以使人。與無窮之長利。非獨見哲人明達之量。不以進退爲心。而竊喜遠方凋瘵之民。獲被愷悌之化。示及新堤之作。俾之紀一作記。次其事。舊學荒蕪。文思衰落。旣無曩昔少壯之心氣。而有患禍難測之憂虞。是以言澁意窘。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闕達之志。而無以稱岳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強不能以副來意。媿悚愧悚。秋序方杪。洞庭早寒。嚴召未聞。千萬自重。

與章伯鎮慶曆五年

某頓首。山郡僻絕。不與人通。每辱誨問。何勝感愧。某材薄寵過。得禍甚輕。獲此優安。至爲天幸。伯鎮尙淹江郡。忽已踰年。大亨有時。先以小抑。亦通否之理然也。惟冀自愛。以副瞻禱。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州幹至。蒙問以書。承此新春。福履休裕。詩文新作。金石交奏。某處窮僻。不接先生長者之論久矣。忽然得之。開發鄙滯。況得見其人。接其道。其樂宜如何哉。此志未諧。惟用瞻企。保重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郡。辱誨以書。承臨郡之暇。寢味休適。可勝瞻慰也。示及傳記三本。文偉意嚴。記詳語簡。而賞罰善惡。勸戒丁寧。述作之功。正爲此爾。欽服欽服。某幸閑僻。甚可尋繹。然獨懶於撰述爾。嘉話未卜。冬冷。千萬保重。偃虹隄記。滕侯牽強。不意敢煩餘暇。特與揮翰。荒惡之文。假飾傳久。感媿感媿。

又皇祐元年

某昨以目病爲梗。求穎自便。養慵藏拙。深得其宜。泛舟長淮。翛然其樂。急足遠至。辱書爲別。且承春暄。寢味多福。相去益遠。瞻望徒勞。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復生意。交朋淪落殆盡。存者不老卽病。不然。困於世路。愁人愁人。就中子美尤

甚。哀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爾。盛作。俟至西湖。方快吟味。淮陽若區區到彼。必少祛俗慮。尙可勉強以攀作者。惠茗正爲所少之物。多荷多荷。自病來。絕不飲酒。尤爲無聊。正藉此物以增清興爾。

與王郎中道損 慶曆八年

某啓。向在河朔。嘗辱書爲誨。人事多故。未暇復問。尋而又聞子野之訃。值某遷郡淮南。扶挈老幼。凡再登舟。再出陸。始至弊邑。用此亦未暇與交游相弔。子野之賢難得。此天下公議。其惜之。若相知之難二字一作與相得。則某私恨亦有萬萬不窮之意。苦事苦事。自古賢者無不死。惟令名不朽。則爲永存矣。凡朋友爲子野痛惜者。惟可以此一事自寬而已。范公誌文詳悉而實錄。甚善甚善。新歲伊一作甫始。千萬保重。以慰瞻詠。

又嘉祐三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經寒爲政外。福履清康。實慰瞻企。某衰病不支。遵蒙以煩冗驅策。不敢固辭。其實非所能。亦非所樂。又非所堪也。居華已逾年。當別有美用。承見諭。敢不如教。某病日十年。遽爲几案所苦。冬至後。自當請麾南去矣。嚮寒保攝。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見諭碑文及拙詩。續當遞中奉寄。蓋以唐書甫了。初謂遂得休息。而却送本局寫印本。一字之誤。遂傳四方。以此須自校對。其勞苦牽迫。甚於書未成時。由是未遑及他事。以屢失信於長者。不避忉忉。承

首塗有日。旦夕當詣謁。人還。且此不能盡所懷。

與杜大夫慶曆八年

某再拜。久不聞問。經夏涉秋。榮侍外體履多福。近爲潭魏河決。淮南例令勸誘人戶進納梢草。淮人既貧。而道遠期促。絕無應命者。朝旨勸誘。使人傳宣。又令差定。莫知所從。南京亦必須有指揮。不知本府如何。壁畫見勸到。人戶多少。如何誘之。孰是差定。某才薄能劣。受恩厚甚。開朝廷以河事爲急。正當竭力補報。然若於事無益。而爲國斂怨於淮人。則重爲可罪也。爲遠方不知事體。急走此奉咨。或有勸誘之術。願乞餘矩。稍濟其急。忙中不子細。秋涼保重。

又皇祐四年

某啓。閑居乏人。久不奉問。得遞中書承榮侍多福。又知有悼嬰之戚。斯事無可奈何。惟當自寬。上慰慈顏也。臨政之始。勞慮想多。前曾託姚教授奉問實錄。蓋自居憂日苦。閑坐無由度景。又近日有一閑人。頗能裝裁。諒彼視事開決。却少暇時。以此欲於閑中銷日也。不訝不訝。及聞近有悲戚。則猶不可以閑事干聒。深悔前言之容易也。悚惕悚惕。方欲奉疏。偶姚教授介來。聊述此。冬深保重。

與張職方皇祐二年

某啓。相聚逾年。別來豈勝思戀。道塗無阻。行已及陳。時時得雨。舟中不熱。自過界溝。地土卑薄。桑柘蕭條。

始知穎真樂土。益令人眷眷爾。小兒輩望見萬壽塔。尙指以爲臺頭。聞其語。不覺愴然爾。過陳。恐難附書。秋暑多愛。

又皇祐三年

某啓。自承遷秩。嘗辱惠書。迫以多故。尋疎奉問。近得康一作唐屯田信。方知已授蘄春。且居穎上。卽日寒凜。寢味多福。某自至此。以親疾厭厭。無暇外事。欲求一僻地。以便侍養。而遠處不可迎侍。側近又多爲清要所居。不敢陳乞。區區于此。無復情悰。非復湖上之時也。未涯相見。千萬自重。因康屯田人回附此。相次專馳狀也。

又皇祐六年

某啓。久不聞問。人至得書。爲慰不已。六月一日從吉。得郡必南。正值大熱。應須秋初。方可離穎。竊真病與懶者所宜。珍荷珍荷。丁太博却有書一封。幸爲致達。斯人文章君子。不幸遭此。在憂患中。難得信問往來。早爲達一作送之也。縣境有好碑。試爲訪之。別後所收必多也。閑中無物爲信。慚悚慚悚。

與劉學士滉字子正 皇祐四年

某叩頭言罪逆餘生。護喪假道。乃勞台旆。枉顧孤窮。感愧之誠。何以云諭。限茲凶慚。無由詣見。斯又重以爲恨也。乍遠爲邦自重。謹附手疏敘謝。

又同前

某啓。哀苦中幸得相見。辱眷甚厚。行計所迫。不勝依戀。嗣沐手誨。併深感作。乍遠珍重。行次草草爲謝。

與知縣寺丞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後。至王回秀才來。始一得所惠書。承居京師無恙。某哀苦如昨。近擇得葬地。在潁西四十里。土厚水深。略依山水向背。其餘陰陽家說。皆莫能一一如法也。卜用今秋。恐知恐知。示及杜漳州有事。令人感涕不已。與之同甲。內顧身世。可爲凜凜。此人有材能而氣雋。宜其與監司違戾。然怒者祇能言其率意行事。是保無他過矣。某閑居無人。又不知其所止。無處附書信。恐知其家屬所居。因信切言及千萬。千萬。徐謝高科。今必已決。俟見春榜。附書也。因見伸意。某以妻母病。家人兒子輩入京相看。因得附此。不悉已暄多愛。不次。某再拜。

與臨池院主皇祐五年

某啓。小姪人還。曾附問。邇來暑毒安和。某今謀奉太君神柩南歸。將遂相見。因小姪先行。奉此不次。某書白。七月十六日。小師等各安。建茶二角表信。

與吳給事名中復 皇祐末

某啓。罪逆餘生。遠屏郊外。特承顧訪。感咽何勝。仍沐寵惠。雄編俾遂榮覽。雖在哀迷。亦知開警。如嘉州涪

井之作。有以見仁言之利博。而非文字之空言也。欽孰一作材譽。固已有日。粗窺高蘊。益用歎服。限以衣制。不能謁謝。聊敘此不次。某再拜仲庶太博執事。二月二十八日。

又嘉祐三年

某啓。思奉清論。不可得。徒用企想。夏熱。承體氣佳裕。某此者。忽有尹命。殊出意外。不惟才非所長。加以他慮不淺。昨已懇辭。庶可得免。如其不獲。恐難堅避。辱命誌文。鄙拙豈足當之。弟以欣慕忠義。樂於紀次。因得附名于石末。遂不敢辭爾。惶悚一作恐。惶悚。鄙懷區區。不能具道。某頓首。諫院舍人執事。

又同前

某啓。新令雖許往還。尙以職事牽冗。未皇祇謁。計寒凜體氣清康。前承要慕。久稽應命。近因病日在告。始得牽強。衰朽無意思。僅能成文。不足以發揚令德。慙恐慙恐。昏眩不能多書。謹此。

與李留後公謹 至和元年

某啓。昨自居穎服除。久俟外補。旣而召見。尋乞蒲同。出處倉皇。諒聞于外也。前日入拜。恩旨復留。孤生多難。鬢髮蕭然。心形兩衰。豈有榮進之望。但區區未能卽去爾。承坐鎮餘閑。甚有清趣。然想非久外留。當被嚴召。老朽或未出都。尙得一相見。則爲幸矣。瞻仰瞻仰。

又嘉祐二年

某啓。嚮以僑寄僧坊。公私多故。忽忽爲別。豈勝馳情。使至惠書。竊承下車經寒。動履清福。粗慰瞻仰。某一守經。愚儒爾。豈堪適時之用。加以衰病。勉強實難。過禪慶。得遂一麾。爲幸矣。公謹爲郡。誠可樂。然賢者遠外。於今之時。勢必難久。目疾得靜。安息慮當益清明。某昏花日甚。書字如隔雲霧。亦冀一閑處。將養爾。深寒。惟望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旌旆之南。數於他書中承見問。中間寄惠八功德水。又辱手書。及今者人至。又辱書。感慰何已。兼審經寒爲政外。體履清康。某自過年。如陡一作頓。添十數歲人。但覺心意衰耗。世味都無可樂。百事強勉而已。請外決在今春。惟不知相見何時爾。鄙懷千萬。莫能具述。惟以時爲國自愛。瞻仰瞻仰。

又嘉祐三年

某再拜。近因人還。嘗得附狀。茲者寄水人至。又辱書。審春寒體況清康。兼惠清泉。亟飲甚甘。實如不佞所品。物固有處於幽晦而發於賢哲者。茲鄙夫欣慕。樂於紀述也。適值館伴契丹人使。旦夕到闕。頗區區須事畢。當馳上也。人還。謹奉此。

又同前

某啓。自春氣候不常。伏惟攝理清康。前承惠浮槎山水。俾之作記。又於遞中辱書。久不爲報。蓋牽強拙記。

未成爾。某中年多病，文思衰落，所記非工，殊不堪應命。文辭已如此，不欲更自繆書，亮不爲罪。然得子履一揮，尤幸。蓋不敢煩公謹，真翰也。皇恐皇恐。

又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辱書。一有承此初暑，尊候萬福。浮槎拙記，託賢弟附去多日，疑其未至。間此急足發來也。初深欲自書，屢試書數本，皆自嫌不過意，遂已。前書具道，必可亮也。向時竊見議科場奏甚佳，然欲必行，其言尤難也。論外計劃剝，此非守道守官君子，孰肯奮然發憤。前穎人已受此賜矣。若使常人用心，皆如君子，生民豈有弊病。天下豈有不治哉。鄆州還闕，方一相見。京師久雨，近方晴乾，不審江淮如何。向熱，以時自重。人還謹此不宣。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自附浮槎拙記去後，捧遞中所惠書，尋以修報。茲者人至，又辱賜教。某昨承恩，俾侍經席，輒以近歲員多濫選，官以人輕，遂至學士例爲兼職，用此爲說，得以懇辭。聖恩矜察，特許寢停，甚幸也。承示啓，更不修答也。感愧感愧。某苦風眩甚劇，若遂不止，當成大疾。作書未竟，已數眩轉，屢停筆瞑目，鄙懷區區不可盡。惟爲國愼夏自重。

又同前

某啓承誨示。至於勤勤。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減惠山之品。久居京師。絕難得佳山水。頓食此。如飲甘醴。所患遠難多致。不得厭飫爾。此山前世粗有名。然皆因僧居以爲勝。今所記者。特水爾。故不及其他也。張又新水記。與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更錄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人入都。小餅時爲致一兩器。千里致水。恐涉好奇之弊。然若不勞煩。則亦無害。更裁之。

與向觀察嘉祐五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經暑德履清佳。深浣遐想。足下留遊河朔。忽已數年。保塞邊要。朝廷寄任之重。行筭嘉績。別膺峻用。某衰病無堪。待罪西府。深愧碌碌。秋涼珍愛。

又至和元年冬

某啓。伏自使旆之西。及此兩辱書。承邴寒爲政外。體履清福。深慰企渴。某居此區區。近又領三班。坐曹牽冗。久闕拜狀。仍思舊同局言笑之樂。不可復得也。請外開春決可去。未知款奉何日。新正以時自愛。

【與余襄公又別本】某頓首再拜啓。爲別五六歲。未嘗一日不思企而南望。然某侍老親。攜孱幼。浮江奔陸。衝冒風波。霧毒之間。凡行萬三四千里。其勞亦甚矣。侍母幸粗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俯仰。而何足稱邪。安道又不幸丁家艱。窮居極南。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況欲施其他邪。嗚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歲區區之思。廣文

曾生文識可駭。云嘗學於君子。因其行。略以通動靜之間。

此帖與本卷者大同而小異。載閩本及京師名賢簡啓中。疑有改定處。與第五卷劉原甫書同說。

【與王郎中第二帖】爲几案所苦。五字上。一有此字。

【與杜大夫第一帖】開決。正謂開決。汴河。閩本作闕決。乃是常談。

【與張職方第二帖】寒深。一作寒凝。

卷五

與劉侍讀原父 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此嚴寒。爲政外。尊體休裕。實慰企想。某以衰病。當此煩冗。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得艤舟亭次。寓目平山。奉賢主人清論。豈不豁然哉。伏冀爲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啓。愚家所藏集古錄。嘗得故許子春爲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爲一書。謂可傳久。余深以其言爲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爲集古錄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與

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其後來京師。遂不復作。適因尋檢少書籍。發篋得其故本。謹以奉呈。庶知所謂黑鬼者。雖老鈍之人。媚着。然亦不爲無益也。家無他本。幸看畢。見付。某再拜。

又

某啓。區區久疎謁奉。辱誨承示千文。甚佳。多感多感。或云此是李靖字。唐人集爲千文。不知如何也。

又嘉祐二年

某啓。前承示以蜀素。俾寫孝經一章。書之。墨不能染。尋將家所有者試之。亦然。遽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豈其未得其法耶。幸令善工精治之。使受墨可書。當爲汙以惡書也。糾察題名。不罪。以閑事聒耳。惶恐皇恐。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暖甚。果復作陰。嘉節豈遂爲雨邪。建寧物論益喧。當制之人。必被收理。後日之遊。且不欲往。幸爲致意。人事之難。乃爾。烏絲欄。依前書不染墨。今納還。當以澄心紙試書一章。塞命也。金櫻煎謹送。却乞眞牛膝一二束。爲聖俞處所得不多爾。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時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當得同一笑。而原父獨不往。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

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馳上。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昨日辱寵和惡詩。豈勝感服。屬上馬赴西園。不時爲答。前偶拜聞家居未必不佳。此語復何所疑。蓋爲泥濘中遠赴官會。未必若家居清淨。然而郊外少車馬。雖雨無泥。甚不爲勞。而物色晴妍。深可愛。雖病夫亦動念。又思家居未必佳也。昨日頗歡飲酒。差多。今日病。適方睡起。謹此咨報。

又嘉祐四年

某啓。昨日奉見後。遂之北李園池。見木陰葱翠。節物已移。而原父獨不在。但終席奉思。加以風沙。益可憎爾。輒此奉報。前承要介甫詩。謹以咨呈。其一二篇不當傳者。特爲剪去之矣。恐知。

又同前

某啓。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住佳勝。昨日羣牧特會。以熱中飲冷過多。偶爲腹疾。兼以少幹故。遂且在告。祇三兩日。當卽出參。特煩問念。感愧曷已。乾燥非常。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寥落也。人還。謹啓爲謝。

又同前

某啓。特辱問念。感愧曷已。某腹疾猶未平。衰年已覺難支。以不敢常食。遂且在告。熱藥不敢多服。惟晨起一服爾。蓋自家常服者。已頑無效。冀新功爾。承教當節之也。亦聞梅二不安。方欲致問。

又同前

某啓。承出城勞頓。晚來喜佳裕。拙瑛特辱問念。感愧曷已。自夜來益注洩。今日齟然。遂召張康診。云熱中傷冷。當和陰陽。偏用熱藥。所以難効。遂以黃連乾薑之類爲散服之。近午差定。亦戲家人云。近日人脆。事須過防。昨日得聖俞簡。云小小傷冷。然用徐青。乃俚巷庸工爾。此公多艱滯。更當慎攝。今須馳問之也。精神稍復。承見問。不覺書多。聊代面話。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問。以嬰兒未安勞神。然當更審慎藥食。有張萬回太保者。其術又精。第難呼爾。不憚慙。勉召之也。某今日不入。正爲凌晨稍涼。爲江氏作誌。幸語其家勿相煎。茲事安敢奉誤。旦夕當得以方牽強。不能悉。又同前

某啓。承見諭。某爲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兩日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爲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東齋雖狹。若心無事。可以坐致清涼。健羨華事。十六日定力。當奉見。併得敝盡所聞也。人還謹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熯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寵示佳作。強起疾讀。其爲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

常臥誦以代飲冰咀雪爾。某兩日爲伯庸趕了誌文。蓋其葬日實近。恐誤他事。然其爲苦。不可勝言。閑思宜爲劉义所謂。然自此當絕筆。雖不能如俚俗斷指刺環。邀於鬼神以自誓。然當痛自懲艾。茲時之勞也。方執筆。得少風稍清。故能怛怛不宣。某再拜。

又嘉祐五年

某啓。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率而縛於文字。遂爲他時故事。茲敢不勉也。然西齋素患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無恰好也。

又同前

某啓。自原甫旣西。雖不爲官制所拘。朋遊亦自寂寞。況遂當憂責履畏塗。其爲情況可知。偶思春物將動。故都多佳致。爲樂豈復可涯。汨沒聲利。惟溺惑者不勝其勞。而但見其樂。粗有識知。兼以衰病。此事難爲。他人道。獨不知原甫諒之否。因風幸數垂問。以慰瞻企。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爛然。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厭飫所見。不以難得爲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鎮。一嘗辱問。遂絕惠音。不知何嫌遽爾見疎也。西齋塵土。無復人

迹。偶因連日假。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此亦可見其爲賦。真蹟用此賦字也。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布瞻企之勤爾。氣候猶未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爲國自愛。某祇拜。初望西物甚衆。今寸紙一字不可得。況南山竹萌之類耶。至於新詩醉墨。並棄前約。無乃太甚乎。

又與前帖相類。疑是藥本。今兩存之。

某啓。自春以來。苦兒女輩疾病。憂煎百端。遂闕馳問。然亦怪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嫌。遽見斥外。始望西州之物甚衆。今一言寸紙猶不可得。況於其他乎。某老拙無堪。自顧恐終無所爲以補萬一。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將奈何。春物爛發。故都遺蹟。不可勝覽。但恐狀飢朝夕。不以難得爲可惜。須知有羨而不可得者爾。賢弟亦稀相見。蓋不能得如往日與諸賢忘形取適爾。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幸連日假。故略得少布區區。然公方享清閑之樂。不宜無暇於故人也。其他俗事薄惡。可不挂耳。惟向暖多愛。以慰傾企。得子華書。言西去當於陝雍留連。果能如此否。手指拘攣。又添左手。兩目僅辨物。其餘可知。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寬卹王職。方行。嘗得附狀。然亦久不承惠問。春候猶寒。不審動履何似。但深瞻詠。前日崇政賜進士第。見賢郎在高等。伏惟喜慰。某已衰病。三四小子。未有能獲薦于有司者。見之。尤所羨慕。賢郎程文甚工。爲都人傳誦。及第等雖高。而人猶以爲未稱。然少年微抑于此。未必不爲遠大之本也。謹專致此。

爲賀。不宣。某再拜。原父安撫侍讀閣下。三月十一日。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蓋欲俟賢郎歸。而賢郎未歸。遂以稽緩。然亦未嘗辱書。不審經暑動履何如。但西州人士之來者。日載政聲。盈于都下。使嫉善之言。不勝公議。聊俾下交快釋。其餘存之遠大。竊計高明必不校計於屑屑也。餘復何言。盛熱爲時自重。謹因賢郎歸。奉此咨問。不宣。某再拜。六月廿一日謹狀。

又同前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爲。則方以妄作紛紜爲戒。循安常理。又顛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不逮。實有望於公爲多也。至於常檢拘攣野率之性。尤以爲苦。然勢難輕動。甫及年歲。得去爲幸也。蔡君謨自南歸。幡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去冬逮今。遂不復啓。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新詩醉墨。時以爲惠。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爲害。不知何避而何嫌。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紙則復茫然。惟慎夏愛護。

又同前

某承見教。以用快大過。此誠中其病。然平日所常患。衆君子多以爲言者也。若任責至重。未知所爲。此有望於公者。初未蒙賜也。至於簡事爲實。爲政之大要。此西人所以蒙惠也。若曰外名迹。自古聖賢所難。壯

生於名卓然見於後世。若使無迹。後世學者何從而師法之。蓋莊生之名以彼。周孔之名以此。皆不能出名迹之外者。第不當汲汲以求之爾。不相見久。聊此當握手一笑。不罪不罪。前日餞聖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奉思之外。惟以鮮歡。相顧屢歎而已。恐知其近況。故輒及之。公來歸未期。惟時得數字。猶足以爲慰。豈以無事爲煩邪。

又同前

某啓。薛金部自西來。辱惠以書。承經寒體履清安。兼得詳問動止。併以爲慰。今歲京師寒甚。衰病之軀。尤所不堪。承諭閉閣無爲。豈亦苦於寒耶。春物將動。竊思登臨之樂。何有窮涯。因人時枉問。宜道一二。偶薛人還。聊奉此。不宣。某再拜。十一月二十日。

又嘉祐七年

某啓。春氣暄和。伏惟鎮撫之餘。履況清適。某以衰殘勉強。有勞無益。公誠曠廢。私事不修。不獨於書記爲闕也。緬懷故都風物之佳。當此陽春暢發之盛。臨觴覽勝。宜不爲厭。蓋以賢人在外。公議難安。一日來歸。遂不復得爾。此外惟以時爲國自愛。謹奉狀。不宣。某手狀上。二月十二日。

又同前

某啓。自過年便欲奉狀。只俟薛司勳歸。薛旣以事滯留。遂成稽殆。但時見賢弟。詞問動靜。以慰懷爾。薛君

留此屢相見。粗悉疲病。區區所爲及其耳目所得。歸必能具道。更不煩言。惟的便無佳物表信。蓋西州所闕。惟南味得春多壞。不堪寄遠。當俟新茶馳獻爾。春旱極闕。知陝西尤甚。奈何奈何。保重保重。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賈常行嘗附狀辱書。承經著動履康和。兼蒙惠以韓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爲奇物。某集錄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爲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其素願。其爲感幸。自宜如何。屬患膝瘡。家居絕客。無人爲識古文。故第於郵中粗報。已受二銘之賜。豈盡常徐訪博識尋繹。續得附致。其餘區區。萬不述一。大熱慎護。以副瞻勤。清水安能久滯耶。實負愧也。

又同前

某啓。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羣兒曹走問。迺翁佞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爲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錄中。以爲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爲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近嘗兩奉狀。專人至辱書。竊審經寒體履安和。兼沐寄惠蘇梨新筍。豈勝珍荷。自去冬以來。親舊私

信。一皆謝絕。獨思公有所惠。理可無嫌。又聞近中貢餘之禁。則應少費宅庫。如此屢寄。益無疑也。節中人事紛紛。使還爲謝。不謹不宣。某再拜原甫經略侍讀執事。十一月一日。

與蔡忠惠公君謨

某啓。辱惠櫻寧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誠爲難得。然比他人。尙少其二。幽齋隙寂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斯。雖多。無厭也。煩聒計不爲嫌矣。諸留面敍。

又嘉祐八年八月

某啓。前夕承惠紅絲硯。誠發墨。若謂勝端石。則恐過論。然其製作甚精。真爲几格間佳物也。昨日以有文書。不敢致簡爲謝。李敷還。又承惠水清泉香餅數十枚。聊報厚貺。吾儕日以此等物爲事。更老。應當澹死租庸。遂更作一程。無由頻面。聊當一啖。歐陽修頓首白。三司給事二十九日謹狀。

又治平二年二月

某啓。遂爾大暄。不審氣體何似。承已對謝。應已漸治裝。無由詣前。日劇瞻企。荔支圖。已令崔慤傳寫。自是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今又於東退中得此數十本。勒李敷送上。因出過門爲幸。不宣。某頓首君謨端明侍郎。二十六日。

與范忠文公景仁 治平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伏承春暄體候清福。某蒙恩許解重任。得毫使私。其爲優幸。不可勝述。其他誼誼。中外所聞。大略祇如此。故不待煩言。惟繫舟府下。一見主人而過。粗釋瞻思之懇。爲足矣。人還。姑此布謝。

與常待制夷甫 嘉祐治平間

某啓。相別之久。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少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候何似。向蒙寵示盛文一編。究味意趣。殊發蒙陋。珍翫祕藏。未曾暫釋。續更有新作。苟賜不鄙。無外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爲道自愛。

又

某相別累年。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一日而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履何似。某碌碌于此。國恩未報。而衰病日侵。進無少補於時。退未得幅巾閭巷。以從有道君子。豈勝區區深寒爲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

又治平四年

某前日承枉顧。少接餘論。殊不從容。朝夕人事稍間。當獲款奉。未間。略布區區。茶少許。聊助待賓。輕浼。皇恐。

又同前

某啓。嚮在穎。區區僅得一二聞餘論。雖未厭于心。而仁人之言。獲益已多矣。自藏拙于此。習成懶慢。遂踈奉問。亮須幅巾閭巷。杖屨往還。始償夙素傾嚮之心。爾未間。以時爲道自重。因負聚人行。謹奉手狀。

又熙寧元年

某啓。少便久踈致問。經寒仰惟德履多福。某衰病如昨。已再請壽陽。旦夕有命西歸。漸謀休息。必得幅巾衡巷。以從長者之遊。償其素願。然後已也。未間。惟爲道自愛。

又同前

某啓。到官忽忽。已復窮冬。老病踈慵。闕於致問。雪後清冽。體況想佳。某幸居僻事簡。足以養拙。歸心雖切。尙少盤桓。款晤未期。深寒加愛。

又熙寧二年

某啓。近小吏許充行奉狀。粗布區區。窮臘陰雪。忽復新春。竊惟養道燕居。動履清福。某此忽忽已數月。聞春遂尋前請。竊謂理盡而無嫌。至於幅巾閭巷。以從先生長者之遊。此實無窮難得之樂爾。未間。保重以副瞻勤。因家兵還。謹奉啓。

又同前

某啓。守官東州。僻在海涘。久踈致問。徒積傾馳。氣候已寒。不審燕居動履何如。某勉強衰病。遷延榮祿。又將及朞。歲物豐盛。盜訟稀簡。粗足偷安。冬春之交。得遂西首。獲親長者之遊。不勝至樂。未間。爲道愛重。

又熙寧三年

某啓。多病踈懶。稍闕致問。近兒子自穎還。云嘗侍杖屨。喜承經暑。寢興萬福。兼審尙以足疾未副。召命朝廷禮賢之意甚篤。而士大夫延首之望亦勤。然君子出處有道。足以鎮止奔競。敦厚時俗。其功利亦多矣。某尙未得請。未遂相從閭巷之間。然亦不過一兩月之頃爾。時暑爲道愛重。

又同前

某啓。霜氣清冷。不審燕居動履何似。竊承朝旨尙復敦迫。出處之際。遂爲世法。必有以果於自信者。某累牘懇至。而上恩未俞。素願雖稽。終常如志。瞻仰盛德。惟日增勞。嚮寒珍重。

與沈待制選字子山 慶曆三年

某啓。數日不奉問。苦暑非常歲之比。少壯者自不能常。衰病之人。不問可知焉。辱教承體氣清安。甚慰。俗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勢。猶當更猖狂爾。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爲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自承拜命。欣喜無量。而不時馳問者。誠以奔走塞下。吏事叢委。遲鈍不能迎解。非敢有懈。幸諒。幸諒。知二十四日出京。計日必已受事。某自保塞回及中山。已三日。猶須并一作併旬。方得拜見。他悉面賦也。冬寒。千萬保育。

與王龍岡益柔字勝之 嘉祐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冬凜外。體氣清康。深慰瞻渴。益州張侍郎不久當至。衰病區區。猶須更旬浹。始遂休息。因欲請補江西爾。前蒙示諭京東事。備悉。早出暮歸。臨紙忙迫。無暇及他。惟新陽自愛。前削殊不聞有議論。奈何奈何。

又嘉祐二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體氣清和。差慰瞻想。所云少朋儔宴處爲樂。此乃在處皆然。何獨濟也。京師固多相識。然人事區區。病患憂煎。亦無暇於從容。料得常態。祇如此也。求移能少安之爲善。會要深欲續送上。爲付一書。吏裝褹。遂取不得。京師吏人頑慢。不言可知。勿怪勿怪。爲兒子久病羸弱。非常人還。且此爲謝。

又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涉夏秋。體氣清適。暑雨爲孽。古所未聞。救災卹患。事匪一端。某言不足爲人信。才不足爲時用。徒耗糜祿。每自咄嗟而已。承見諭實當今之實患也。其如言之不見信何。他非相見。莫盡所懷。稍寒。惟當以時保齒。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尙留寬寒凝。喜體況清佳。杜公清節篤行。每恨文字不稱。不意勝之見愛如此。近亦有一二家作誌。裴少監家當自寄去。明復當歸葬于故里。亦可就得之。原叔誌續常錄去。會要爲此中書吏稽遲。又且送五册去。不憚頻來取也。新詩因人乞。數篇亂道。亦常錄呈。深寒。公外加愛。人還草草。

又嘉祐五年

某再拜。昨日已入省。且喜尊候勝常。脚瘡遂愈。此正是治內之時。亦猶寇賊過後。講修武備。雖非先見。亦所以禦後來之患也。吾儕相戒。言難取信。蓋各自須有少病痛爾。呵呵。然非此無以獻忠。幸深思也。無由相見。聊奉此咨問。大熱遂如此。衰病不能支。人夏使患口齒。昨日食數大杏。今日腮頰腫痛。針刺出血。不能常食。若此。是將奈何奈何。

又嘉祐八年

某啓。前日辱訪別。但多愧荷。以昭陵虞主未還。在禮不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益以爲恨。承已登舟。節氣遂爾寒凝。惟希加愛爲禱。集古錄序。鄙文無足采。第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薄酒四器。聊助待賓。不罪輕渙。皇恐皇恐。

又治平二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書感恩。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京東物俗。比二浙殊絕。必稍爲便。然久淹于外。

此在位者之責。而朋友蔽善之罪。其何敢逃。某竊位于此。已六七年。白首碌碌。初無補報。而罪責無量。謗咎獨歸。自春首已來。得淋渴疾。癩瘡昏耗。僅不自支。他人視之。若不堪處。況以殘骸勉強。情緒可知。久不通問。因書輒敢自道。勝之知我。必見哀憐。深寒事外。惟冀以時自愛。

又

某啓。辱示二詩。誦讀數四。意趣深遠。所謂朋友講習之益。正當佩服。何謂迂邪。然謂賢而能書爲不幸。又似過之。正宜謂不幸與工同。其垂名可也。因所示。乃知平日論議。猶有形迹。愚拙所短固多。幸當賜教可也。苟有未然。却當相難。正如此。然後爲益友矣。姑話及此。不罪忉忉。

又熙寧四年

某承見諭詩義。晚年迫以多病。不能精意。苟欲成其素志。僅且了却。頗多踈謬。若得一經商榷。何幸如之。閑居少人力。俟錄一二拜呈。但慮方居禁職。無暇及此也。某目足爲苦。秋深尤劇。尙賴休閑。足以安養。餘生之幸。

與宋龍圖敏求字次道

某啓。漸陪竊承體履安和。旬休日。略邀枉顧。家飡。冀接清話。少時。必不以容易見罪。悚悚。

又

某啓。伏承邊有子婦之戚。莫遑奉慰。豈勝馳情。暑鬱方熾。更冀爲國自重。少節悲悼。區區瞻祝。謹奉手啓。咨問。

又

某啓。多日不奉見。秋冷。竊承體氣佳裕。嘗託表如晦致懇。欲告借少書籍。承不爲難。今先欲借九國史。或逐時得三兩國。亦善。庶不久滯也。先假通錄。謹先歸納。煩聒。豈勝惶悚。

與梅龍圖摯字公儀 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瞻渴。不審尊體何似。唱和詩編次。得成三卷。共一百七十三首。亦有三兩首不齊整者。且刪去其存者。皆子細看來。衆作極精。可以傳也。盛哉盛哉。然其中亦有一時乘興之作。或未盡善處。各白諸公。修換也。內刑部竹詩。欲告公儀。更修改。令簡少爲幸。緣五篇各不長故也。拙序續呈。乞改抹。來日拜見。

與石舍人楊休字昌言

某頓首啓。自到公私冗迫。未得一詣門宇。乃辱雅意。先以顧臨。猶未克敘謝。其爲感愧。何以勝顏。手翰見貽。副之古刻。無限珍佩。人還遽此。餘當面盡。

與祖龍學無擇字擇之 嘉祐四年

某啓。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款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鄙句。兼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

作亦聊紀一時之事。謹以附遞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瞻遠。實深爲恨。暑熱道路。不審尊候如何。惟冀以時自愛。

與沈內翰文通 治平元年

某啓。辱書承祊。寒動履清休。少慰瞻企。餘杭德政。民俗方期歸厚。而遽此嚴召。然去思遺惠。亦足以在人。亮須春水。方可還朝。會見尙遙。更冀爲時珍嗇。

答李內翰疑

某皇恐頓首再拜啓。孟冬漸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進奏院遞角。今日到州。伏蒙十八日所賜手書。審奉聖恩。暫臨近服。雖朝廷重違勤請。不得已而驟闕左右。資訪之助。其如凋弊之俗。爲幸何多。某以門下生。爲幕中吏。私願以釋。不勝榮輝。惟慮車馬未飾。已被堅留。暫此郡齋。卽膺召命。使下吏愚民。徒有企躍。依芘之心。而不得終蒙大惠爾。伏承涓日有期。限以職守。一無此不獲躬詣界首候迎。卑情瞻望。激切之至。

【與劉侍讀第一帖】伏冀。一作新春。

【第六帖】時色。一作晴色。

【第十五帖】恰好也。此下一有承置得懷州牛。更有盡乞之。哀病者遂得取濟於茲物深所望也。漏舍冀得奉見以盡區區。三十六字。

【第二十帖】又別本某啓。區區久欲附問。日俟賢郎西歸。歸甚緩。而公私亦自多故。然亦未嘗承惠教。

不審經暑起居如何。某待罪于此，忽以半歲，欲有所爲，則方以紛紛爲戒。至於循守常理，則又碌碌可羞。不知何爲而可也。必將有以教之。雍人蒙福，流譽東來，聞之竊喜。此誠烏足以施爲，而忌疾方深，幸公議猶在也。蔡君謨自南歸，皤然一叟，終日相對清坐，無以爲樂。但烹茶一杯，病脾不飲，反贈旁人聚爾。若此，可知其情況也。餘事有可竊歎者，料世態自常如此，無足道也。酷暑，惟以時爲國自愛，遂因賢郎行，始奉狀不宣。某再拜原甫知府侍讀。

此卷嘉祐六年與劉原甫二書大同小異，已兩存之。今此本又復相似，仍併兩幅爲一幅。案前輩手牘，大率起草，今吉州法帖所刻嘉祐末慰富彥國書，是也。況公於原甫尤致其詳，或已寫復換耶。

【與常待制第一帖第二帖】聖宋簡啓以第一帖向蒙寵示盛文至爲道自愛四十七字續第二帖豈勝區區之下而無深寒爲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二十三字

【第七帖】清福一作康福

【與沈待制第一帖】爲此一作謂此

【第二帖】并句一作中句保育一作保愛

與梅聖俞明道元年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弟至。辱寄書。并前所寄二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頻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觀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供辦。未嘗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嵩事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之青林翠壑。今爲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顧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枉製。未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略不論。知與師魯相見。少酒爲歡。值無酒寄去。奈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又明道元年

某啓。藥簡再至。兩承示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驚下。業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沉實之名。終不可得。而乃特以輕雋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美無鹽矣。子之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典刑。而仲尼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尙未能立。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

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流。爲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某之不可也。削之益使。某再拜七老。

又同前

某啓。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仰希雋游。所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平日脫冠散髮。傲臥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造形骸。而然爾。諸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辯不窘爲逸。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子之功也。子聰之俊。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慥之慧。亦大雅之明哲。幾道之循。有顏子之中庸。堯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懿。是尤爲全德之稱矣。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

又明道元年

某啓。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滌。不能釋手。緣文尋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它腸蘊此。欲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遇。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過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遍呈。因督之爾。

又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歲暮慘慄。履況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爲康樂。詩助誰與敵哉。某自奉別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則舌本強也。初六日。有少吏事至。彭婆。約子聰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逢彥國行。聊寓此草。

又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販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慰甚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繆賴。憶洛中時。以爲感。況爾南北一異。雖鬱鬱復誰道邪。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思臨清。又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祇爾。大可歎也。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衣食欲飲酒。錢不可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漸在此。每相見。欲酤酒飲。亦不可得。校勘者非好官。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余既與世疎闊。人所能爲。皆不能。正賴閑曠。以自適。若爾奚所適哉。販傘者回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誰邪。臨紙徘徊。不免切切。

又景祐五年

某頓首啓。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量移此邑。得子聰書。知已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

聖俞久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忻慰。何可勝言。脩昨在夷陵。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天涯。聊可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士。軍牧虞曹。此況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已。不知聖俞美任何處。因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渴。自拜別。將五歲矣。友益日踈。俗狀日增。篇詠之興。略無清思。聖俞新作。雖京師多事。不惜錄示。以開昏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惠。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丈書。已知之。不勝歎悼也。因人行速。聊拜此。冬寒。希保愛不宣。某頓首。外有亂道一兩首。在謝丈處。爲無人寫錄得也。聖俞略與臧否之。某有少吏事。告謝丈。望聖俞與咨啓之。略語伊法官少爲庇隱。某自作令。每日區區不敢似西都時放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爲上官見怒。曲有駁議。然亦終無可駁。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欲使有小過也。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乞批數字。送與附書人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啓。前者見邸報。有襄城之命。乃知當與謝公偕行。然竊料舊尹當徙蜀。聖俞卽留領縣事。襄城居孔道。音信自此可日置。疑是以慢然未能作書。及縣走接太守。還得手書。乃知前至南陽。南陽去邑其間一驛爾。某當請見。直以公新下車。方布條教。伸威信。門生故人。未宜往累於其間。須其旬浹少定。爾又恐聖俞莫能久留。或略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爲別五六歲。貶徙三年。水陸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

人所以不避百餘里勞君子而坐邀也。顛俟顛俟相見旦夕爾。他不復道。

又同前

某啓。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爲遲留。然清風白牛。久雨泥淖。尤須大晴。然後不阻。某自解官。觸事不快。至今幾五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蹇未極邪。所幸親老漸安。更三五日。可以卜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區區之懷。今茲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爲聖俞極數日之歡。而先後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欲相見。以不克爲恨者。益令人怏怏爾。到官必有日。南陽人便無惜寄音一作相及。秋寒自愛。

又同前

某頓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如此。非乘輿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問。承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尾有自厭之說。豈可疾淫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唱和必多。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說。日夕渴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呵呵。講席所說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輸閑者。聖俞不得獨擅也。謝氏詩。昨忘附去。今又却尋不見。候見納去矣。旱熱可畏。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谷正來。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買洪氏莊與卜葬市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減俸爲助。此特聖俞患於力弱。不能厚報知己。而然爾。恐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減三五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費多。得之未覺甚助。謝家亦自有書。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竭囊囊。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可以自辦爾。望聖俞力爲幹之。某行必爲帶錢去。葬地已就此營。卜及市屋業。差有緒。然此不可倉卒爾。他細故。盡諭谷正。可詢之。鄧氏醜賻已止。皆如雅意。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書。并在東都。凡三辱詩。皆未還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之踈數爲親踈。又以將遣專人而多事。未能便遣故也。前知爲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胸中。親老求官南方。此理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從軍常事。何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直以見召掌牋奏。遂不去矣。文雅處家事。方於薛氏求一屋爲貯之。勿慮也。某於此幸老幼無恙。但尤貧。不可住京師。非久亦却求外補。日一作夕相識。多忙不暇作詩。足下必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錄示。千萬冬冷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前謝監簿行。附書問差遣。書去後兩日。知審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不勝喜慰。然不卽走書專報者。意謂勅下自當知。及弓手至。得書。尙云。始怪何處稽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當爲督也。俟春入京。尤便。但不知何處少留。某自還館。日夕忽忽。筆研非答書簡。寫門刺。未嘗視。昨夕子履偶來會宿。聯句數十韻奉寄。且以爲謙。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錄附去。可笑可笑。歲陽以來。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候不常。萬萬自重。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累辱書爲慰。何已。然久不致問者。勞逸不同。於理宜然。諒不爲罪。經城楊宰來。備詢動止。承久困。輦下。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云已了。甚於飢渴也。此人回。望一信。容專令人去取。使人致來。恐糜費。銘文不煩見督。不久納上。祇爲須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呵。昨在真定。有詩七八首。今錄去。班門弄斧。可笑可笑。然相別久。無以爲娛爾。前有水谷詩。見祁公云。子美祕不令人見。畏時譏謗。吾徒廓然以文義爲交。豈避此輩。子美豪邁。何乃如此。世塗萬態。善惡由己。所謂禍福。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畏避。怎生過日月也。其它非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不佩服。咫尺更有所聞。不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奈何奈何。夏熱千萬保重。

又慶曆六年

歐陽文忠公集

十七 書簡

三十九

某頓首。貶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千字文等。豈勝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祇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自來。書而刻之。遊山六詠等。卽欲更立一石。不惜早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爲言。不知稱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數日。備見所爲。可知居此之況。不煩述也。閉戶飽盞之句。怎生諱得。呵呵。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暖。千萬保重。

又慶曆七年

某又啓。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名幽谷已作一記。未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又慶曆七年

某頓首。谷僕來。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遊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爲。可勝慰也。某此愈久愈樂。不獨爲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邦爲政。基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示及飲酒。今春來頗覺風爽。亦不能劇飲如往時。然自任主人後從已便承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

關心固無淺深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纔過四十，頓爾心闌，出處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効俗夫妄言爾。春暄，千萬保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啓。自谷正去後，更不會上狀，蓋以經夏大暑，秋來或聞移南京，或云來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成踈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卽日必已還許。冬冷，尊候萬福。某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卽飲射酒味，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病，今歲夏秋以來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有今日之樂，詩頗多，不能一一錄去。未相見間，惟冀保愛，多時欲作書，無便，今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宣。

又慶曆初

某啓。爲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迫，不知所爲。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兼亦傲然，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無醫人下藥，爲人子何以爲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他，告吾兄與問當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類善醫者，得一人垂報，待差人費書帛去請他，幸爲博訪之。聖俞聞此，必挂意，更不奉禱也。如有所得，亦速遣此人回，其他不暇切切。

又

某啓。近君謨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命。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爲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高明自以爲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爲輕重。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辱爲意。則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袞之憂畏也。老兄應能自達。不切切也。已寒保愛。

又皇祐五年

某啓。見謝賣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難以爲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安之。某哀苦。殊無生理。閑中靜思。處世無有好處。惟當識者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當難得。遂止爲佳。已熱。慎疾。寬中爲禱。

又皇祐五年

某啓。徐先輩人至。辱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益當自寬爾。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閑便思一得故人爲會。某不可往。聖俞不可來。奈何奈何。惟當一讀新篇。若會面。而聖俞惜不寄。又將奈何奈何。陳碑不可增矣。斯人不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出米修路等處。若果有當書。何故而略。切丁寧諭之。此輩不問道。亦終不知。近併作書。此不一。某再拜。四月十九日。賜茶賜醫。常事爾。諡。前面官銜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郎作相。不足爲榮。但問人如何爾。若材堪。則自省靡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僥倖。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同前

某啓。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精。自家又全不會。祇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非效俗流求吉地。圖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葬于虜。契丹必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閔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失音可救。曾記得一方。祇用新好槐花。尋常市中買來染物者。於新瓦上慢火炒令熟。置懷袖中。隨行隨坐臥。譬如閑送一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病愈新篇。幸多爲寄。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脚氣。皆是下虛。吾徒老矣。省些斟酌斟酌。某此居哀獨宿。然以憂惱。亦自多病。恐知。

又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博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雪不止。體氣若何。某爲近得君贖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日夕憂撓。尊年久患。誠亦可愛。但薛宅書來。止云無大段疾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爲與問一的信。因使相報。吾兄書家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爲妻子要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爾某自要知謝氏有人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立偶人行。草此。

又皇祐五年

某啓。近謝秀才人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哀苦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爲妻母近病。須令家人一往。

省之前嘗奉託詢問。久候來報也。近爲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絕者。尙得數百篇。後世視之爲如何人也。朋友之間。可以爲慰爾。某益衰病。庶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册危坐爾。聖俞數許新詩。不見寄。似近日頗以爲難。何也。因兒子輩行奉此。存一作已。暄保重。

又同前

某啓。寄惠鴨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彊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祇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一作書蹟。真可貴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數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一握手。可勝爲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爲希深喜也。皆太祝且爲仲意。某卜葬地尙未買得。相次決定。當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皇祐五年

某啓。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倍清勝。某孤苦如昨。爲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信。一在袁州。欲分渠來。願以辦葬。今劄其官位姓名。託與問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

吾兄清情一作懷不樂俗事。某寡相識。煩聒甚悚甚悚。

又嘉祐五年

某啓。忽忽度日。無生意。衙前行。曾奉狀。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爲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葬地。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爲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爲作序。李厚編次爲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勸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嘉祐三年

某啓。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簿書煩擁。走此爲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嘉祐二年

某啓。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餞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恐別許人請。故先拜聞。禮部詩納上。

又嘉祐二年

某啓。承惠答蘇軾書甚佳。今却納上。農具詩不曾見。恐是忘却將來。今再令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罰金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頗見過。某居常在家。吾徒爲天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奈何動輒逾月不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

又同前

某啓。以小兒子傷寒已較。因勞復發。今日錫慶齋會。亦去不得。愁坐。忽得所示。爲之豁然。憂煎病患。常以爲苦。思効榴花之飲。不可得也。三兩日兒子安。聖俞過。不惜頻相訪。借馬。若脩家。又何厭也。三十年前事。信如前生。憂樂不同。可歎可歎。亦約子固子履當奉白也。祇候兒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嘉祐二年

某啓。經節伏惟以時納祐。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十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刺。何乃煩老兄如此。既醒不遑。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頗多。往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爲壽。昨祇送王樂道及吾兄爾。愚性踈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誠心。蒙惠簡云有所答。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略自陳述。二十二日欲同子履和叔閑話少時。先白。恐他有所適也。

又同前

某啓。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遠頭魚者。素未嘗聞其名。蓋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不足助盤殮。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同前

某啓。中前在范家坐中。已覺不佳。所以都無情緒。數日勉強。有事相役。既歸。遂倒臥。以出汗頗多。亦利動臟腑。頓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知可出未。承問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事。至於飲酒。亦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谷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敏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絕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此。豈常有邪。然久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暑中接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尚可銷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同前

某啓。兩日不出。方爲杜公作銘。承惠詩。絕高。恐不可繼。且留款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雨久作。奈何。天災斯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緩奔走之計。然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漸涼。思奉言笑。何可得。

人還。姑此。

又同前

某啓。自入夏。閨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以爲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屏水。并迺翁達旦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數日不止。遂復謀逃避之處。住京況味。其實如此。奈何奈何。方以爲苦。不意公家亦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卹多感。多感。蔡君謨寄茶來否。閨中喜見慰人。還。忉忉。

又嘉祐四年

某啓。適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不敢坐邀。忽辱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數日爲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三去問。蓋不避一時忉忉。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達之。

又嘉祐三年

某啓。旦夕寒色尤盛。衰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何可和。且祗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過節更送他處。告別寫去也。手筆凍縮。書字不得。韓范二公詩。看了示下。印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公事頗少。甚閑。恐知。

又嘉祐三年

某啓。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兼以俗事無由奉詣。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僭也。前承惠白兔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兼爲諸君所作。皆以常一作。娥月宮爲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庶幾高出羣類。然非老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甚佳。皆乞取。蘇大挽辭一首。閑寫助一笑。今日偶在家。謹奉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款曲。快晴。意體想佳。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閑辭長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勉強而成。幸未寄去。試爲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程碑當使下手。祇如唐書。亦須了爾。

又嘉祐二年

某啓。雨不止。情意沈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某以手指爲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天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悶中謹白。

又嘉祐三年

某啓。經節陰雨。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閑作歸田樂四首。祇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

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爲望。

又同前

某啓。承寵惠二篇。欽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勾副末接續爾。呵呵。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爲樂爾。後日絕早過喫不托。適簡誤云食後。這回不是廳子誤也。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喜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爲珍覘也。然莫妨待客否。恐彼闕。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論少抑。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敍。人還謹此爲謝。某再拜。

【與梅聖俞第一帖】事一勝爾。一本作事勝爾。

【第三帖】笑談。一作談笑。諸君。一作諸君。疑

【第六帖】販傘者。一作者。人。

【第十一帖】此固。一作此。乃。

【第十六帖】移在。一作移。至。

【第二十八帖】無已。一作何已。

【第三十三帖】諸薛飲一作薛飲

【第三十八帖】此帖合在第三十七帖之前

【第四十三帖】天苦一作天惡

【第四十五帖】後日一作來日

卷七

與謝舍人綽字希深 寶元元年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久以多故少便。不果拜狀。春暄。尊候萬福。省榜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呂澄。可過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爲才士。奈何平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觀此。何由不痛恨。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駭可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日日與師魯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不宣。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瀕賓館。旱暑交作。晏陰方興。當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屢煩長者。其如乘餘閑。奉罇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京洛之舊。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脩爲窮人。主人腰雖金魚而鬢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感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始至弊邑。私門老幼。往往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眷眷門下而不候久留者也。自鄧至汝陰。道出田間。由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而脚正在陋邦。然鄧州界二字一作則一莫及也。豈騎立之神一作。憎家雞而愛野雉乎。自還縣。使苦一作俗事。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敍謝。伏惟幸察。不宣。從表姪歐陽脩頓首百拜。

與王待制質字子野 慶曆三年

某頓首再拜。連使學士子野兄。春暄伏惟尊候萬福。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益愚鄙爾。在都下時。子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憂。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能絕葷血。甘淡薄。況於酒邪。一別頓爾南北。闕於候問。惟冀自重。慰區區。不宣。某頓首。

與李賢良觀字泰伯 嘉祐初

某啓。冗事牽迫。久疎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甚媿。某來日有少事須出。卽今幸家居。可以拂席。

奉俟軒蓋。顛企顛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某頓首賢良先生。

與曾舍人鞏字子固 慶曆六年

某啓。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歲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也。某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梓塞。加之老退。於舊學已爲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因風。不惜遠垂見教。未良會間。自重自重。

又治平四年夏

某啓。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于穎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弊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期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穎。無所營爲。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毫之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不及陳穎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郵爾。初亦不以爲佳。蓋自使其近穎爾。至此。便值酷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者。幸略道此意。惟慎夏自愛。

與蘇編禮洵字明允 嘉祐二年

某啓。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臥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今者賢郎又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爲慰。足下文行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治平間

某啓。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近方徧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个别爲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己出爾。謚錄卷秩既多。祇欲借草本。

又治平三年

某啓。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小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尙未康平。旦夕來體中。何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治平三年

某啓。自以拙疾數日。闕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平愈。孫兆藥多涼。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醫。爲善也。專此不宣。

又同前

某啓。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萬精密。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勸也。亦不煩答簡。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承皇祐 年

某啓。特承書問。兼惠篆碑。滌陽山泉。誠爲勝絕。而率然之作。文鄙意近。乃煩雋筆以傳于遠。既喜斯亭之

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專人還。謹此敘謝。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又

某啓。前者辱見顧。屬苦多事。不得少伸款曲。比奉詞。則承已歸縣矣。但深快快也。辱惠書。竊審經春體氣清裕。某衰病疲憊。日自彊勉。未知報效。不敢言勞。咫尺阻關。惟多愛。

與澠池徐宰無黨 皇祐五年

某啓。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大慰鄙懷。兼喜春寒所履無恙。程試賦詩極工矣。策贍博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爲者。止於如此耳。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際。能至此。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故不子細。不次。脩書白。

又至和元年

某啓。真陽相別。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擗踊。五內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得書。日與無逸弟想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今復常。又知淮水淺澀。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赴官之期。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水可行。與汴不爭遠近。卽茲來爲善。賢弟在此。寂寞中相伴。大幸。某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今却重頭改換。未有了期。仍作注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須相見可論。改服哀苦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至和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示及誌文。甚佳。無逸弟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當附去。又知且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爲政。何必求來府中。所云冬末當至京師。暫來甚善。一作喜無欲弟居監中。時相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某碌碌于此。士大夫有所論。當悉以見告。庶助其不及。實有望也。未相見多愛。

又同前

某啓。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患。論及富公言范文正公神道碑事。當時在穎。已共詳定。如此爲允。述呂公事。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爲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其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幸爲一一白富公。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又嘉祐元年

某啓。縣人來得書。承寒凝。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

論既各有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稍閑。已有削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況非要任。求之必可得也。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向多事。少暇。他亦疎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稍緩。若在本州。無妨。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洩官進學無恙。甚以爲慰。所寄文字。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某此待罪。誠碌碌。然期必有爲。而自效。士大夫見責者深。是待我厚。而愛之過爾。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處草草。

與焦殿丞千之。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澆慰。然聞不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快快。若足下素所自得。與某所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得專意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數年間。且可棄去科場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講訓。素所聞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爲人明果。以此思之。亮可決然北首。深恨閑居無人。旣不能專遣人去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爲久別計。但仰首傾望也。某於哀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言。已寒多愛。

又至和二年

陰雨泥甚。不欲頻奉邀。蓋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出疆。欲且奉託。與照管三數小子。某來日遂移過高橋宅中。俟稍定疊。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白胡先生知爲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令去。晚間可出。卽見過閑話。某再拜。

又嘉祐元年

某啓。知昨日已差試官。庶事便當牽率。稍涼。體中佳否。近晚或能見過。閑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羅細米各二斛。聊飼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爲怪。有無相通。亦鄰里之常事。慚仄慚仄。

又同前

某啓。以數日齋祠。今早方歸。知曾來取藥。體中佳否。見解勝。張熾秀才已獲薦。不知肯且來此過冬否。祇恐他要冬課。嫌小兒喧聒。不然。蒙益則多矣。某今日在家。隨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嘉祐元年

某啓。今日見解勝。尙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于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偶早。幸略見過閑話。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令發至羣牧司。云已却歸西岡。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寬涼。多南風。甚

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性，固無形迹矣。兼時得閑話，請更思之，勿以爲疑也。謹此咨啓，俟報。某啓。

又同前

某啓。見兒子言尊候違和，豈非患臟邪。秋後，慎生冷爲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某一出參假，便有人事區區，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取涼，無形迹也。前時奉白嚮有策題彼中收得者，幸爲錄示，或祇檢得本子，此中亦有人寫，蓋人事易因循也。

又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怪不見過，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鬱，頗須消息，有以散釋，其效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幸相過，要人馬來取。至於藥物，亦當商榷，乃盡其理。謹此咨啓，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舍中，見狼藉可憎，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一二日。大太祝歸，略令灑掃，兼庶事有所備，緣某多故，不能躬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袞袞度日，公私不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以客多飢疲，風眩發作，臥不能起，承示簡，不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怪其登第後絕不相過，餘

非所聞也。亦欲旦夕召渠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爾。今日知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有無相通。蓋爲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省主。自遣人問。當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姚闢詩說。請試看。有長處。簽出示及。爲無工夫細看故也。

又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爲之紀述。第以文字傳遠。須少儲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爲人強作。多不佳也。自來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諭。行期甚迫。當且前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爲晚也。人還。謹此白知。小兒不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同前

某啓。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遽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命。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以不久相見。不必爲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熱中。體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爲今夏病暑。不可勝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蓋衰老之態。自然如此也。略留來人。附此草草。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喜知動靜。兼承所履安和。實以爲慰。某病衰如昨。不

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等爲可責。惟早自知止。猶勝彊顏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未得如志。遂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墓表。誤書陵州人。當問其家爲改正。歲晚寒凜。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又嘉祐末

遽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已授樂清。果如何來。日見過豕殮。幸早枉步。乘午前稍涼。庶幾可坐也。無它客。姚祕校劉真蹟至此止。

又治平 年

某啓。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爲禮法所繩。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尙以爲難。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爲易守也。自臨縣治。今將及期。諒深諳此態也。某嘗再爲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爲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信乎不爲吾儕得失也。有名卽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書白。

與王主簿同字深甫。

歐陽文忠公集 十七 書簡

六十一

某啓。嚮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既去。又不時爲信問。視其外。豈非疎且慢哉。然求諸中。則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瞻慰。某衰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穎上。思幅巾與二三君往來田間。其樂尙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速去。非爲之不果。猶須晚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昨西。略見爾。祗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啓。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祇候。大熱不審體氣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庶得接清論少時。幸早垂訪也。專此咨啓。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常君未及作書。續得馳問。因見爲仲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啓。人至。辱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嗽良減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涕。碑并集錄。皆納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闈字子張 皇祐五年

某頓首。閑居絕無人使。又不欲頻煩郡中借人。所以久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爲多道哀懇。希文得美諡。雖無墓誌亦可。況是富公作。必不泯昧。脩亦續後爲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況更有纖

毫。譬如閔事亦常不欲人擬議。況此乎。然而不失爲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個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奸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背碑子極奉煩。多荷多荷。因見杜贊善。託問實錄不必封。但只恁寄來。此中程判官亦爲伸謝。將書來後。信有書去。某再拜。

又

某啓。專人辱書。承守道爲學自如。甚善。見論紹嚴事。止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諸中。未有不形於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擿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難破。請更思之。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錄示。

與王幾道復 景祐元年

某頓首。白幾道先輩足下。段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并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周也。聖俞得詩大喜。自謂黨助漸熾。又得一豪者。然微有饑態。幾道未嘗爲此詩。落意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窮。何不戒也。呵呵。問別後事。自彥國去後。患一腫疽。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

一來相問。臨清之歡。何可得邪。師魯已有召。不宜更俟嫁女。幾道與彥國宜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之。惠詩未暇答。以此也。

答孔嗣宗字伯紹河南人 皇祐元年

某啓。辱書甚善。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特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怱怱於筆墨。加察加察。某再拜。

又同前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爲己任。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與尹材慶曆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

與蔡交皇祐五年

某啓。人至辱書。感慰何已。且承春序。履況清休。范公襄事。脩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都闕。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道德之光。見於誌諡。爲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

所論敢不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爲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勸尋史傳續報。然亦當慎。文正所慮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篇。果如所料矣。試期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曾舍人鞏字子同 熙寧四年〔續添〕

某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運鹽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遠和，急足至。辱書喜遂已康裕，甚慰甚慰。某秋冬來，日足粗可勉強。第渴淋不少減。老年衰病，常理不足怪也。餘在別紙。某白。見諭乞頴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靜，爲得理也。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筆百枚表信，不罪不罪。

又同前

辱示爲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羣口誼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某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閑居乏人寫錄，須相見可揚榷而論也。自去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

作不足采。惟續思穎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皆石本。今納上。自歸穎。它文字亦絕筆不作。恐知恐知。青州十餘篇亂道。爲說道上石。彼近必見矣。

【與王待制】子野兄舟行。一作承攀別。一作攀送自攝。此下一

【與焦殿丞第十一帖】不必白。白一作須

【與姚編禮第二帖】不惜錄示。此下一有容細看商議去留之耳。爲來人督

【與孔嗣宗第一帖】尹君。一作尹公然以。一作然後切切。一作刀

【第二帖】若言。此上一不苟。一作不可

卷八

與丁學士寶臣。字元珍。皇祐四年

某啓。自聞南方寇梗。思欲附問。因禍閑居。難求的便。雖在哀殞。翹想之心。不可道也。元珍學行優深。才當遠用。遘一作此不幸。古人多然。在處之有道爾。古之君子。所以異於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所恨某君此際。不能奔走耳。某哀病。無復生理。今秋欲扶護歸鄉。恐趨葬期不及。則且權厝鄉寺。俟它年耳。

忽偶黃莘先輩過云賢兄在舒州因得附此草草不能盡鄙懷當續馳訊也秋熱寬中自愛某再拜

又嘉祐四年

元珍淹屈于外交游所宜出力既默無所爲而至於書問亦不能時致其勤其爲慚罪不待言矣某自蒙恩歸院雖稍清閑而忽忽度日公私無所益此處京師者汨汨之常態也幸非甚愚頗知脫此而遠去然事有不得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殆此類也今歲廷試得人之盛中外共慶況在佳壻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今因胡推官行謹奉狀相次陸君行當別布懇

又嘉祐四年

某向在府中困於煩冗久不奉狀徒用瞻思專人邊來特辱嘉問承涉夏已來體氣清福深所欣慰元珍才行並高而困蹇如此吾徒之責也某昨被煩使初不敢辭然几案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不支屢自陳乞蒙恩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尙未獲素心又以殘史終篇有期夏秋之交可決南去相見未涯千萬鄙懷臨紙不能悉布惟慎重自愛以順休復

答郭刑部輔

某啓方欲因兒子行奉狀遞中忽辱書可量欣慰兼審春寒動履清勝承諭以嵩少之游豈勝跂羨此樂常爲山人處士得之衣冠仕宦比其汲汲得如其志不老則病矣雖有登臨之興勉強而爲之已不勝其

勞也。若神完氣銳，惟意所適，如公之樂者，百無一二人也。如某者，目固不能遠望，足亦不任登高矣。可歎可歎，相見未涯，嚮暖加愛。

與朱職方處約 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夏熱，公外竊惟體履休勝。陳誥寺丞，佳士也。曾在滁州同官，今其南歸，願拜識。幸希留念也。屬唐史終篇，忙迫作書，不謹備，恕之。方暑，慎愛。

與蔡省副

某頓首。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教字，承已登舟，遂不復一得。敍別，可勝瞻戀。短景日暮，還家，客已盈室，寢食殆廢，習以爲常。以此久不奉問，慚罪慚罪。汝陰君子久處，疾少間，當來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不盡區區。

與王發運鼎 字寶臣 嘉祐二年

某啓。中春嘗辱惠問，不審涉夏暑毒，體氣如何。某自出貢院，爲羣士誼話，尋而入夏。京師旱疫，家人類染時氣，區區中復有病患憂煎。以此久不附狀，寶臣治漕南方，雖久淹于外，然振綱革弊，公私所賴者不細。比於碌碌于此，無所云補者，所得多矣。某再請洪井，未得，屢罄所懷，期於必得也。未相見間，惟爲時自重，謹於遞中奉此，不宣。某再拜。

又嘉祐二年

某啓。衰病無惊。難久於此。加以私計。日思南去。未可得者。無他。近時內外制請使。例不得從爾。柰何。柰何。自之翰有事。故人零落。所存者幾。更復何心。追後生於紛華。某將入貢院時。之翰疾已甚。比出。遂不見。遽失斯人。爲恨何勝。與同年相知尤甚。遂及之。愁人愁人。中間承惠金櫻煎。近方開而服之。其製一作煎得尤精。多荷。中年衰病太甚。世情已去。但猶藉藥力。且扶旦夕爾。遂中不子細。

與馬運判遵 皇祐二年

某啓。久別。欣此瞻候。陰寒道中。曾候休勝。河役動衆。疲民利害。緊公處置之耳。他俟握手。不能具述。因人走此不宣。某再拜運判裏行執事。十二月七日

答韓欽聖宗彥 嘉祐二年

某啓。昨使舟行日。不及攀別。深以爲恨。人至辱書。伏承署事以來。當此祁寒。體況清福。實以爲慰也。外補之樂。得之有素。伏讀佳作。益以起予。無用之質。衰病颯然。造物者畏浮議。以見縻。柰何。柰何。歲晚。以時自重。人還謹奉此爲謝。不宣。某再拜欽聖提刑學士。十一月二日。辱寵惠佳篇。欽誦不已。旦夕和得。遞中附上。新甘奇味。珍荷也。珍荷也。部頭事藝稍進。得賢者齒問。更增勉勵也。呵呵。劉守到。必還使司。當復清談也。嘗說襄陽山水。一經真賞。果如鄙言否。

答李學士嘉祐八年

某啓。自遭罹國卹。哀摧殆無以生。伏惟感慕攀號。何以堪處。伏承遠賜存慰。豈勝感咽。孤拙遭遇。昔與安道皆奉清光。今茲衰晚。才薄責重。未知死所。何以論報。嚮秋更冀以時加愛。

與王學士

某頓首。京師區區。自朝及夕。無益於公私。而思接賢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爲恨。寒陰不審氣體何似。旦夕當卜至門。未間先此爲謝。冀有以亮之而已。

又熙寧三年此帖又載第九卷却云與薛少卿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過穎。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祀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爲掛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答張學士嘉祐八年

某啓。中間辱惠書。未遑脩答。又辱惠書。意愛勤勤。重增感愧。某以嘗患兩手中指變瘡。爲醫者俾服四生丸。手指雖不搐。而藥毒爲孽。攻注頤頰間。結核咽喉腫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衰朽百病交攻。難堪久處茲地。漸欲謀爲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爲名而去。猶是幸人。使騎巡歷。何時一過都下。少遂握手。未

間以時自愛。仲儀喪子。歷滯行期。許事猶煩餘暇。沖卿恐猶未歸。未及作書爲慰。

又嘉祐年

某啓。區區久不馳問。豈勝瞻勤。暑毒竊惟體履清福。兼承權留務都邑孔道。諒少勞神。中間嘗辱惠問。不時修報。亦可知其冗率也。慚感慚感。某唐史終篇。遂當復尋江西之請。衰病無堪。爲歸老之謀爾。未由握手。莫罄鄙懷。惟冀爲時自愛。以副企詠。

又

某啓。前日專詣舟次。值不在。略見賢郎。比欲旦夕再祇候。而大雨連綿。無由出門。兼恐已行。忽辱手教。乃知卽今方行。不獲面別。惟以時自愛。瞻企何已。東南應亦有所欲。但倉卒不暇。續當有信咨煩也。蔣同年千萬爲伸意。近得書。亦當作書也。南郡近有書去矣。人立待草草。

又

某啓。衰病無堪。叨竊過分。方深愧懼。遽辱誨存。兼承惠寄佳篇。豈勝珍誦。湖園野趣。近郡所無。夢寐在焉。何嘗忘也。若得偶逃罪責。歸老其間。遂養慵拙。何勝幸也。歲晚寒凜。款言未期。惟冀以時自重。

答陸學士經字子履至和二年

某啓。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使者輩往凡七八。獨疲劣者尤覺其苦也。還家。人事日益。區

區浮生。何處得少休息。承子履在洛甚安。又知來鄭書碑。咫尺莫得奉見。獨見勝之。備知動止。辱書益用爲慰。漸暄。珍愛人還。謹此。

又熙寧四年

某啓。久闕奉問。忽枉以書。奚勝感慰。兼審經寒履況。沖裕某衰病餘生。得請歸老。而遷官兼職。皆出特恩。榮幸之愧。無以爲喻。第久疾累年。頓難減損。然得此閑適。足以安養。又其幸也。遂復田畝。無期會見。企仰而已。千萬加愛。

又治平四年

某啓。早來辱枉使車。重增媿感。過午遂熱。承動履清和。方苦昏乏。忽被手教。兼惠以藥并方。尤荷意愛之厚。第藥性差熱。當漸漸服之也。竊承代歸有期。依依之意。愚當與潁民同也。餘留面布。人還少奉此。

與刁學士約

某啓。前日承寵訪。秋暑計尊候康和。以居處狹陋。欲卜定力。約數君奉同閑話。一日既稍寬涼。又佳水烹一兩盃茶。幸告月初約一日。恐爲會處多。故先次一作此咨啓。

答連職方庶字君錫 天聖中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良執。少一作久別。伏想體中佳好。近者兄長行。獲奉短札。懇悃之素。具之如昨。泊任

進來得三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野。某自返黨閭。邈然塊處。日以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視同長物而已。前承寵示佳句。久欲爲答。柰六情底滯。不能叩課。加之對雷門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効曹生游揚季布之名。自得傳播於漢東士流之間。諷誦傳寫者。迨疑使中山兔悲而洛陽紙貴也。今勉成一首以報來賜。小生學非師授。性且冥恣。仰賴良交。時賜教誘。若不爲索其病疵。而姑効司馬生言好字。則三哥顧我之厚薄。可由斯而見矣。崢嶸且晏。平居寡徒。想望故人。能不憎恨。時因北風。幸無忘德音之惠。某頓首。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嘗辱惠問。不審寒來體履如何。京師區區。幸時與元禮相見。然衰病鮮棕。無復壯年游從之樂也。殘史已終篇。南歸之思。如欲飛爾。君錫決然。遂獲閑居之適。應知此趣。真老者之所使也。況竊祿甚厚。於國無補。豈堪碌碌久此乎。握手未期。聊爲君錫道此。盛寒多愛。

又熙寧 年

某啓。令姪過郡。辱書。粗慰積年思企之勤。兼得一詞起居康福。外絕世欲。內養天真。宜其極方外之樂。享眉壽於無涯。某寵祿盈溢。心志衰零。尙此盤桓。未償夙願。然亦不出新春。歸計可決。第思場屋之游。四十年之舊。零落之餘。所存者幾。而吾二人者。邈焉各在一方。未知握手之期。用此不勝區區爾。歲律適盡。寒

色嚮深。惟以時加愛。

又熙寧四年二月

某啓。守蔡忽已半歲。老年百病交攻。賴此閑僻。偷安。然猶經春在告。人事曠廢。咫尺相去。闕於馳問。使至辱書。既慚且感。喜承尊候康裕。某以衰殘。未遂一丘之願。勉彊憂畏。惟思高賢遠識。早能超出塵累。宜享福壽於無涯也。企慕企慕。相見末期。初暄。保愛。

又熙寧四年四月

某啓。相去不遠。惠然之顧。出於乘興。古賢佳事。有望於故人。但不敢坐邀爾。某入新年。陡更衰殘。昨三月中。欲遂伸前請。決計歸休。封遞角次。得闕報。陝兵爲孽。遠近驚懼。朝廷方有西顧之憂。遂且少止。今已寧息。非晚必期得請也。若遂還穎。則相去益遠。至時或一就蔡柱。顧可否。千里命駕。近世未聞。亦是一時奇事。有望有望。亂道思穎詩一卷。粗以見志。閑中可資一噱。

答連郎中庠字元禮

某啓。才薄力劣。任非其稱。初無報効。徒自爲勞。人事都廢。特親舊見哀而不責小故。湖外風土如何。嚮承體中亦小不佳。今喜清康。君錫兄亦久不承問。多事忽忽。不曾作得一書。慚悚慚悚。惠柑甚佳。遠地難致。尤爲珍感。鳳團數餅。聊表信而已。歲律遽窮。新春多愛。

又

某啓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故人有佳兒女。朋友所當共慶也。兼辱簡字。惠以熊白并躡鮮等。皆飲酒具。獨患累日苦日昏。未能近盃杓也。朝暮乘閑道話。

答丘寺丞

某頓首。今日食後就寢。方覺擁被臥讀太白集。忽辱惠佳篇。豈勝感愧。當亦牽強爲報。恐滯使人。且此爲謝。

答韓宗彥

嘉祐四年本卷前有答韓欽聖二幅。卽宗彥也。誤實此。

某啓。專人辱書。承此初暑。體履清勝。實慰瞻勤。前在府中。嘗辱惠問。牽以俗冗。不時布款。昨以衰病。屢自乞蒙恩俾解煩劇。雖江西前請未獲。素心而疲。憊計不能久。粗得休息。亦不勝其幸。方得復從諸公之遊。而子華遽遷執憲。然命出中外稱愜。某旣得閑適。遂且盤桓。過夏秋冬。當遂前請。相見未涯。但聞風采。行被嚴召。未聞暑熱。以時自愛。因人還謹此爲謝。

答黎宗孟醇 熙寧二年

某啓。近遣家兵至萬壽奉迎。有書計達。專人惠教。乃承路中得疾。問來人不能詳言。卽日必惟已獲痊安。旅中有疾。亮難久也。辱諭尋醫。細思皆小小外事。不足動懷。豈宜輕爲去就。許昌避疑介至毫。又陳曹爲

梗。今又復然。足驗世人常態。處處如此。然則尋醫所至。未必見容。但當寬度包之爾。富丞相奉知。必不淺。已教他舉留再任。莫且隱忍終之否。某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事。前後蒙見教者。豈非欲某寬中。以忍事耶。却敢以此意奉規。不怪不怪。未敢奉邀。必且徑還家也。嚮暖加愛。不宣。某再拜。

與裴如晦煌 嘉祐五年

某啓。酷暑阻奉見。竊惟體氣佳和。新事頗動人耳目。惟靜處聽鬧。益覺其喧也。聖俞賻助。遂獲幾何。苟有所得。幸且勿送其家也。望略批示。或約相見爲佳。謹此咨啓。某再拜如晦學士二十四日

答杜植嘉祐五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馳誠。然亦久不承問。忽於遞中辱書。喜慰無量。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不相見數年間。親舊零落。所有無幾。在者衰殘老病。於理宜然。其間不能量力。決然早去。而留連祿仕。任過其分。勉強碌碌。迄無可稱。以取責於一時。而貽淺於後世。則鄙人於數老叟中。又獨負此。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溺。就令心有所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何。由是言之。得失不較可知。自去夏迨今。病恙交攻。尤苦齒牙。飲食艱難。則嚮所謂於身所得者。無復有爾。可嘆可嘆。不相見久。因書及此。聊當一笑爾。聖俞家。賴諸故人力。得不失所。漳州兒子輩。更在教育。他事應在雅懷。有以處之。不待言也。新歲千萬加愛。因風不惜惠問。以慰瞻仰。不宣。某再拜。

答陸仰

某啓。人至辱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之旨。究切當世之務。與其辨論文辭之際。如決壅塞。闢通衢。以瀉浩渺之無窮。御駟駿而馳騁。然則吾子之所能與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某衰病廢學。多難於時。常幸得空閑之處。苟樂於自棄。而吾子獨不棄之。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感媿。聊茲爲謝。幸察其區區。

與丁學士見英辭類彙已下續添

元珍屈處冗務。士夫所歎。清議尙存。自當奮滯。惟通塞有時。少須之耳。某碌碌于此。爲庸人出處之計。前以屢陳矣。

又

冗務誠非賢者所處。然屈伸之際。又非賢者不能安也。凡在交舊。莫不以此爲慮。而未知所以爲之。奈何。自古賢達之士。固嘗有所屈伸。其所以處之者。乃其平生所學者耳。足下所存遠大。故知必能及此。敢道之。

與蔡省副嘉祐元年 見名賢簡啓

某啓。昨日無以爲禮。深用慚覲。宿來動履想佳。然中席遽起。遂不可留。變此新例。他時東齋之會。敢不遵

用故事也。適得沖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某殊未有一句，欲借一拭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送沖卿，能往否？此不敢強，因及之。

又嘉祐 年

某啓：昨日知與沖卿賞月，必有餘樂。某亦邀同輩二三人，淡坐不飲，殊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真不能追。遂少年矣。前時烏絲欄，輒留欲書，其後尙未有暇。適因尋書，別得少佳者，且納上，聊資揮灑。章望之長言，試爲一閱，疑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咨布。

與裴學士

名燧，字如晦，嘉祐八年以秘閣校理知潤州。前有嘉祐五年一帖。

某啓：公私冗瑣，人事多廢，不獲奉問。忽已逾時，專人辱書，承經寒氣，體清安，稍慰瞻想也。某年齒日增，心志日耗，材薄任重，憂責無涯。故人在遠，誰與教告，誠未知稅駕之所也。如晦代歸，有期，竊承私門多所愛，撓顧知紛紛，此世少無事人也。惠甘誠爲佳物，然不飲已甚年矣。茶須嘗，方敢致謝。嚮春和，更希慎愛。專人還，謹奉此不宣。某頓首。如晦學士足下。二月三日。

與趙學士名彥若字元考 熙寧 年

脩啓：頃蒙軒騎少留，忽忽殆疎款奉。然每親餘論，獲益已多。少別方爾，傾馳辱書，感愧。旦夕亮且就道，霜月嚮寒，千萬愛攝。不宣。歐陽脩奉啓。太常學士執事。八月晦日。

承示集古跋尾數事。頓發蒙滯。恨不早拜呈也。

【與丁學士第一帖】不可道。一作不可道。一二道。不能安。一作歸鄉。此下一有以風。雜安。歸鄉。波道遠五字。

【第二帖】況在佳塔。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一作現在佳塔。高與良增喜慰。

【第三帖】深所。一作乃心。

【與王發運】中春。一作在中。

【答李學士】以時。一作爲時。

【答韓宗彥】疲憊計不能久。一作疲憊交攻。不能自支。

卷九

與薛少卿公期 景祐三年

某頓首再啓。東園一別。自夏涉秋。今條冬矣。泝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見家兒。言出京時有公期書。渴得一見。要知別後事。然數日尋之不見。遂已。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無病恙。風波不甚惡。凡舟行人所懼處。皆坦然而過。今至此嚮夷陵。江水極善。亦不越三四日可到。又聞好水土。出糲

米大魚梨栗甘橘茶筍。而縣民一二千戶。絕無事。罪人得此。爲至幸矣。祇是沿路多故。舊相識。所至牽率。又少。使人作書入京。公期始約。今冬赴絳州。必非久行矣。每憶君謨家會。頗如夢中。未知相見何時。惟自愛而已。因人便。附書在君貺處。乃可達。今因遣白頭奴入京。謹附狀。不宣。

又景祐四年

某頓首。自公期東門之別。忽已踰年。南北之殊。相去萬里。音信疎絕。於理固然。昨至許州。蒙訊問。備審官下。爲況甚佳。邇來諒惟自公之餘。與闔內貴屬。各保清休。某居此。爲況皆如常。親老幸甚安。室中驟過僻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難。亦鄙夫之幸也。多荷多荷。公期遊宦故鄉。其樂可量。思昔月中琴奕。樽酒之會。何可得邪。某久處窮僻。習成枯淡。頓無曩時情。惟覺病態漸侵。爾弊性懶於作書。區區思慕之心。非有怠也。惟仁者察之。讒謗未解。相見何由。惟慎疾加愛。因人至京。頓示三兩字爲禱。其如方寸莫能盡也。不宣。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公期九哥足下。比者伏審五丈人丈母相繼傾亡。聞訃交至。不勝悼怛苦事。伏惟罹比酷毒。摧痛哀慕。奈何奈何。孝子之志。在於不滅。更望節哀就禮。以全大孝。是於親友爲大願也。自去秋質夫有事。顯侯公期替歸。不意遭此凶變。知扶護且歸絳州。未審何時可至京邑。一別數歲。某走萬餘里。艱險備

嘗公期又有此患。人生若此。可嗟。可嗟。八哥在京。尙未有差遣。亦欲求一住京。所貴照管。君貺與某亦時。時到宅。內外如常。不慮中。前君貺行。曾有書。他爲有起請。不肯附去。今同封呈。前後累寫下書。皆因循不附。去得。悚息。悚息。秋寒。哭泣扶護。千萬寬節。以副區區。謹奉此致慰。

又慶曆三年

某頓首啓。自公期到京。便欲拜見。初期見訪。尋以某欲入都。遷延至此。近以定日必行。一夕。小兒輒病。遂阻行計。然猶幸僅存其生。至今尙未安。所賴有可醫理。行旣無涯。虛滯軒車。久阻歸計。慚惕。料某不往。公期使行也。企渴企渴。他具夫人書記。累辱問。小兒病。無慳中。未及奉書。市藥甚煩。挂意。春暖。各希保愛。瞻祝。瞻祝。不宣。

又皇祐二年

某啓。到此已將百日。牽率如初。以此久不奉問。遞中并人至。兩辱書。承寒來寢味多福。霈恩進秩。不敢爲賀。彼此然也。某此區區。幸事漸少。稍息肩奉告。作鞍蓋爲郡人。哂其太陋爾。相次專人附銀去。式樣一依官品。可也。冗事乃煩長者。惶恐惶恐。餘具後信。冬冷。保重。

又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不相見。承在軍器庫中。必甚勞神。喧和。體氣喜佳裕。玉册官便當遣去。有暇因出。見過。看漢碑。

今日私忌家居恐知。

又嘉祐 年

某啓。昨日見嬾子自宅中歸。云公期猶患腰疼。不審旦夕來尊候如何。今日欲於軍器庫中奉問。又恐不入。爲前日所見偷竊者驚家人。欲於宅西添一鋪巡警。不知有例否。夫人言公期宅前曾創添一鋪。不知申報何處施行。略希批示。因出閑過少話。某再拜。公期郎中。 二日。

又嘉祐 年

某啓。昨夕承過。顧經宿熱未解。甚可苦也。體中安和。數日有人將一馬來。行亦快。不見驚蹶。不知毛骨如何。云要百千爲定價。直否。試令牽呈。昨夕忘却閑說及。幸告批示。革薤丸方。專令咨請。不罪不罪。

又嘉祐 治平間

某啓。昨日作書未及發。忽得來介所惠書。頓釋月餘憂想之懷。家人尤以爲慰也。所喜涉暑到官。尊幼各安寧。仍知頗以郡事爲意。如此日月亦易銷遣。某嚮在夷陵乾德。每以民事便爲銷日之樂。苟能如此。殊無謫官之意也。某偶因用街市淋洗藥。拔動風氣。左脚疼痛。數日在告。不意傳報。特煩軫念。感愧感愧。盛暑公外加愛。家人亦自有書。此不多述。不宣。

又嘉祐 治平間

某啓。近併捧三書。具審至汝以來動靜。甚慰企渴爾。比日竊惟公外體履清福。貴眷各安和。今夏京師大熱。疾疫尙未衰息。頗聞許洛特盛。幸喜汝獨無之。雖然。郡事久不治。下車之始。不無勞心。今必稍簡。則漸可樂矣。崔庠按已斷。邸報必見罪狀。不若初聞之可駭。然刑名亦重舉。主多不免。茲亦奈何。淄州近不得書。應是煩惱。某今歲病暑。飲冰水多。目生黑花。多在告。舉家幼小幸安。最後將書來人。戒渠來取書。輒私去。故於遞中致此。暑伏方盛。慎愛不宣。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多事忽忽。等閑不奉狀。遂復逾月。茲者楊氏子來。辱書承秋來公外。動履清康。貴眷各安。粗以爲慰。郡事以太守養疾。甚煩裁處。然臨以餘刃。莫不爲勞苦。加之歲事豐成。盜訟當漸稀簡也。某以私門過夏。嚮秋。幸且安帖。祇是孤危之迹。勢漸難安。羣口籍籍外。亦應聞病目愈甚。承惠藥方。便當精意服之也。連日從駕歸。遂臥病。兼亦筋力去不得也。餘俟家人自有書。殘暑更冀以時自愛。以副瞻企。

又治平二年

某啓。近以雨水爲患。舉家驚奔。所幸人物苦無傷損。寓居定力。公私擾擾。久不附問。急足忽來惠書。承秋來公外。體履清福。貴眷上下康安。稍以爲慰。報國無狀。致此天災。皆由時政多闕。上貽聖憂。方共引咎。遽承見教。丁寧切至。蒙愛之厚。愧感銘藏而已。知汝極豐。郡政修舉。盜訟遂稀。應多閑暇之樂也。某忽忽無

惊。病目如在昏霧中。作書甚艱。餘不遑及。嚮寒保重。因風時枉問。

又同前

某啓。新陽納慶。伏承動履多福。人至辱書。感慰無量。京師水後。繼以陰雪。甫近郊禮。次開晴。青城宿齋。雲日澄和。人情舒暢。遂成大禮。衰朽之質。執事忘勞。前此公私事叢。久闕致問。自是而後。應且休息。一晴鎮遏。無限浮議。天幸天幸。餘非筆墨可罄。人還僅布一二。深寒多愛。

又治平三年

某啓。自承受勅後。日與家人望軒騎來歸。何久而絕不開問。春夏之交。氣候不常。不審體况何似。想與貴眷各安。某此內外如常。但自春來。病渴淋不止。在告多日。乞一近郡養疾。已三削。竊料旦夕當至都門。故專走兵迎候。其他須面敘。病中不悉。

又熙寧元年

某啓。近法曹廳人回。特惠書。經節竊惟公外。氣體安和。某到官。忽已兩月。幸與諸幼如常。但老病益衰。民間興利趨公。事目百端。昏然並不能省。若常時公事。則絕簡。過客亦稀。苟祿偷安。負愧而已。公期臨郡。已多時。莫須別有差遣。某以病苦。難久尸居。歸心有素。何日遂如所願。相見未涯。窮冬盛寒。惟加攝爲祝。

又熙寧三年 此帖又載
第八卷却云與王學士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近入京衙校過穎。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爲挂冠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又熙寧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承秋暑體候康適。貴眷安寧。甚慰。甚慰。某茲者告老得請。恩典殊優。出於萬幸。穎蔡至近。雖冒大熱。信宿使至。遂爲閑人。庶事皆如素計。惟當營舍。久而僅了。族大費廣。生事未成。倫理。頗亦勞心。然措置稍定。不復更令入耳。則是人間無事人爾。知幸知幸。承冬中當替歸。可遂相見。豈勝欣願。但恐未間。別有美命也。某此老幼幸如宜。聞相去祇四程。必時得書問往還。殘暑。公外多愛。

又同前

某啓。迺吏過州。辱書。承經寒體況清裕。貴眷各安。甚慰。勤企。某與諸幼幸各如宜。自還田舍。已百餘日。庶可稍成倫理。粗免勞心。始覺漸有閑中趣味。然目足之疾。初未少損。蓋累年舊苦。勢難頓減。又迫於年齒。愈老而益衰。其如坐享厚俸。飲食無爲。徼倖之愧。感激而已。承美替有期。冬末行舟淮穎。當得一會。而但恐未間。別有美命就移。不然。豈勝欣望也。深寒未相見間。多愛多愛。

又熙寧五年

某啓。自使舟過郡。閑門庶事乏力。又值雪寒。難於舉動。加之病齒妨飲。遂不成主禮。退居屏迹。惟交親難相會。每以爲恨。幸一相見。又事多艱滯。如此。信乎人事如意難得也。然尙得靜話數日。爾人至。辱手教。承宿來尊候萬福。知詰旦遂行。嚮和。惟多愛。

又同前

某啓。近辱書。喜獲平安到京。甚慰傾企。乍至都下。人事必多。仍審已謁告歸絳州。何其速也。不亦少勞乎。卽日春暄。竊惟氣體清適。某自相別後。令醫工脫去病齒。遂免痛苦。然至今尙未敢放口喫酒。情悰索然。但覺一歲衰如一歲。爾集序已了。祇候更了鐫刻。一併納呈。閑居難得人便附書。比此書至京。計已西去。故令八齋轉附至絳。故未及其他。惟嚮暖保愛早還。以副瞻思。

與陳比部力 嘉祐治平間

承有家訃。賢姊有事。竊惟悲痛。老年親戚間。不免時有煩惱。人生常理只如此。時暑千萬節。哀寬中。無由奉慰。來日令兒子至寺中也。五妹且省煩惱。時熱。圖安也。某再拜。作坊殿丞良親。二十七日。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承昨日寺中舉掛。時熱。惟希寬中。又知喫食所傷。更須慎護。辱惠茶具。甚精奇。多荷多荷。藏之。他時爲閑居之用。爾今則少暇也。五妹喜安。極熱。未敢相邀。歸家好將息。某再拜。作坊國博之右。旬休日。

又同前

某辱惠答簡。承臟腑已安和。甚慰。惠茶籠所作極精。至石屏大是奇物。可珍可珍。但不得中間一片。則不成器。千萬爲早取之。此物他處未嘗見。石屏世故多有。未有若此簡易而工妙也。稍涼。見過閑話。某再拜。作坊虞部。六娘兩日患臟腑。今却安也。果子自此更不令喫。幸荷幸荷。

又同前

人至承惠簡。喜酷暑中與貴眷各安。數日大熱。恰值謝官。人事紛紛。疲朽遂不克支。若非昨夕一雨。少解煩毒。其將奈何。頻勞問念。多感多感。某再拜。住娘近日頗肯忌口。亦漸向安。謝念及也。

又嘉祐治平間

多日不相見。天氣斗暖。喜與五妹各安和。惠簡問及牙疼。多感多感。兩日稍可。雖浮動。醫者云取未得。須候根脫。取之省力。恐知恐知。驢肉多荷多荷。某再拜。作坊虞部良親。二十三日。兩日却較喫得些物。

又同前

某啓。承惠蘇家藥。多荷多荷。亦嘗用之。此但治咽喉爾。某所苦者。齒牙熱痛。兩日來漸較。蓋稍節滋味等物。遂可爾。過承憂念。五妹歸家安否。後日祠事畢。使歸。當得相見。人還專此爲謝。某再拜。只前時兩般藥自好。方待久使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久不得信。方深企想。送劉司理兵士至。辱書承公外體候安和。四郎以下諸幼各安。甚慰。但以亡妹忽已周祥。舉家見書信至。重增悲惱。爾某此老幼幸亦如常。久欲作書。只爲累表乞致政未允。候見去住後發書奉報爾。今又忽有青州之命。已兩次辭免。欲且乞守毫。蓋去穎近。便於歸計也。未知如何也。知吾親每每多不安。遠宦中有此煩惱。誠難爲情。更宜寬心求安爲善也。亡妹靈柩。今冬先送歸晉。最爲上策。嚮寒千萬保愛不宜。某再拜。知郡比部良親。九月八日。

與馬著作嘉祐中

牡丹記荔支譜久欲附呈。以候刻跋尾數十字。以是稽遲。不惟不惟。病目固不能書。然君謨不肯爲他人書。而獨爲某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自書。取笑取笑。

又治平四年

某啓。近縣人還奉狀。新歲布和善人君子。自宜享福。惟餘齡晚暮。益以病衰。相見未涯。徒積傾嚮。鄙區區前書粗布政餘加愛。某手啓。知縣著作足下。十二月十九日。寄惠花燭白蕈。多荷多荷。蕈豈非自種耶。甚佳甚佳。泉水未爲爾。必以冰凍。費致未得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專人辱書。并以泉水爲貺。豈勝珍荷。兼審新春履味清安。河夫之役。尙煩神用。然處置得宜。公私俱濟。則所利博矣。亮不以爲勞也。某再乞壽。旦夕必見可否。未間。難爲期約也。當續咨報。尙寒。慎愛不宣。某手啓。知縣著作足下。十九日。李集已領。泉味皆佳。然大抵東州水甘。直須於鹹水地飲之。然後爲貴爾。

又

某啓。病悴之餘。人事踈廢。忽辱惠教。方承臨莅齊城。經暑公餘清適。誨諭稠重。開發蒙鄙。感愧感愧。咫尺未期會話。欽渴欽渴。某再拜。病目多書字不得。不罪不罪。

又熙寧三年

淮西支郡蕭條。何敢奉屈。然吾儕以道爲樂。亦應不以閑要爲計。某至穎。且少盤桓。俟如蔡。卽當發削。若遂所乞。衰拙之幸多矣。塗次餘未及詳。

又同前

最後一削。甚懇。意謂可以免。并遂蔡。何幸如之。其餘區區。未可卒布。但不一會見。尤爲恨爾。保愛保愛。

又

某啓。官守相望咫尺。未親言語。惠書勤眷。兼以嘉篇。富麗之作。老病無惊。得以拭目頓增鄙思也。欣感欣感。高材尙滯一邑。秋冷多愛。某奉白著作足下。

與顏直講長道

某啓。嚮傳例罷學職。初聞可疑。及辱書。始駭果然。又承有淮陽之命。君子出處。不違道而無媿。則所居皆樂。況淮陽近家之便乎。亮不動浩然之氣也。交年積雪。極寒。體況想佳。計行李不久當東。相去逾遠。會見何時。千萬加愛。

又治平四年

某啓。嚮在京師。會吾子來。人事忽忽。不能以從容接高論。及至亳。聞還直學館。出處相失。誠可悵仰。近惟經寒。體況清適。某退守僻州。甚爲優幸。而衰病侵凌。心志昏耗。諒難久竊榮寵也。目疾爲苦。臨紙艱於執筆。鄙懷莫罄。新歲惟冀加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啓。董君來。辱惠音。竊承履況佳適。感慰曷已。學館誠岑寂。然塵事不到。足以專志經籍。則其所得與其所樂。豈不多哉。某今春日疾愈甚。東州民物。可樂處多。但自以衰病少。悚爾。董君到。必爲言也。

又同前

某啓。衰病。人事多廢。久不奉書。遞中辱問。承經寒體況清適。學舍久淹。然以道爲樂。必無倦也。某兩目益昏。難久勉強。乞壽已再。且夕冀得請。西歸。近穎爲使爾。相見未涯。鄙誠莫道。

又熙寧二年

某以病昏廢學。情禮亦多闕。東州一任。寄委勉強。常憂曠敗。請壽冀未退休間。苟安於藏縮爾。久不聞道義之益。與諸賢者迹日漸疎。但飲渴而已。

又熙寧三年

某啓。近辱書。承春寒爲道外。無恙甚慰。企仰竊憶。去秋將離青社。曾一奉書。未審得達否。某衰病如昨。幸得閑暇。偷安。但苦病目不能看書。無以度日。詩義未能精究。第據所得。聊且成書。正恐眼目有妨。不能卒業。蓋前人如此者多也。今果目視昏花。若不草草了之。幾成後悔。所以未敢多示人者。更欲與二三君講評。其可否爾。但未知相見何時也。報筆特艱。莫布萬一。漸暖。加齒。

又熙寧四年

某啓。近辱書。承涉暑講道外。康和甚慰。兼蒙以鳧繹一有生字集爲示。某自少時。嘗得傳誦數篇。每恨不見全篇。不意茲時。頓飮飢渴。藏家著錄。以傳後世。榮感榮感。某以經春老病在告。近已復尋在毫之請。方治裝以俟命。區區未遑。悉布。惟毒熱加愛。

又同前

某茲者得請歸老。恩出萬幸。惟所苦渴淋。自春發作。經此暑毒。尤甚。蓋以累年之疾。勢不易平。然自此安

閑。冀漸調養爾。兩日昏甚。艱於執卷。顧難銷暑景。又親朋之會。邈不可期。恐遂不聞道義。默默寢爲庸人。爾殘暑加愛。

又同前

某啓。近小史一作吏許充行。奉書方在道。人自都來。又辱惠問。豈勝感媿。兼承秋暑爲況多佳。某自蒙恩許。其告老榮幸感激之懇。前書已粗布。惟乍還里閭。人事少勞。而舊苦日足之疾。得秋增甚。舊書編稿。未經一二君商榷。今遂復田畝。會見無期。此爲恨爾。餘粗如宜。幸不多恤。嚮冷。惟加愛。

與梁直講

某啓。衰病退藏。自宜屏迹。忽辱惠問。雅眷不忘。其爲感著。未易遽陳。兼喜春和氣體清裕。董直講來自學舍。具道羣居之詳。今其還也。亦備見郡齋之況。燕譚之際。諒可及之。病目愈眊。然艱於執筆。惟以時加愛。

與直講都官熙寧元年

某啓。自雖毫。更闢奉問。春氣尙寒。體履清勝。某昨辭青不獲。勉策病軀東來。而東州土俗深厚。歲豐盜訟亦稀。甚爲養拙之幸。而獨苦衰朽老疾日增。爾歸計遷延。更須年歲也。學舍久淹。匪朝必有美命。未間珍愛。某再拜直講都官足下。正月九日。

與曾學士熙寧三年

某啓。近因人還。得附拙記。荐枉書尺。其爲愧。何可勝道也。兼審秋寒。提按之暇。動履清福。某去蔡咫尺。以病足爲梗。少留于此。忽復踰月。匪晚。向官所。壽蔡相望。時得拜問。旅寓中草率爲謝。

與王補之熙寧三年

某啓。近者行舟過界上。特辱惠書。喜承秋冷氣體安和。以至郡道里差遙。不敢曲邀車騎。又失於上問。全乏迎候。豈勝愧恨。某蒙恩得請。郡僻事簡。衰年疲病。苟祿偷安。甚爲幸也。款見未涯。以時自愛。

與謝景初皇祐元年

某拜啓。久不作書。蓋由無便。卽日爲政外。奉親萬福。某幸且安。郡僻少事。然漸老。懶於爲學。惟喜睡爾。足下爲道方銳。著述必多。此急足回。無惜爲寄。春寒保重。

論徐嶠稱弟子帖

春首餘寒。惟閣黎動止安隱。弟子虛乏。繆承榮寄。蒙恩獎擢。授以洛州。一歲三遷。自南徂北。旣近都邑。忝竊彌深。便卽祇命。未由頂謁。瞻望山門。但增悽斷。戰懼之情。慙惶失據。願珍重不宣。弟子徐嶠和南。某啓。承惠佳篇。豈勝欽服。昨日見顧。遂當祇詣。曾不爲言。其如清宴佳賓。難復多得。若曰春秋。爲義當得。徐嶠筆法。何用於閣黎稱弟子。自南朝起此弊事。遂成風俗。其如近日士人佞佛者少。宜於此時力與革。此弊事。惟在賢者爲之。禮曰。君子動而爲世法。然則舉措其可不慎哉。金氏世以財雄南方。今乃出佳子。

弟甚可愛也。雖漢瀛霸保州粉紙，誰謂不可書。請試察。試察之下，尙隱隱有字，漫滅不可識，不知與何人帖也。

與修史學士嘉祐三年

某啓。辱教開發蒙滯，實寡陋者之幸也。早來寧王憲只爲更名，與郟王嗣直數人同須再出封國，其它更有易名者，偶不徒封爾，就中此卷錯處多，然捨此更無也。某白。

又

某啓。前日承惠服屬圖，寡陋蒙益，何勝感愧。欲見當年修真宗實錄人官職姓名、差官及書成年月，告與檢示，不罪相煩。八日某拜白。晉叔學士。

又

多日不奉見，春暖康和，中間承見惠臘雪散者，或有更乞少許。某再拜。外題簡呈，修史學士。

與人

辱留郡兩日，偶客多，不及款話，惟望慎疾自愛。俗子多是非，難防，勉強接納，小疾不足過疑，却恐過常服藥，致生疾耳。二者愚慮，恃眷舊，敢然，悚惕，公議難遊，享復匪遙，他不足道也。區區某又拜。

右不知與何人。

【與薛少卿第十一帖】莫不爲勞苦。苦一作否。

【第十七帖】萬幸。一作至幸。

【與曾學士】荐枉書尺。一作急足荐至。又枉以書。向官所有。此上一勉字。

卷十

與十四弟煥。字大明。皇祐二年。

某啓。仕宦多故。久不附書。冬寒。計與諸眷安和。某爲太君年老多病。未能一歸鄉里。親拜墳墓。祖墳更望與照管。餘託鄭齋郎致意。此外保愛不宣。某書上十四弟秀才。閏月六日。

又皇祐五年。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罰上延太君。以去年三月十七日有事。攀號冤叫。五內分崩。不孝深蒼天。罪逆深蒼天。見在潁州持服。昨者鄭齋郎自鄉中來。得十四弟書。知與骨肉奉親各安。某爲於潁州卜葬。所以未及歸得。只候服闋。南歸相見。書言回陂樹倒。但勿令人斫伐爲幸。諸大小墳域。且望更與掛意照管。年歲間。某歸相見。餘不多言。今因嗣立人回。奉此不具。兄押書寄十四弟秀才。四月七日。竟墨宣筆。表遠。

信。

又同前

十四弟秀才。前者嗣立人力回。曾附書及筆墨等。想得達。邇來暑熱。上下各安。某今者扶護太君靈柩歸葬。先遣嗣立歸。凡有可幹事。爲嗣立少心力。吾弟且與同共勾當。相見不遠。秋熱好將息。不次。某書白十四弟。七月十五日。

又同前

十四弟。昨自扶護南歸。得相見。庶事頗相牽率。自別計安。諸姪亦計無恙。某初十日已至家。一行如常。但憂墳塋。惟託勤爲照管。諸已面諭。更不言也。此外教諸姪爲學。各令謹慎爲佳。時寒好將攝。因人類附書來。言墳頭子細。是切不具。兄某書送十四弟。

又皇祐六年。是歲三月。改至和元年。

十四弟。別後計與諸眷各安。自離吉水後。未曾得來書。中間景歸。曾有書。必達。八郎近寄信來。回陂門塋及水道。並已改了。不知是否。因書言及。今因寒食。遣人力去上墳。望與至少卿墳頭一轉。爲地遠。只附錢去。與買香紙酒等澆奠。小叔西街小大郎諸骨肉。並與伸意。前曾附書。更不寫書也。更附錢五百文。與回陂墳頭張旺。取伊一領狀。封來。仍指揮伊修蓋牆垣。看鎖門戶。千萬千萬。如有事。書中細與言來。春暄。各

好將息不次兄押書送十四弟。

又至和二年

書寄十四弟秀才久別計安樂吳榮來得書回陂墳所必與照管今因寒食令人力蕭及去上墳將錢伍伯省請與買酒食去澆奠回陂墳并與覷當垣牆門戶錢一索與看墳張旺仍指揮伊覷當樹木及取領狀一紙來春暖好將息不具兄押書白十四弟秀才二月四日

外封題云書附吉州小市三院巷兄翰林學士知制誥史館修撰兼修唐書勾當三

班院某今其玄孫名鈞驚嘗請鄉舉尙居此巷仍藏公之眞蹟

又嘉祐元年

人力來得書知骨肉並安深慰深慰爲今春使契丹寒食不曾遣得人往墳所吾弟並與到諸墳深感深感脩見乞洪州亦只爲先墳也未得間恐吾弟因出入且爲照管兄押書送十四弟四月十五日

與十二姪通理皇祐四年任象州司理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裳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

安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又

承示近文。祇如此作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騫者。初官宜少安之。

與十三姪奉職皇祐五年

奉職自赴任。不曾得書。到官下。想安樂。汝孤寒。曾受辛苦。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刑保。此寸祿而已。十四郎今却令回。此子自縣中來。見其衣裝單薄。汝只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庶事宜均給。更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些字。從來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今遣人去。知府舍人處。求太君墓誌。若此人將得來。卽更不言。若未得來。卽汝因事至府中。面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與請。求的便附來。春寒。好將息。不具。吾押送十三奉職。正月十四日。十四郎。此中與綿襖子兩領。并裹纏錢三索。省只十七八程可到。恐伊別亂破錢也。

與大寺承發。治平四年

王澤與書。未行間。孫宗古來。得汝書。知與幼小各安。甚寬憂想。惟真所傳神。改了甚善。梅都官者。必已畫了。所是韓孟。惟真既言自有本。便可畫也。須是四幘。頭面髻鬚。一般大小。方好看。且傳語。催伊早畫了。才

到毫便去取也。押付發。宅圖且勿與看。梅須亦帶接籬。不然帶楮冠子。但取好畫。隱士帽亦好。

又同前

吾二十五日離穎。二十八日一行平安至毫。初二日上事。臨離穎時。累有書去。約汝於遞中發書。令先至毫。及至此兩日。杳不得一字。何故何故。以此不無憂想。不知爾來汝與諸幼各安樂否。迎孫婆孫入夏來。長進否。婆孫瘡痕較未。不瘦否。此吾日夕所念也。今專遣急脚子去勾當。將來山陵發引排祭一事。汝宜用心。速與問。當早令回報。蓋慮後時難辦也。其餘事。更三兩日。黃清去。別有書也。此外夏熱。汝與諸幼各好將息。遞中頻發一書來。不必須候專人也。五月二十九日至毫後第一書。押付發。今令急脚子計會。王昌及杜延禧。問當進奏官。及轉問北京定州進奏官。前次仁宗山陵發引時。北京定州排祭。用何儀式。其祭前排列明器人物等。用多少數目。祭食味數。贈作錢馬數目。並令一一問取。今體例來。今別具畫一劄子。汝速召王昌。杜延禧。令體問。早令此急足回來。要作準備。如杜延禧短使。即令王昌用心勾當。不管誤事。此急脚子回時。買明黃羅一疋附來。

又同前

初三日遣急脚子發到毫後第一書。爲問山陵致祭事。書必已到。此中兩日內。却併得遞中來者兩書。知汝與諸幼各安。只是聞得婆孫患臟府後甚煩惱。蓋孩兒三好兩惡已多時。且須用心調理。及知道孀子

亂喫物道不得。但向道候到亳州。你不得迎子。何不與青黛丸喫。此是汝小時服之得効者。前時王澤附去者豆蔻丸。亦是汝輩患臟腑時得効者。可與婆孫喫。醫人藥中用黃連甘草者與兒喫。此中日夕。惟是憂煩。二孫過夏不易。且喜汝今夏一成安樂。然更須慎食生冷。吾自蔡河舟中大熱。食生冷不節。所以到穎。渴淋復作。穎肉誠不及京師。乍從京師來。誠不好。及食之日久。亦不覺。酒則絕佳。於舊日。巨魚鮮美。蝦蟹極多。皆他郡所無。以至水泉蔬菜。皆絕好。諸物皆賤。閑居之樂。莫此若也。吾此只爲一歲計。不候宅成。只候買得材料。便決去躬親蓋造。必更精潔也。此郡閑僻。未去間。足以頤養。孃瘦及食少。心頭氣滿。與其餘。並如在京時。汝可勿憂。黃清李德。今並遣回。餘事當續附書。此外夏熱。汝曹各好將息。稍無人便。卽於遞中附書。千萬。六月七日第二書付發押。王昌令買明黃羅一疋。白生羅二疋。已指揮與也。要知要知。七郎得書。知在京安樂。且與頻照管。山陵致祭。紙錢贈作駝馬等。此中可造。惟是祭前排立人物。此中做不得。須令王昌及早商量定。令人家依數做下。準備使用。不可誤事也。宿場近日如何。般墮。并出買如何也。向後可嚙折欠。此事常宜用心。王昌處米麥絹錢。索足未。今並在何處收附。所云趙祐請米。又是何米。後信子細說來。出京時舊曆上未請物數。令王昌錄一本來。仍開說後來已請見。今未請。惟真處畫四本總了。便與附來。黎直講并彭州劉比部書。並早與附達。見吳省副。再三伸意。續有書也。近日羣議如何。謝上表到後。莫有云云否。因的書中略說來。不妨。曾學士書。汝去相看。自送與。

又同前

十八日王昌等到得汝書并寄來生日信物依數並領知汝與諸幼各安此中上下並如常汝可勿憂只是聞得迎孫患痢甚憂得王昌來時書中只言稍減次日送黃清急脚回書中並不言增減以此不能無憂才得婆孫稍安又却大姐患痢料得煎迫可知隣人須着照管且頻與錢但於房錢內取及他事少錢使但於房錢內隨多少取使不須先來問也只是分明上曆記數與隨手印押夏陸二人或請一月米各與五石昨送香合來依常年例各與酒一瓶侯威亦與一瓶汝昨寄文字比舊甚進可惜中止已得塗幘可以力進也吾此公事絕少渴已減但瘦少力及耳聽漸重然未甚妨事皆可勿憂此後恐人使漸少但過十日無人使發書卽於遞中附一信來此外夏熱各好將息六月二十三日押付發穎酒二瓶且可喫毫酒更不及團茶新舊三餅紙請取一月九舅作捉箔場亦須照管排祭事已指揮王昌也只是祭文不知用不用速與問如用時覓一個本子寄來蓋全不知體面也更靈駕起時百官皆服初喪恐代拜要孝衣更早壁畫韓維龍圖昨因何出辭穎求裏何故不得而得汝問沖卿便知書中報來待發書往汝略要知爾謝上表到多時因何不傳若傳人言謂何及今諸事有何議論亦問沖卿便知子細報來此中如井底焦祕校所論如何且頻與見彼新自南來必載柴米來如無時速報來曾學士處國史送來足也未或未足早取令足報來

又熙寧四年

昨晚令此防送兵士將書去。今早果是送汝兵士回。得汝書。知到穎安樂。頓解千萬憂想。自此三五日。因人或縣遞。頻附一信來也。他事若漸有次緒。亦言來。謝大伯花園與漕口莊帳。曾問當未。花園目見。如果可買。亦緩爲之。莊難看。勿憑說者。切在子細也。吾今日已在假。餘事續書言去。二月二十三日押。所云州官來則復謁。思之未便。如倅幕縣宰。須一先謁。常禮不可闕也。寫書了。又思得此助役事。方欲議行人。戶驚搔。見說穎亦如此。旦夕得安撫文移。陝西軍賊撲滅已多。其餘些小潰散。更俟續報。若一成定。撲。則過聖節。可陳乞爾。恐知恐知。二哥一向不得書。憂損憂損。吾却且視事。蓋不請假。亦自可下表。在毫時如此也。此中吳寺丞久不安。似虛勞。恐知恐知。

又同前

近送配軍人行。有書去。必到。尋而急足回。得汝書。知在穎安樂。甚慰甚慰。數日無書去。爲等姚都官行。然家中上下安樂。別無事。可勿憂。吾在告已十餘日。二哥自京有書來言。自家求休退。都下別無議論。西事亦不如傳聞。別無緊急。但一二相愛者。恐時方惡人求退。懼有不如意事爾。若止如此。苦無可卹。三五日欲遂入削爾。恐知恐知。候入削了。去報也。韋保屋必已下手也。如前所說甚好。只是郭天錫不可專委。須自掛心。韋保屋了。汝且謀歸。要去時却去。此中近故也。州官盡曾看否。且與周旋。續思穎詩。何爲却不刻。

石問得言來。更數事別有。畫一向熱。好將息。頻附書歸。三月五日押付大哥。襄州酒二瓶。不甚好。但少勝。穎爾少喫。發風物。酒亦少飲。千萬千萬。科場尙遠。勿甚勞也。

又同前

初六日。姚都官行。令急足隨去。附書并酒。計昨日已到也。前日揚嬰入州。得汝書。并信物等。並足知汝在彼安樂。甚慰。此中內外並如常。吾在假已十七八日。表并劄子。寫下數日。遷延未發。今日待發。凌晨忽聞邊事緊急。又却未敢發。然素計蹉跌。身心躁撓。無地自容。蓋悔恨者。去就之計。不能自決。若去秋在穎。使陳乞安。有今日之悔。到蔡。又直遲疑至今。是自家做得。今欲歸。咎何人。然昨爲黎教授云云。遂陷惑至此。初八日。決已發表。封遞角次。又得黎書。切怪在假。仍戒勿輕發。遂又遲疑。信知是一冤家。冤家邊事未有涯。自家退計。杳未有也。汝書言待蓋草堂并庵。此不急之務。不是汝去時議定。且只修房錢緊急。因何又却及此。吾此書到。切更勿議蓋也。那取人工物料錢物。等候韋保屋修了更修。取此房錢緊急處。千萬千萬。今此書。只爲言此一事。切聽切聽。此外好將息。頻附書歸。三月十一日押付發。謝家園子。前書已言去莊帳子不要。今却附去。致莊之說。且已候汝歸。細議也。有說有說。

又同前

劉宗去後。防送人回。得汝書。知汝在彼安樂。甚慰。只是知二十三日。方卓立韋家屋子。約須一月方了。不

知汝甚時歸得。本望聖節前到家爾。兼漸向熱。宜且歸也。此中上下並安。可勿憂。吾已出廳五六日。本爲西賊驚傳。今得諸處關報。皆云招捉潰散無多也。吾之進退。自此以後。自決於心。如事從容。希恩禮。悠悠之談。相誤至此也。劉宗去時。書中事甚詳。此更不多言。文論并詩。頻作甚好。惟愈熟。則工矣。青州兩料職。租不久來。當盡送去。修房錢也。恐知。云遣郭天錫。日望其來。此外好將息。三月二十五日押送大哥。二哥此中亦久不得書。可惟可惟。

又同前

前日兩步闕兵士防送。行有書并掩子。必到。今日蔡州大風微雨。斗寒。思汝數日前盡將綿衣寄歸。不知彼中陰晴。與此同否。憂汝感寒。都無綿衣。吾與孃憂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綿衣去。急足到。立便令回。或汝歸時帶來。亦得。未歸。先遣回。亦得。餘事前書已說也。好將息。四月九日押送大哥。

又同前

近兩步闕押賣藥人去。有書。續又專遣急足送綿衣去。有書。計皆已到。今日郭順來。得汝書。知在彼安樂。甚解憂想。此中老幼各安。可勿過憂。蔡人今歲絕不疾疫。但寒暑不常。昨初九日大風寒。所以專令送綿衣去。及問郭順。乃云九日穎州大熱。方解憂心。郭順云。修造有次第。汝欲二十頭可歸。然不知何故。更令郭天錫先歸也。累書去問汝歸日。皆不言。孃甚恠。然韋業了。其餘小者可委劉宗。大者必下手未得也。此

中亦自有事。要汝歸面議。此書到千萬且歸。它事前書已詳。餘好將息。四月十二日晚押送大哥。二哥十頭出京。三五日到家。恐知恐知。

又同前

前日吳廷平來得汝書。知安樂。近郭天錫來後。便遣兵士作子等去。望人到。汝便離穎。至今已八九日。並無息耗。不免憂疑。蓋穎蔡深夏。不免人多不安故也。此中內外甚安。吾十九日已入却致仕文字。若近例。一削便允。則旦暮間便有命。尤要汝歸。故更遣急足去。如人到。尙未起來。卽速且歸。韋業已了。只是屋下生活。可委劉宗。其餘前書已言。候汝歸商量也。所是準備吾歸穎之計。今更未暇。汝但且歸。此中旦夕。專望路中好將息。四月二十六日午時押付發。

與二寺丞奕 熙寧三年

自聞汝失意。便遣郭順去接汝。次日又遞中附書去。方憂悶。次今日劉玉自京來。得汝八日書。稍知動靜。若至穎。見了大哥。便先歸。則今應已在路。得失常事。命有遲速。汝必會得。應不甚勞心。却是旅中不如意。漸熱難行。故未免憂想。若此書到。尙在穎。則且先歸。爲孃切要見汝。蓋憂汝煩惱也。汝切寬心求安。如過亳州。只約黎曹二君南臺相見。勿入城。千萬千萬。此外路中好將息。此急脚子。如路中逢見。便帶取回。一路使喚。二月二十六日押付二哥奕。

【與大寺丞第七帖】杏未有也。有字下疑脫字。修取此房錢。此疑是北字。

右書簡十卷。命題以各人所至之官。故於稱謂不必相應。雖並注歲月。而先後間有差互。既已誤刊。重於改易。姑附注其下。又不可知。則闕之。吉綿本。書簡有論文史問古事之類。已移入外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卷中。

附錄

卷一

祭文

韓忠獻王琦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少師永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稟一作稟粹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遂。大功既成。年未及老。一作書深虞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精當畀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憇遺。遽爾摧傾。此冥埋莫得致詰。而天下爲之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偉瞻閎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頽敝。唯公一作公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亡。其傳一作在時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偉。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歷初。職司帝聰。顏有必犯。闕無不縫。正路斯闢。姦萌輒攻。氣勁忘忤。行孤少同。於穆仁廟。誠推一作推誠至公。孰好孰惡。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隨以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間。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屢殿藩垣。所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風雷其一作之勢。三代炳焉。公辭無媿。樞幄猷爲。台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咸治。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

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求去位。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顛。身雖公輔。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祈益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則一作殊。趣向何異。既忝宰司。日親高誼。可否明白。襟懷坦易。事貴窮理。言無飾僞。或不知公。因羅謗忌。青蠅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翰墨。莫挹姿儀。公嘗顧我。惠以新詩。雖亟訓答。柰苦衰疲。欲復爲問。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執訴。肝膽幾墮。一作鑿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一作我知不如從公。焉安。一作用生爲。退修薄薦。一作祭奠公一卮。魂兮有靈。其來監茲。尙饗。

同前

王荆文公墓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冥。一作冥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一作復感世路之軋崎。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

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涓。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相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同前

曾舍人鞏

維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遙。鼓行無前。跋窺非恤。世僞難勝。孤堅竟窳。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頓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一作明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淨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櫛斂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鸞斂。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爲己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避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立樊。脫遺羈罽。沉浸圖史。左右琴瑟。志氣浩然。不陋蓬華。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愍遺則弗聞。訃失聲。皆淚橫溢。戇冥不敏。早蒙振祓。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轎車。

莫持糾絆。維公犖犖。德義譔述。爲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斂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尙饗。

同前

范蜀忠文公饋

惟公平生。諒直骨鯁。文章在世。煒煒炳炳。老釋之關。賁育之猛。拒塞邪說。宗元聖。天下四方。學子甫定。邇來此風。勃焉而盛。如醒復醉。如愈再病。粵醒與病。有幸不幸。幸不見排。不幸不正。嗟余空踈。取處季孟。公計之來。淚下縻綆。聞公卜宅。許洛之境。余居在焉。儻得同井。異時往來。或接光影。薄酒一樽。菲肴數鼎。遠不得前。寄此耿耿。

同前 通判杭州日。

蘇文忠公饋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善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此字無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一作有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一作於異端。一作有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一作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一作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百。一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一作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一作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一作人也。奄一去而莫子追。豈厭世之。一作有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一作避世。非公則莫能致。

而不肖無狀。因一作緣出入受教於此字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一作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一作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一作私嗚呼哀哉。

同前知潁州日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竟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齟齬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維一作公我師書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穎人穎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尙饗。

同前

蘇文定公轍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子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會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歎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

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鍾。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剝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棘。斥棄羹藜。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踴踴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庭。羽翼摧。有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羣疑相厯。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爲談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暮。自毫祖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穎則鄰。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賜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彊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尙饗。

行狀

吳正憲公 充

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

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公行狀。

魯祖柳。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祖假。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

父觀。皇任秦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鄭國公。

本貫吉州永豐縣明德鄉。年六十六。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少康封其庶子于會稽。以奉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越王勾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諸子皆受封于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歐餘山之陽。是爲歐陽亭侯。子孫遂以爲氏。後稍北徙。青之千乘。冀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以經爲漢博士。所謂歐陽尙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詢通父子顯于唐。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爲吉州安福令。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安福之六世孫。卽公會祖也。生八男。曰儀者。中。南。唐進士第。父母皆在鄉里。榮之。命其鄉曰儒林。里曰歐桂坊。曰具慶。皇祖而下。始居吉水。至和中。析吉水爲永豐。今爲永豐人矣。曾祖仕南唐。爲武昌令。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孝友。鄉里稱之。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少以文學稱。獻所爲文。南唐召試。爲南京街院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李氏。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少孤。力學。

咸平中進士及第。天性仁孝。居官決獄。主於平恕哀矜。終於秦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妣鄭氏。累封韓國太夫人。皇考之捐館舍。公纔四歲。太夫人守節自誓。而教公以讀書爲文。及公成人。太夫人自力衣食。不以家事累公。使專務爲學。及見公之身名偕顯。而夫人壽考康寧。爲善之報。豈虛也哉。公諱脩。字永叔。天聖中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用王文康公薦。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以書責諫官。不論事。諫官以聞。謫峽州夷陵縣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辟掌書記。辭不就。俄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方修禮書。命權同知太常禮院。辭不受。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遂知太常禮院。請補外。通判滑州。召以爲太常丞。知諫院。賜緋衣銀魚。未幾。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出使河東。還。改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改起居舍人。知揚州。徙知穎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服除。判吏部流內銓。入翰林。爲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留不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權知禮部貢舉。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秘書省。加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嘉祐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閏八月。參知政事。兼譯經潤文。歷戶部吏部二侍郎。皆參大政。進拜左丞。出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熙寧初。遷兵

部尙書。知青州京東東路安撫使。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三辭不受。徙知蔡州。熙寧四年六月。於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階特進。勳上柱國。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明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薨于汝陰之私第。天子聞之。震悼。爲之一日不視垂拱朝。贈太子太師。卹孤法賻。皆從加等。公爲人剛正。質直閎廓。未嘗屑屑於事。見義敢爲。患害在前。直往不顧。用是數至困逐。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真豪傑之士哉。居三朝數十年間。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學者宗師。接人待物。誠信樂易。不爲表祿。諸生進者。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至於貴顯。終始如一。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高遠。常人自不能與之合。公待之一也。有所稱薦。姑取其一善。後或毀公於朝。遇其人或其家。厄且困。必力振之。曰。吾行己。不以喜怒私也。於經術。務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公幼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字書。稍長。從閩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畢而成誦。公之舉進士。學者方爲時文。號四六。公就視之。曰。此不足爲。然切於養。勉爲之。而人亦不能及。故屢試有司。皆第一名。聲籍甚。及景祐中。與尹師魯偕爲

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獨公古文既行世。以爲模範。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愈。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李翱。皇甫湜。柳宗元之徒。不足多也。蓋公之文備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未能過。筆札精勁。自成一派。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爲寶。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爲人知者。必延譽慰薦。極其力而後已。後進之士。一爲公所稱。遂爲聞人。篤於朋友。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皆貧甚。既卒。公力爲經紀其家。表其孤於朝。悉錄以官。他嘗所與厚者。未嘗遺也。公既書責諫官。以申范文正。坐謫夷陵。而尹洙。余靖亦連貶。蔡君謨爲四賢詩。世傳之。及范公之使陝西。辟公偕往。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陲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設。而范公望臨一時。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卒辭焉。慶歷初。公方登朝。數論天下事。爲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上封事。公又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仁宗增諫官員。首預其選。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盜賊羣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公感激恩遇。知無不言。時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公司空富公。皆輔政。公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爲。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虛心以待。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小人不悅。一時知名士。見謂爲黨人矣。公爲朋黨議以進。見集中。温成后。方有寵。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裁損。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以葬。公言士大夫家有所

待而侈。不如及時薄葬。況天子叔邪。且非所以示四方也。卒從公議。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太平之道。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之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請不宣示于外。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進羨餘錢十萬貫。公請拒而不受。以防刻剝。陝西用兵之後。河東困弊。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公既使河外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瀕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爲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大爲河東之利。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公奏一作表罷數千事。以寬民力。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卒既降。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傲之。公發其姦。下博文獄。昭亮惶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如意。卽謀爲亂。人情務在姑息。公乞假將帥權。事從鎮重。以銷未萌。河北卒無事。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宣撫使。恐復生變。欲以便宜悉誅之。公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宣撫使夜半屏人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奈何一旦殺無辜二千人。且非朝旨。若諸郡不肯從。緩之必生變。是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遂止。公在河北。奏置御河催綱司。通糧運。邊州賴之。置都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繕戎器。仁宗遇公厚。嘗論及當

世人材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常欲大用而未果。及使河北。陛辭日。上面諭曰。無爲久居計。有事言來。公對以諫官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況不得其實邪。上曰。有事第以聞。勿以中外爲辭。及黨論大起。公極言請加明辨。勢益危。初。公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有女。非歐出也。妹既嫠。無所歸。以孤女偕來。及笄。以嫁宗人晟。張氏後以他事下獄。小人欲并中公。乃摺張氏貲產事窮治。久之。卒無有。猶貶滁上。公丁太夫人憂。旣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公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公且復用。僞爲公奏。乞汰內臣。疏傳之。中外宦者人人切齒。內官楊永德陰以言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不平。論救者衆。上尋開悟。故馮翊之命卒不行。公在侍從八年。多所闡益。初。河決澶淵。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開橫壠故道。公言功大恐不可成。徒勞人。未幾。陳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公言六塔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旣而果然。濱滄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得罪流貶。至和初。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惕隱及北宰相蕭知足等來押宴。曰。非常例也。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所畏如此。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閒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左右曰。學士歐陽某之辭也。乃悉取宮中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每學士院進文字。必曰。何人當直。至公之筆。必詳覽之。每加歎賞。嘉祐初。公知貢舉。時舉者爲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澹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變而復正者。公之力也。公之尹京。

承包孝肅公之後。包以威嚴爲治。公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今捨所長。強其所短。以徇俗求譽。我不能也。至寵貴犯禁令。又求苟免者。必寘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且請加本罪二等。至今行之。由公奏請也。公在樞密。與今侍中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嘗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先帝力辭宗正之命。公進曰。宗室不領職事。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儲以爲嗣。一作以爲儲嗣不若遂正其名。且判宗正寺。誥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消一詔書。事定矣。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先帝初年。未親政事。慈壽垂簾。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撫內外。而危言密議。忠力爲多。至先帝親御萬機。內外肅然。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諍。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公曰。性直不避衆怨。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彭思永。蔣之奇等。以飛語汙公。杜門。請付有司治之。上連詔詰問所從來。二人辭窮。悉逐之。上親遣中貴人。手詔慰安。公遂稱疾。力解機務。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往往在清近。朝廷稍收其用矣。京師百

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常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爲對。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取而閱之。連典劇郡。以鎮靜爲本。不求赫赫名。舉大體而已。民便安之。滌揚二州。生爲之立祠。公在毫。年甫六十。表致仕者六。不從。至蔡。而請益堅。卒不能奪。公志其勇退如此。公平生於物少所好。獨好收畜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說爲多。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以刻石。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爲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舊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多。公之薨。上命學士爲詔。求書於其家。方繕寫進御。嘗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餘一作逸不錄者。尙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贈吏部侍郎偁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尉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女三人。長女師蚤卒。次發。光祿寺丞。次女蚤卒。次奕。光祿寺丞。次棗。大理評事。次某。蚤卒。次辯。光祿寺丞。次三男。皆蚤卒。次女封樂壽縣君。蚤卒。孫男四人。曰

孫曰憲曰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祕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將以熙寧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葬公於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謹狀熙寧六年七月日樞密副使正奉大夫行右諫議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充狀

諡誥

省司準勅定諡據本家發到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某行狀依例牒太常禮院擬諡今準回牒連到議狀諡曰文忠

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於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尙書省移太常請諡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尙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爲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諡法曰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諡文太師固宜以文諡吏持衆議白太常官長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復易也

然公平生好諫諍。當加獻爲文獻。無已。則加忠爲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言曰。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卽皇帝位。兩預定策。翊戴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於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嫉。忘身履危。以爲朝廷立事。按論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爲常衆以狀授清臣。爲諡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諡文忠。謹議。

朝奉郎守尙書工部郎中充祕閣校理直舍人院兼同修起居注權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錢藻宣德郎守尙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兼同修起居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寶卞伏準太常禮院諡議如前。

天下文物繁盛之極。學士大夫競夫鏤刻組綉。日益靡靡。以汨沒於倖詭魁殊之說。而不復知淳古之爲正也。於是時。天下曰是。太師曰非。天下以爲虛。太師以爲陋。學士大夫磨牙淬爪。爭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師不之顧。曰。我道堯舜也。我言孔子孟軻也。而天下不我從。將焉往。然卒由太師而一歸於醇正。故仁義之言。其華曄然。獨輝灼乎一代之盛。遠出二京之上。嗚虜。噉哉。大丈夫束帶立夫人之朝。所以大過人者。大節立焉。不齷齪小節以求曲全。可也。佛衆慮彊君以難。是爲大節。不徇世俗之論。而先

識以制未形。是爲大節。太師當嘉祐之間。協議建儲正名。挈天下之疑。而泮之。萬世因而若緝太山而安。不危斯之謂大節。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生平論譔文章。務明堯舜孔孟之教於已壞之後。可謂道德博聞矣。排左右持祿取容之慮。特建萬世無窮之策。而自不以爲功。可謂廉方公正矣。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有以知公議之不能泯也。

省司準例於都亭驛集合省官同參詳。皆協令式。請有司準例施行。謹詳定訖。遂具狀中書門下取裁。奉宰臣判準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尙書都省。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脩。諡曰文忠。

【曾舍人祭文】甄拔寒素。至維公平生。五句一本止。作德信天資。志氣元豐類藹。

【行狀】而夫人壽考康寧。而字下。一有太字。

【諡語】則又合言曰。言字一作議。其下又有文獻。疊犯廟諡。固不可九字。

卷二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

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文忠歐陽公墓誌銘并序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軍州事上柱國魏國公韓琦撰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權判尚書都省判祕閣提舉醴泉觀公事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宋敏求書

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河陽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韓維題蓋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於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太常諡曰文忠。卹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爲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於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彬。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仕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彊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補南京街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

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尙恕。每決重辟。尤加審慎。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爲永豐。今爲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聞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一。逮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於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歷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深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諮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一作行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

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爾。兵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崑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爲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了爲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并帥恥謀不自己，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卽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一作分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鑠楸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於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復慨言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摺張氏貲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爲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撫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穎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尙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鬚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僞爲公疏，請汰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

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一作議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一作包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於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旣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尙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一作別。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於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一無此字英廟一作英廟宗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一作審。其當。上謙恭慎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章

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恥。窺伺愈急。今上卽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一作欲以汙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定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尙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旣申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丐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己。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常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惟視姦邪。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於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振。陵夷至於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

相尙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驚。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於一作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燄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惟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卽預奏名。初雖怨讒紛紜。而文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至一作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旣去。追思不已。滌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出於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橫壠故道。公言橫壠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隄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某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卽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卽位之初。感疾未能聽覽。一作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

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繆。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早卒。女三人。皆早卒。孫男四人。曰慤。曰憲。曰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祕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熙寧八年九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諸孤奉公之喪。葬於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銘曰。

噫公之節。其剛烈烈。弼違斥姦。義不可折。噫公之文。天資不羣。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讒蹶。卒寤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議宰政。社稷是經。成此王功。大忠以効。德高毀及。退不吾較。公之來歸。旣安且怡。宜報以壽。戾也胡爲。公文在人。公迹在史。茲惟不窮。亙千萬祀。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蘇轍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一無此字。歐陽文忠公薨於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於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於家。且

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於吉。曾祖諱櫛，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街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謂范公以爲當黜，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歷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

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於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

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旣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旣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旣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舊歷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

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費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旣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滄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

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旱定而秦王以窺覲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一作將。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秦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旣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旣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旣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

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詰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卽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會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卽位，遷尙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而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旣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尙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過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

自號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面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

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滌揚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一本自公篤於朋友至鄭公意也一段，在昔孔子生於衰周之前。公初娶胥氏，卽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歧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孫，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愬，故宣議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煒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棍之。三起三債，誰實使之。債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

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神道碑】諸路散青苗錢。諸路一作諸縣。彼其何知。其一作亦。

卷三

神宗實錄本傳 墨本

歐陽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三字無此。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爲吉州安福令。其子孫或居安福。或居廬陵。萬之八世孫觀。脩父也。徙居永豐。四字一作白觀。父徙居吉水。至和。中。析吉水爲永豐。今爲永豐人。脩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脩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脩爲人質直闕廓。見義敢爲。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寃。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論救者衆。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書責若訥。言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三十六字一本只作坐以書責諫官高若訥。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以聞。謫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一有字。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脩字。一有同。禮書總目。

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陝西用師。上三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詔百官上封事。又上疏言三敝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變者。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羣盜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皆輔政。脩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爲。一有而字。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一有虛心以待四字。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用脩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十一無此三字。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尤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二十九字。一作詩云云。其被指名者皆不悅。仲淹衍等柄用。欲盡去之。因造爲黨論。自仲淹衍及脩。一有以字。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多一有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一有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無此字。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

必須此語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此字無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爲黨論者尤惡脩異己，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陞天衢，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下則以國家爵祿爲己私惠，上則朋黨膠漆，皆聚本朝，設使逐人，私黨不過十數，同心醜正已爲五六人，相依爲重，將紊紀綱。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一有陛何由察知？賴仁宗一有睿終不之信，一作終脩之使河東，以陝西用兵久，河東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治合河津，或請廢五寨，脩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濱河，一作河濱清寨堡，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郡有禁地，棄而不耕，民私糴虜中，以應軍須，今悉耕之，歲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又言河東民故貧，軍興以來，賦斂尤重，行路嗟怨，條上可罷者數十事，以寬民力，脩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平，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劾之，脩捕博文繫獄，昭亮皇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可意，則思亂，人情務在姑息，脩乞假將帥權，一有事從重以消未萌，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夏竦爲宣撫使，事迹神道碑並曰：是去禍而遺根也，欲以便宜誅之，脩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竦夜半屏人以告脩，脩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柰何一旦殺無辜二千人，既非朝旨，諸郡且不肯從，緩之則籍籍必生變。

是趣之爲亂也。

一有且修至鎮州必不從命九字。

遂止。河決澶淵。陳執中欲塞商胡。決橫隴故道。脩言功大必恐。一作不可

成徒勞人。

一有未幾二字。執中罷去字。

文彥博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脩言六塔河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

之不得。旣而濱滄德博數千里皆被水。

一有水字。

害初。脩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來。脩對曰。諫

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爲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一有務爲

奇巧以中六字。

脩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一無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歸。以俱來。及笄。脩以嫁族兄

之子晟。張氏後在晟所與奴姦事。此字一無。下開封府獄。

一作獄。

獄吏附致其言。以三字一作曖昧之言。及脩。乃以戶部判官

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秋毫。乃三字一本坐用張氏匱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

只作狀。

滁州。一本有用事者猶不快意坐安世昭明以移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

滁州。三司取錄問吏不先聞皆奪官二十六字。

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

應天府。以母憂去。旣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脩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

恐脩復用。僞爲脩奏乞澄汰內侍兩省挾威令爲姦利者。書騰都下。宦者人人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

脩。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刊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

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脩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己任。延譽尉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

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

爲古文。而脩之文章。遂爲天下宗匠。蜀人蘇洵嘗論脩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脩之

才亦似一作自過此二人。至脩作唐書志此一無五代史。敘事不愧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脩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脩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彊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遂字一有爲樞密副使。與曾公亮同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幾何地。里近遠。皆爲圖籍。未幾。參知政事。預定策立英宗爲皇子事。見韓琦傳。十四字一作仁宗失喪豫鄂三王後。遂無皇子。至和三年正月。疾暴作。數十日不言。尤激切。其餘不爲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富弼韓琦亦屢進說。修因水災。亦再上疏。每輒留中。不下。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息。嘉祐六年。內出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立皇嗣事。修與韓琦曾公亮奏事。垂拱殿。讀二章畢。未及有所啓。仁宗遽曰。朕意亦決矣。但未得其人。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事非臣下敢議。當已簡在聖心。仁宗曰。道英宗藩邸名。且曰。今三十許歲矣。琦等言事當有漸。乃以英宗事至大。陛下今夕更思之。明日奏事。崇政殿。又啓之。仁宗曰。決無疑矣。於是琦等言事當有漸。乃以英宗判宗正寺。而英宗猶在濮王喪。辭讓再三。有旨聽終喪。七年二月。服除。英宗稱疾。堅臥不起。至七月。琦議曰。宗正之命。初出。則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公亮修皆以爲然。琦乃以英宗累表進。仁宗問如何。琦未對。修進曰。宗室不領職事。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爲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且判宗正寺。諸敕付闕門。得以免。今立爲皇子。止用一詔書。告天下。事即定矣。仁宗滿思久之。顧韓琦曰。如此莫亦好不。琦力贊之。仁宗曰。如此則明堂前了。當遂降詔書。而中外晏然。嘉祐之。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

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陋。脩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人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采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脩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考會。脩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脩以奉祠假一無此字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蔣之奇言脩帷箔事。事連其長子婦。脩杜門。請付有司案治。詔詰問之奇。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出於風聞。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天子爲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尙書。知青州。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一有諡文忠三字太常初諡曰文。四字一作初諡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諡曰文。一有文忠。乃用之。方英宗亮陰。而脩以治平元年五月。建議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一作定二年四月。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朝廷以典禮未稱。下尙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一無官奏二字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而脩論本

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漢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漢安懿王爲皇。三夫人三字一作王氏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慈訓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傅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卽留御史。若以臣等爲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責之太重。蔣之奇者。私論濮園事。與脩合。脩薦之。時已用王珪等所薦。御史孫昌齡。郭源明。黃照。又特批以之奇爲御史。論者以此短脩。脩議濮園事。雖不叶羣議。觀脩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衆怨。至於自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一有大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而言者指脩既爲執政。行私以專寵祿。亦過矣。脩博極羣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爲多。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業。辯。

重修實錄本傳 朱本

葉 濤

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裔孫萬爲吉州安福令。其子孫因家焉。至脩父觀。始徙居永豐。脩四歲而孤。母鄭氏力教以讀書爲文。及冠。舉進士。翕然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陳時政得失不願避。忤宰相意。貶知饒州。論救者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

舍胡不言。脩以書質責若訥。至以爲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大憤。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以老病在相位。主斷既久。天下事積成抗弊。不思所以振治。而最後元昊盜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未知所出。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員。而脩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脩極力左右時事。屢請召對執政。責以時所可爲。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於僥倖多所裁革。脩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脩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亦卒無懷利附會之實。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質行正直。一有亦字頗推許之。於是小人自此側目。而黨人之論作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俄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爲黨論者惡脩。擿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

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讎。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察知。然仁宗終不之信也。會被旨使河東。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脩請移兵就食。一於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一有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皆民田。潘美患虜人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號禁地。自後虜人歲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爲兵。不者。他日盡爲虜所有矣。朝廷從之。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岡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爲辭耶。嘗上疏言。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者。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以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於是爲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張龜正。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

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詔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置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脩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部一有更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僞爲脩奏乞汰內侍挾威令爲姦利者。是二字宦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外議不平。仁宗復悟。留刊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礫裂怪僻相尙。文體大壞。及是。脩知貢舉。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已而文格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尙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脩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以爲嗣也。則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勅付閣門。故得不受。若立爲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媿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

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及上卽位，御史蔣之奇言脩帷箔事，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門，請付有司案治。先是，脩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而怨脩切齒，因構爲無根之言。苟欲以汗辱脩，會劉瑾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間以語之奇，之奇始以私議濮王事與脩合，而脩特薦爲御史。時方患衆論指日爲姦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思永以與瑾同鄉里，且相習熟，故力抵以爲風聞。天子爲三字一作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連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尙書。知青州，以擅止散青苗錢，詔特放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諡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諡曰文忠。初，英宗卽位，按祖宗故事，追贈宗室尊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爲王當稱伯，改封大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尙書省集議。而一作會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概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

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皇。三夫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傅堯俞。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有罪。卽留御史。若無罪。則惟聖旨是聽。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一作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僞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爲僞者也。所議大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爲工。剽剝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爲崑體。時韓愈。文人尙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篋中得本學之。後獨一作能擺棄時俗故步。一有獨字與司馬遷賈誼揚雄。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侵尋乎其相及矣。是時尹洙與脩一無二字。亦皆一無比字。以古文

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天下之有字。士皆嚮慕。爲之唯恐不及。一時文字大變。從古。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脩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分明。於當路有權勢者。雖知其設機。狎見待。必直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故自若也。脩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嘉祐間。朝廷進人之路。陋。脩建言。以館閣多蓄人材。後詔韓琦曾公亮各舉六人。歐陽脩趙概各五人。一時得士爲多。脩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頗是正譌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業。辯。

卷四

神宗舊史本傳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孤。母鄭。教讀書爲文。中進士第。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貶知饒州。論救者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書責之。以爲不知恥。若訥怒。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老病。在相

位。天下事積成抗弊。元昊盜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旣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員。脩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脩力時事。屢請責執政。以時所可爲者。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抑僥倖。脩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脩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不以形迹嫌疑顧避。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質行正直。衆頗推許。小人自此側目。而黨人之論興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難。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旣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爲黨論者惡脩。謗語其情狀。使內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四人得志。遂引襄爲同列。以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轉相汲引。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仁宗不聽。會被旨使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脩請移兵就食於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皆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自後虜人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爲兵。不者他日盡

爲虜所有矣。從之。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爲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爲辭。嘗上疏言。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盡逐。至如自古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於是爲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張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與奴姦。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詔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匱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旣免喪。入見。脩老矣。髮白。仁宗惻然。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渥。命判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僞爲脩奏。乞汰內侍挾威令爲姦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仁宗悟。留刊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脩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尙。脩知貢舉。深革其敝。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舉子

皆造言謗之。已而文亦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尙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脩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以爲嗣也。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勅。付閣門。故得不受。若立爲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啓口。而脩已直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媵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及上卽位。御史蔣之奇言。脩帷箔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門。請付有司按治。先是脩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怨脩。因構爲無根之言。欲以汙辱之。會劉瑾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以語之奇。之奇始以私議濮王事與脩合。而脩特薦爲御史。時方患衆論指目爲姦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以與瑾同鄉。故力抵以爲風聞。上爲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務。以

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連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尙書。知青州。脩嘗薦王安石於朝。及安石執政。助神宗有爲。脩不悅。常平法下。乃以擅止散青苗錢。詔釋其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諡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諡曰文忠。初英宗卽位。追贈宗室尊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爲王當稱伯。改封大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尙書省集議。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概附會不正。請如有司議。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理。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皇。三夫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傅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有罪。卽留御史。若非罪。則惟聖旨是聽。英宗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

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僞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所議大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爲工。剽剝故事。彫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爲崑體。時韓愈文人尙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篋中。得本學之。後獨能擺弃時俗故步。與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是時尹洙與脩亦皆以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天下士皆嚮慕。爲之唯恐不及。一時文章大變。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脩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遇事直前。不避機穽。其放逐流離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猶自若也。嘗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頗是正譌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業。辯。文。史。臣。曰。法。言。變。而有。離。騷。自。是。而。降。相。望。千。百。年。其。間。雖。有。名。世。者。而。馬。遷。韓。愈。莫。能。過。也。宋。興。承。平。百。年。士。生。斯。時。多。矣。然。接。五。代。瑀。琢。之。習。風。聲。氣。俗。尙。在。也。歐。陽。脩。奮。然。躡。二。子。之。後。無。愧。焉。至。其。以。繫。辭。爲。非。孔。子。所。作。此。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者。歟。

四朝國史本傳淳熙問進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鏗刻駢偶。澁涩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韓愈遺藁闕於世。學者不復道。脩游隨。得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書停滄。夜忘寐。苦志探賸。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材。不撓以吏事。脩以故益得盡力於學。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時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脩詰書責之。謂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勸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施。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又上朋黨論。其略以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見利而爭先。則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脩天性疾惡。論事無

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厲不顧。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虜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之。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旣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脩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陷良善。必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顛權。蓋善人少過。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今四人一旦罷去。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穎州。復學士。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爲脩奏。乞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賀於朝。脩乞蔡州去。帝復納劉

敵趙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旣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嘉祐元年水災。一書嘉祐二年知舉於前而記元年水災於後當時史院進本差誤。脩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未親政。皇太后御簾。大臣奏事。間有未可。脩必力抗。是非臺諫官至政事堂。所論或矯異。它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漢王。命有司訂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太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

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六人爭論不已。指脩爲主議。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脩。神宗卽位。欲深譴脩。訪於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罷爲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本以風節自持。旣數困汙巖。纔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錢爲王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不悔也。爲文天材自然。豐約中度。其學推韓愈孟軻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鷲。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耆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

殆與史漢相上下。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名言。中子棐。棐字叔弼。廣覽彊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脩著鳴蟬賦。侍於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時必能爲此。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念父老。不肯仕。強之。乃調陳州判官。終不行。脩所爲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免喪。始爲審官主簿。官制局檢詳官。太常博士。主客考功員外郎。議者患選人員多。請令二十五歲而試於銓。又守選三年而後仕。進士特奏名者。予之官而不使調選。棐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議本意也。且所爲議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它。儒人老於場屋者也。閱其無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需祿而後歸。今乃授之虛名。是終窮之也。遂得不變。元祐初。以集賢校理爲著作郎。判登聞鼓院。復徙職方禮部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恃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而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秦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之潞州。旋又罷去。奪校理。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析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卽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

卒年六十七。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乃復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脩復起。闕百川之頹波。導之東注。斯文正傳。追步前古。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此兩人足以當之。愈不極於用。脩用矣而不極。其至。然國朝文風。彬彬至今。脩之功。學士大夫相與尸而祝之。可也。

卷五

事迹

歐陽發等述

先公爲人。天性剛勁。而器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嘗有所屑屑於事。事不輕發。而義有可爲。則雖禍患在前。直往不顧。以此或至困逐。及復振起。終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奪。四五十年之間。氣象偉然。蓋天下。而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學者宗師。故歷事三聖。常被眷倚。遂託以天下安危之計。而公亦以身許國。進退出處。士人以爲輕重。至於接人待物。樂易明白。無有機慮與所疑忌。與人言。抗聲極談。徑直明辨。人人以爲開口可見心腑。至於貴顯。終始如一。不見大官貴人。事位貌之體。一切出於誠心直道。無所矜飾。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勁正高遠。無纖毫世俗之氣。常人亦自不能與之合也。平生學之所得。以至文章事業。皆明識所及。性所自得。不勞而至。無所勉強。而衆人學之者。終莫能及其於經術。務明其大本。

而本於情性。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又云。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公於經術。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數事。皆前世人不以爲非。未有說者。如五帝不必皆出於黃帝。春秋趙盾弑君非趙穿。許世子非不嘗藥。武王之十有德。或以國地不相臣。屬則必推一姓以爲主之說。以爲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統者。統一天下之不一。至于各據地而稱帝。正朔不相加。則爲絕統。惟今天下於一者。爲正統。統或絕或續。而正統之說。遂定焉。然亦不苟務立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蓋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其公心通論如此。

先公四歲而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爲詩。及其稍長。而家無書讀。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抄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自幼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閱之。謂韓國太夫人曰。嫂無以家貧子幼爲念。此奇兒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及舉進士時。學者方爲四六號時文。公已獨步其間。天聖七年。補國子監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試。皆爲第一人。由是名重當世。及景祐中。在西京。與尹公洙偕爲古文。已而有詔。

戒天下學者盡爲古文。獨公古文旣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間，天下以爲模範。一言之出，學者競相傳道。不日之間，流布遠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後進之士，爭爲門生，求受教誨。當世皆以爲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退之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自李翱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備盡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真州東園記，創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作尹公洙誌文，以爲尹公文簡而有法，取其意而爲之，卽得其體。石先生介墓誌，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與其大節氣概，讀之，如見其人。作集古錄敘，今王丞相以謂讀之可辟瘧鬼。

先公旣奉勅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固，皆不及也。其於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悉壞漢儒災異附會之說，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貶善惡，爲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成，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於朝，請取以備正史。公辭以未成。熙寧中有旨，取以進御。按神宗實錄，熙寧五年八月丁亥，詔潁州令歐陽某家上某所撰五代史。

先公筆札，精勁雄偉，自爲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爲寶，而未嘗爲人書石。

先公平生，以獎進賢材爲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爲人知者，知之無不稱譽。薦舉極力，而後已。旣

爲當世宗師。凡後進之士。公嘗所稱者。遂爲名人。時一作人皆以得公一言爲重。而公推揚誘進不倦。至於有一長者。識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至今當世顯貴知名者。公所稱薦爲多。今湖州孫正言。覺爲合派主簿。未與公相識。郡守怒之。欲摺拾以罪。時胡侍講在太學。以屬公。公爲作手書與其寮佐。令保全之。遂獲免。福州處士陳烈。素不與公相識。公聞其名。知其行義。屢薦於朝。乞賜召用。朝廷卽召烈。爲國子監直講。

先公嘗言平生爲學所得。惟平心無怨惡爲難。故於事。未嘗挾私喜怒。以爲意。雖仇讎之人。嘗出死力擠陷公者。它日遇之。中心蕩然。無纖芥不足之意。嘗曰。孔子言以直報怨。夫直者。是之爲是。非之爲非。是非付之至公。則是亦不報也。

先公初貶滁州。蓋錢明逸輩爲之。自外還朝。遇明逸於京師。屢同飲宴。不以爲嫌。其後公在中書。明逸罷秦州歸。復用爲翰林學士。近日小人蔣之奇。妄興大謗。及公移青州。其兄之儀。知臨淄縣。爲二司所不喜。力欲壞之。亦以託公。公察其實。無它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嘗以矜人。而樂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長。詩筆不下梅聖俞。而嘗推之。自謂不及。然識者或謂過之。初奉勅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書成奏御。僊

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傳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奪其功。於是紀志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公。宋丞相摩聞之。歎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

先公篤於交友。恤人之孤。梅聖俞家素貧。既卒。公醴於諸公。得錢數百千。置義田。以恤其家。且乞錄其子增。尹龍圖洙已卒。公乞錄其子構。孫先生復有尊王發微十五卷。有旨進內。未畢而卒。公乞令其家錄進。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構孫大年。梅增皆蒙錄用。以官。天聖初。胥公在漢陽。先公時年二十餘。以所爲文謁之。胥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於天下。因館於門下。與公偕入京師。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爲留守。推官一日當都廳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歸。文康問公曰。勘兵士何謂未斷。公曰。合送本處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處斷過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須疑。公曰。若相公直斷。雖斬亦可。有司則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問軍人未斷否。公曰。未。文康曰。幾至誤事。明日。遂送所屬處。先公在河南。以文學負當世之名。前後留守。皆名公好賢。莫不傾身禮接。王文康自西京召歸。謂公曰。今來有例。合舉館職。當奉舉。遂用王文康公薦。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試。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先公一日遇司諫高若訥於余襄公家。若訥非短范公。以爲宜貶。公歸。遂爲書與之辯。且責若訥二字一作其不能論列。若訥繳進其書。遂坐貶爲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連坐被貶。蔡公爲四賢詩述其事。天下傳之。

先公既坐范公遠貶數年。復得滑州職官。會范公復起。經略陝西。辟公掌牋奏。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邊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爲。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其於進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二府。惟以忠義自得。未知未嘗有所因緣憑藉。

先公在館中。遇西邊用兵。天下多事。詣闕上書爲三策。以料賊情及指陳天下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許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患。仁宗增諫官爲四員。先公與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尙書素。同時選用。是時陝西用兵已久。京東西盜賊羣起。內外多事。仁宗既進退大臣。遂欲改更闕失。方急於求治。公遇事感激。知無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魏公富鄭公。四人同時登用。公屢請召對訪問。責以所爲。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以責諸公。各亦有所陳述。公言諸公所陳。宜力主張。勿爲羣言所奪。而王文安公爲三司使。有爲無名詩中之者。公請嚴禁止之。以絕小人流言搖動朝政之漸。勅出官爵。購捕其人。時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語言動搖。及勅勝出。自此遂絕。是後上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貶。先公與余襄公等坐黨人被逐。朋黨之說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時名士皆被目爲黨人。公在諫院。爲朋黨論以獻。羣言遂息。大救當時之弊。時天下久安。上下失於因循。一旦陝西用兵。而羣賊

王倫張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請遣使者按察州縣。朝廷命諸路轉運使皆兼按察。公言轉運使苟非其人。則按察遂爲空名。復條陳按察六事。於是兩府聚議。盡破常例。不次用人。後來別因一劄子中備言此事。其後州縣多所升降。內外百職振舉。及杜待制杞爲京西轉運使。與御史蔡稟同治賊事。公言杞可獨任。無用稟。杞果遂平諸盜。京西無事。

時張溫成方有寵。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綾羅八千疋。先公上言。乞裁損其恩寵。及其親戚恩澤太頻。可以減罷。極陳女寵驕恣。以至禍敗之戒。

皇叔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而葬。先公乞減費而葬。以爲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修葬。徒成王之惡名。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無錢出葬。遂輕中國。有旨減節浮費而葬。

澧州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於外。

慶歷三年。御試進士。以應天以實不以文爲賦題。公爲擬試賦一道以進。指陳當世闕失。言甚切至。

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便進羨餘錢十萬。公乞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禦刻剝。

前後所上章疏百餘。其間斥去姦邪。抑絕徼倖。以謂任人不可疑。節制不可不一。當推恩信以懷不服。其

事往往施行。

先公以諫官除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當先試。有旨更不召試。有國以來不試而受者。惟楊文公陳文惠公與公三人。公既典制誥。尤務敦大體。初作勸農勅。既出。天下翕然。人人傳誦。王言之體。遠復前古。

陝西兵役之後。河東困弊。糧草闕少。又有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朝廷命先公視其利害。及察訪一路官吏能否。擘劃經久利害。及計置糧草。公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河濱。一作次。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餽運。麟州遂不廢。又建言。忻代崑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爲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此兩事。至今大爲河東之利。

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先公奏罷十事。以寬民力。文字見河東奏事。謂乞罷和糴米三司銀之類。

先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別得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材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豫爲禦備。

保州既降。總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馮博文等亦往往劾之。先公發博文罪。置獄推劾。昭亮恐懼。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後。河北兵驕。少不如意。卽謀結集。處處有之。上下務在姑息。先公屢乞主張將帥。每事鎮重。以

遏士心。河北卒無事。

保州叛兵既降。其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諸州。富鄭公爲宣撫使。恐其復生變。欲委諸州同日誅之。方作文書。會先公權知鎮府。遇富公於內黃。富公夜半屏人。密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招之。今已戮之矣。此二千人本以脅從故得不死。柰何一旦無辜就戮。且無朝旨。若諸郡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趣其爲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富鄭公遂止。

先公在河北。旣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經營。凡一路官吏能否山川地里財產所出兵糧器械教閱陣法。一一別爲圖籍。盡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問公曰。公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職。吾所愧也。繫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綱司。通致糧運。以省入中之數。置都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省諸州兵器之費。旣究見河北利害本末。一無此二字乃一一條列。遍貽書於執政。將大爲經畫。未盡行而公罷去。

慶歷初。仁宗旣復四諫之職。一有而舉二字拔英俊賢能材德之士。並進於朝。公負天下之望。而居其職。仁宗寵異之意。獨絕衆人。嘗因奏事。論及當世人材。仁宗不覺謂公曰。如歐陽某何處得來。公乃盡心悉力。思所補報。遇事不避。以至犯忤權貴。排擊姦佞。怨怒隨至。常欲大用而未果。是時中外多事。仁宗意以謂艱難之際。非公不足以辦事。故白諫官奉使河東。委以一路之利害。及保州事作。河北轉運使張昞之得罪。公

自河東還。未數月。復出爲河北轉運使。及陛辭之日。仁宗面諭曰。不久當還。無爲久居計。有事。但言來。無以中外爲限。公對曰。在京師所言。尙以風聞。或恐失實。況於在一作在於外。仁宗曰。有所聞。但言來。行與不行。則在此。及至河北。百事振舉。小人忌公恐大用。而又杜范韓富同時罷黜。小人彙進。公上疏。極言四人忠實可用。而無過。辨明小人誣罔之言。請加任用。於是羣小益懼。相與造爲謗辭。及詔獄之起。窮究無狀。仁宗亦悟。止奪職。知滁州。

南京素號要會。賓客往來無虛日。一失迎候。則議論鋒一作羣起。先公在南京。雖貴臣權要過者。待之如一。由是造爲語言。達於朝廷。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因令審察是非。陳公陰訪之民間。得俚語。謂公爲照天蠟燭。還而奏之。上方欲召用。而公丁太夫人憂。

先公初服除。還朝。惟除本官龍圖閣直學士。而無主判。入見日。仁宗惻然。怪公鬢髮之白。問公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公求補外。仁宗曰。此中見人多矣。爲小官時。則有肯盡言。名位已高。則多顧藉。如卿且未要去。明日以責大臣。卽以公判流內銓。是時小人忌公。且見進用。僞爲公乞澄汰內臣劄子。傳布中外。內臣人人切齒。判銓六日。楊永德以差船及引見胡宗堯事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紛紜。論救者衆。上亦開悟。適會劉公沆有劄子乞催宋公祁結絕唐書。上曰。莫不須宋祁否。劉公曰。別未有人。上曰。歐陽某知同州。臣寮已有文字請留。劉公曰。乞自陛下宣諭。明日朝辭。上殿。上曰。休去同州。且修唐書。旣而曾魯

公自翰林學士換侍讀學士。知鄭州。劉公奏歐陽某見未有主判處。乞替曾某判三班院。上曰。翰林學士有人未。劉公曰。見商量。上曰。歐陽某不止一好差遣。亦好一翰林學士。便可替曾某。遂入翰林爲史官。判三班院。上嘗面問公以唐學士院鈴索故事。將議臨幸。其於眷待之意甚厚。

先公在侍從八年。知無不言。屢建議。多見施行。自初還朝。唐公介與諸公方居言職。所言久之未見聽納。公上疏言人君拒諫之失。請探聽言者。其後上遂用諫官言。進退宰相。用唐介等疏。罷陳執中。

時議者方以河患爲意。陳恭公在相位。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先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幾。恭公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全回河流。公兩上疏爭之。不聽。河纔成而決。濱滄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議者流竄遠方。卒如公議。

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陳留郡王宗愿。惕隱大王宗熙。北宰相蕭知足。尙父中書令晉王蕭孝友來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宗愿宗熙。並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尙父中書令晉王。是太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寧言。自來不曾如此。一併差近上親貴大臣押宴。

嘉祐初。狄武襄公爲樞密使。狄自破蠻賊之後。方振威名。而是時仁宗不豫久之。初康復。而狄得士心。京師訛言詢。先公因水災言。武臣典機密得士心。而訛言可畏。非國之便。請且出之於外。以保全之。未久。狄終以流言不已。罷知陳州。

嘉祐中復用賈魏公爲樞密使。先公言其爲人好爲陰謀陷害良士。小人朋附。樂爲其用。前任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乞早罷還之。舊鎮其命遂止。

先公在翰林。嘗草春帖子詞。一日仁宗因閑行。舉首見御閣帖子。讀而愛之。問何人作。左右以公對。卽悉

取皇后夫人諸閣中者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眞侍從之臣也。自是每學士院進入文

書。必問何人當直。若公所作。必索文書自覽。先公每述仁宗恩遇多言此事云。內官梁寔爲先公說春帖子詞。有云。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法新

春。至今上大夫盡能誦之。及溫成皇后閣帖子云。聖君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富鄭公在中書。胡侍講在太學。包孝肅公爲中丞。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眞宰相。

呼先公字曰眞。翰林學士。胡先生眞先生。包公眞中丞。時人謂四眞。

嘉祐二年。先公知貢舉。時學者爲文。以新奇相尙。文體大壞。僻謔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

基之說。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於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等。勝出

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

先公知開封府。承包孝肅公之後。包公以威嚴爲治。名震京師。而公爲治循理。不事風采。或謂公曰。前政

威名震動都下。眞得古京兆尹之風采。公未有動人者。柰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可捨己所長。勉強

其所短。以徇俗求譽。但當盡我所爲。不能則止。旣而都下事無不治。

開封府既多近戚寵貴。干令犯禁。而復求以內降苟免。先公既受命。屢有其事。卽上奏論。列乞今復求內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內臣梁舉。直私役官兵。付開封府取勘。既而內降放罪。凡三次內降。公終執而不行。

嘉祐三年閏十二月。京師大雪。民凍餒而死者十七八。明年上元。有司以常例張燈。先公奏請罷之。

故事。國史皆在史院。近制皆進入內。自是每日曆成。亦入內。而有司惟守空司。先公請錄本付外。遂如公言。今史院之有國史。自由一作公請也。

先公在密院。與今侍中曾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大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

臺諫官唐公介。王公陶。范公師道。呂公景初。皆以言事被逐。先公言。四人剛正敢言。蹤跡有本末。宜早賜牽復。其後四人遂復進用。

先公在侍從。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堅臥久之。諸公同議。不若遂正皇子之名。奏事仁宗前。顧問之際。公獨進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有此除授。皆知陛下將以爲子。不若遂正其名。蓋判宗正寺。降誥勅。得不授。今立爲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天下。事卽定矣。仁宗以爲然。大計遂定。及英宗初年。未

親政事。慈聖垂簾。危疑之際。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撫內外。而公之危言密議。忠力爲多。以至英宗親御萬機。內外睦然。

先公天性勁正。不顧仇怨。雖以此屢被讒謗。至於貶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顧惜。尤務直道而行。橫身當事。不恤浮議。是時今司徒韓魏公當國。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爭。而韓公亦欣然忘懷。以此與公相知益深。或奏事上前。衆議未合。公亦往返折難。無所顧避。嘗一日獨對英宗。面諭公曰。參政

英宗於先

朝大臣。多不以名呼。而以官稱。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宜少戒此。而公又務抑絕僥倖。有以事干公者。或不可行。面爲其人分別可否。曰。此事必不可行。以此人多怨謗。而公安然未嘗少卹。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每亦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濮園議起。非公所獨專。朝廷亦未有定議。而言者妄以非禮之說指公爲主議。公亦不與之較。其後小人彭思永。蔣之奇等。造爲無根之飛語。欲以危公。自人主而下。朝廷名臣巨公。天下有識之士。皆知因公亮直不隱。得怨於小人。故上連降手詔。詰問思永之奇。二人引服誣罔。悉皆貶逐。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先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宜盛其選。以廣賢路。遂令兩府人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十人。

嘗因僧官闕人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爲請內降從之舊有著令僧官必試而補諸公相與執奏其事先公進言曰補一僧官至爲小事但內降衝改著令內臣干撓朝政不可啓其端且宦女近習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乞絕之於漸英宗卽欣然嘉納

契丹降人韓臯謨者自言太叔使來言太叔謀取其國乞中國出兵爲應二府會議其事時有意主之者將議從之先公爭曰中國待夷狄宜以信義爲本柰何欲助其叛亂使事不成得以爲辭主議者大笑曰迂儒迂儒公力爭之不已遂止旣而虜中太叔舉事不成而死

初樞密使闕人先公以次當拜時英宗未親政事二府密議不以告公一日待漏院中公見二相耳語知其所爲問曰得非密院闕人而某當次補乎二公曰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親政而母后垂簾事之得失人皆謂吾輩爲之耳今如此則是大臣二三人相補置耳何以鎮服天下二公大然公言遂止及今致政張太師罷樞密使英宗復用公公力辭不拜

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先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一日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爲對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子取而閱之先公平生連典大郡務以鎮靜爲本不求聲譽治存大體而施設各有條理綱目不亂非盜賊大獄不過終一作數日吏人不得留滯爲姦如揚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多事公至數日事十減五六旣久官宇閭然嘗

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去其繁碎爾。故所至不見治迹。而民安其不擾。既去。至今追思不已。今滌揚二州皆有生祠。而公天性仁恕。斷獄常務從寬。嘗云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已殺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曰此吾先君之志也。其在河北一議。活二千人之命。及晚年在京東。奏寬沙門島刑名。設法減其人數。賴以獲全者甚衆。沙門島罪人案數不多而易制。馬點知登州。務全人命。舉察甚嚴。稍優卹罪人。罪人既多。而又不畏本案。漸恣橫。難制。京東議者大患之。有司之意多欲許令依舊。一面處置。公以爲朝廷既貸其命。豈可非理殺之。奏請將編制。京州軍。見在島多年。情輕者放還。遂以無事。而人亦獲全。

先公初有太原之命。令赴闕朝見。中外之望。皆謂朝廷方虛相位以待公。公六上章。堅辭不拜。而請知蔡州。天下莫不歎公之高節。

先公在亳。年纔六十一。已六上章乞致仕。而上方眷留未聽。及在蔡。勤請益堅。遂如素志。公既氣貌康強。而年未及禮制。一日勇退。近古數百年所未嘗有。天下士大夫仰望驚嘆。公雖退居于家。士論猶望以爲輕重。

先公平生以直道見忌於羣小。再被貶逐。而未嘗以介意。初在峽州。作至喜亭。及自河北。以小人無名之謗。降知滁州。治州南山泉爲幽谷泉。作亭於瑯琊山。自號醉翁。及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以刻石。

先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雖異物奇玩不甚愛惜。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說爲多藏書一萬卷。雖至晚年。暇日惟讀書。未嘗釋卷。

先公平生著述。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逸不錄者尙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又奉勅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館職日與同時諸公共撰崇文總目祖宗故事。

記神清洞

遊嵩山寄梅殿丞書明道元年九月

謝舍人粹

聖俞足下。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爲人間事所窘。未皇也。今幸其便。又二子可以爲山水游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碑甚大字而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轅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卽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卻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

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踞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嶮峭斗甚。則芒蹻以進。窺玉女窗。搗衣石。石誠異。窗則亡。有迤邐至八仙壇。憩三醉石。徧視墨迹。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澆漱食飲。從容間躋封禪壇。下瞰羣峯。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世所謂仙人者。僕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爲其輕蔑矣。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鐫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視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鐫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詣。盡東峯頂。旣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華經。汪僧永叔進以爲不可。且言聖俞往時。嘗云斯人之鄙。恐不足損大雅一顧。僕強諸君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而徑下三四里。法華者。栖石室中。形貌土木也。飲食猿鳥也。叩厥真旨。則軟語善答。神色晬正。法道諦實。至論多矣。不可具道。所切嘗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魯永叔扶道貶異。最爲辯士。不覺心醉色怍。欽歎忘返。其恨聖俞聞繆而喪真甚矣。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三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卽舍張燭。具豐饌醇醴。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間以諠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

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鼯鼠窮伎。能上而不能下。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逆。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宿金店。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雖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繇茲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山子。正得其狀。自是行七十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卽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久爲道士所占。爨煙熏燎。又塗填其內。甚瀆靈真之境。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峯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雄妙。蓋薛老峯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問道士及近居之民。皆曰向無此異。不知也。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上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崧轅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旣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不宣。絳頓首。

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幾道遊嵩因誦而韻之

梅堯臣

聞君奉宸詔。瑞祝款靈岫。山水聊得游。志願庶可就。豈無朋從俱。況此一一秀。方蘄建春陌。十刻殘晝漏。

初經織氏嶺。古栢尚鬱茂。卻過轅轅關。巨石相撐鬪。夕齋禮神祠。法袞被藻繡。畢事登山椒。常服更短後。從者十數人。輕齋不爲陋。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驟。雲巖杳虧蔽。花草藏澗竇。傍林有珍禽。驚聒若避殼。盤石暫息休。泓泉助吞漱。上窺玉女窗。漸絕非可構。下玩搗衣礎。焜耀金紋透。尹子體雄恢。攀緣逾習狃。歐陽稱壯齡。疲軟屢顛踣。競歡相扶持。芒屨資踐蹂。八仙存古壇。三醉孰云謬。鄙哉封祀碑。數子昔鐫鏤。偶誌一時事。曷虞來者訴。絕頂瞰諸峯。隘然輕宇宙。遙思謝塵煩。欲知羣鳥獸。韓公傳石室。聞之固已舊。當時興稍衰。不暇苦尋究。東崖暗壑中。釋子持經咒。于今二十年。飲食同猿狖。君子聆法音。充爾溢膚腠。嘗期躡屐過。吾儕已先憊。叶韻遂乖真諦言。茲亦甘自咎。中頂會幾望。涼蟾皓如畫。紛紛坐談謔。草草具觴豆。清露濕巾裳。誰人苦羸瘦。便即忘形骸。胡爲戀纓綬。或疑桂宮近。斯語豈狂啓。歸來遊少室。嶮嶮殊引脰。石室迢遞過。探訪仍邂逅。捫蘿上岑邃。仙屋何廣袤。乳水出其間。涓涓自成溜。凡骨此熏蒸。靈真安可覩。覆壁幾千尋。四字侔篆籀。咸意苦蘚文。誠爲造化授。標之神清洞。民俗未嘗造。忽覺風雨冥。無能久瞻扣。忽忽遂宵征。勝事皆可復。俚歌縱喧譁。怪說多駭糅。凌晨闕塞陽。追賞顏匪厚。窮極四百里。寧憚疲左右。昨朝書報子。固甚醉醇酎。所嗟滯遠方。心焉倍如疚。

又答梅聖俞書

謝舍人綬

絳白。前自嵩嶺回。卽致書左右。本爲與足下不得同此勝事。諸君所共歎恨。自入山至還府。凡一登臨一

談話一食飲間必廣記而備言之欲使足下覽見本末與夫方駕連轡之不若間可以助發一笑勤勤在此爾及辱報反謂詫茲行而陋中春之遊疑足下遽答使者視前書之未詳也雖諷閱鄭重然祕不示外何則非諸君本意恐傳之而惑方欲道此以于聰明而未敢也忽得五百言詩自始及末誦次遊觀之美如指諸掌而又語重韻險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繆異則知足下於雅頌爲深劉賓客有言人之神妙其在於詩以明詩之難能於文筆百倍矣今足下以文示人爲略以詩曉人爲精吾徒將不足游其藩況敢與奧阼也歎感歎感不宣絳頓首

謝公諱絳字希深時任尚書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判河南府

小說多載神清洞事公詩亦有鑿樓臺之句信無疑矣其詳則具謝希深與梅聖俞書中昔公自跋集古錄目序謂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仲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此敍之作惜無謝尹之知音然則公重希深豈減師魯又嘗銘其墓云制誥得西漢體又云以文知名今其集罕傳而二書偶得之英辭類纂附載於此粗見希深之筆力抑公文集既備而使知音者借傳焉是亦公之志也

跋

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錄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叢脞略無統紀私竊病之久欲訂正而患寡陋未能也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羣書尤長考證於是徧搜舊本傍采先賢文集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爲附錄五卷可繕寫模印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爲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又迥然不同則收真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據依或不必存而存之各爲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惑第首尾浩博隨得隨刻歲月交互標注牴牾所不能免其視舊本則有間矣旣以補鄉邦之闕亦使學者據舊鑿新思公所以增損移易則雖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承指授或因是稍悟爲文之法此區區本意也六月己巳前進士周必大謹書

